

# 前言

□张湘平

我们的刊物,一路走来已过而立之年,颇逢风雨,追随春天向上的姿态却从未改变,因为初心如故。我们记得过去,是因为过去的每一页都是根,欢呼与叹息都被记牢与吸取,让现在、未来的每一页上都可以绽放繁花并有鸟啭相和。

是的,我们的刊物将不会罔顾那时间的过往所给予的慷慨馈赠,更不会辜负从幼苗时扶持至今的作者们、读者们。如果有娄底广大文艺家们的更多支持,相信我们的声音将会更有冲击力,我们的视线将更有穿透力。同时我们也将执一心任一志,许这棵大树一个更靠近天空的高度。康德说人有自己创造自己的特性,同样也可以因之对我们的杂志寄予期望,因为《时代文艺》会被文联人以最大努力来赋予它最新的面目,将以更高的忠诚来获取娄底文艺人的更大热情与激情,更多呵护与支持。

我们将行所当行,我们决不止于可止。

201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时代文艺》将与娄底文艺工作者、爱好者一起牢记习总书记寄语,“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我们将立足脚下这方热土,面向广袤神州,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时代越美好,初心更坚定。那么,祝愿我们的刊物,向上挺起笔直的躯干,摇曳着繁枝茂叶,偕万壑松涛,在这伟大的2019,汇入伟大的时代和声!



# 2019·1-2

(总第 107-108 期)

## 本刊主要寄赠:

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有关领导, 国家图书馆;

湖南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及有关机构, 湖南省文联、湖南省作协有关领导, 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省各市州文联, 省内外部分文学刊物, 省内外部分文艺名家;

娄底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军分区主要领导及有关机构, 市直有关单位负责人, 市内有关处级以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娄底市各县市区主要领导、宣传部长, 市内各基层文联、各文艺家协会主席;

娄底市各乡镇主要负责人。

娄底各大宾馆酒店茶楼。

## 前言

张湘平

## 文学

### 小说

04 工地上

张小牛

22 李渊起兵(《血沃初唐》节选)

徐星明

### 散文

35 落叶归根

袁杰伟

51 一灯一书一世界(外二篇)

游宇明

54 花草漫笔

胡志英

60 故乡的冬天

木 槿

62 远山

唐春莲

65 阳明文化·难以多得的稀世哲学经典

徐 罔

### 诗歌

68 归去来兮

罗孝贵

71 天才与上帝(外四首)

吴礼鑫

73 古道铃铎(组诗)

陈援华

### 采风

75 梦想小镇笔记

廖志理

75 宁乡春色四美

陈遗志

76 梦想小镇

海 叶

76 一生有好多个春天

湘小妃

77 宁乡书简

让 峰

## 艺 术

### 书法

79 涟源书法家掇英

### 美术

89 双峰美术家掇英

### 摄影

96 娄底山景掠影

## 风 物

### 民俗

- |                        |             |
|------------------------|-------------|
| 101 1072 年,梅山记忆        | 张强勇         |
| 110 涟水源头,一只等待游子平安归来的石龟 | 文史砍柴        |
| 114 我擂铜鼓伴书声            | 刘道云         |
| 116 蓝田八景之五马归槽          | 张怡文 严朝晖 张新建 |
| 119 根·巢                | 龙项涛         |
| 121 娄底民俗文化与风土人情        | 佚名          |

## 文联动态

124 文联在线 编辑部

顾 问:谭 谈 李荐国

杨懿文 吴建平

主 编:张湘平

副主编:肖佳文 彭虎初

曾林林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吴中心 李 哲 段志东

彭卫国 傅城杰

执行主编:廖吉林

执行副主编:周颂红

编 辑:刘 瞰 张高洁

美术设计:刘 瞰

刊 名 题 写:谭 谈

本期封面作品:双峰美协作品掇英剪辑

主 办:湖南省娄底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

编 辑:《时代文艺》编辑部

本刊地址:湖南省娄底市湘中  
大道 290 号

邮政编码:417000

电话号码:0738-8288029

邮 箱:qclid2007@163.com

出版日期:2019 年 6 月 10 日

印 刷:娄底市学院印刷厂

印刷数量:1000 册

湖南省期刊证湘 K004 号

## 工 地 上 | ● 小 牛

歇工喽歇工喽！一片欢呼，地铺木板擂得震天响。黑狗干脆蹦出被筒子，光着屁股疯扭。转盘枪迅疾坐起身，拎过铺边两只破解放鞋，照那两瓣黝黑屁股啪啪按两个鞋底印，大声宣布，盖章同意歇工一天！半拉子将两只手伸出被筒拼命鼓掌，尖声叫着好咧好咧，再多盖两个章咧！黑狗若无其事照样扭，地铺都是连着的，很快就扭到半拉子铺边，冷不丁朝半拉子脸上坐下去。半拉子早泥鳅钻洞缩进被筒深处，却让下半身从被筒另一端露出来。农村人睡觉都爱光身子，半拉子下半身最打眼的便是那丛黑毛。斜皮带也越过几张铺来参战了，用手里抓的搪瓷口杯将半拉子那一丛黑毛严严实实罩住，还弯一根食指在杯底上猛敲，敲晕你个骚鸡公。麻子也支起身子唱，晕了一只骚鸡公，快快朝

天打一铤！突然又扑过去，我的杯子是我的杯子呀！斜皮带你个黑心崽呀！

屋子里越加开了锅。

不参战的只有士敏，用两只手肘反支身子，从被筒里伸长脖子，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无声地笑。还是下农村来好，大家亲热哩。

屋外，雨越下越起劲，屋檐水挂帘子一样。指挥部有口号：轻伤不下火线，小雨不下战场。累了两个多月，能下战场的大雨到底盼来一场了，看这阵势，至少能歇工半天吧。

却没想刚开过早饭，郝主任放开喉咙喊了，大雨天不上工地，上楼学习啊！一只手挥一张卷成筒的报纸，一只手捏根火柴棍朝牙缝里捅——郝主任总是吃过饭就用指甲劈开的火材棍捅牙缝，其

实跟大家一口锅吃菜，莫非干盐菜干萝卜条只爱塞他的牙缝？

大家都去伙房里乒乒乓乓搁下饭钵，集中学习虽不比打扑克上劲，也总比去工地下死力好。只有转盘枪咕噜一句，饭刚滑到嗦袋子口上呢。郝主任耳朵尖，横一眼过来，你那嗦袋子吊裤裆里吧，饭下得这样费劲？又吐掉火材棍，大好机会给你学习还厌烦？黑狗抢上来，他还缺学习机会？成天呆屋里不用上工地，倒背报纸都应该了。郝主任鼻子哼一声，你眼红他啰？早点生出来也上朝鲜战场去伤一条腿啊！转盘枪斜眼瞟着黑狗，一脸得意，当然要承认自己得了照顾，可他有资本啊。黑狗赶紧向郝主任解释，哪能眼红呀，是盼望多学习呢。哎郝主任，去指挥部要求一下，每个月给我们两天学习吧。郝主任嘴巴一撇，你这么爱学习，看指挥部能不能还给你配间办公室。转盘枪继续拿眼瞟着黑狗，脸上换成幸灾乐祸了。

呼隆呼隆全上了楼。山区木材热闹，木屋子老大一座，通通畅畅一层木板楼把全公社百来个民工都消化了，除了人走动有嘎吱声，不见哪里有摇晃。屋子是用桐油里里外外油过的，铜壳子一样结实。士敏便想起自己插队的地方，那是几百公里外的丘陵地区，农民的屋子大多用土砖垒成，矮小逼仄得像只蜗牛壳呢。

郝主任拍着巴掌吼，开始了开始了！坐在地铺上的民工们慢慢安静下来。郝主任朝士敏走过来，将报纸递给他，知识青年有水平，给大家念报纸吧。

士敏连声答应，脸上漫上一层神圣颜色，这可是政治待遇呀。他双手捧着报纸，清清嗓，大声朗诵起来：社论，《在“认真”二字上狠下功夫——论学习九大光辉文献》……

声调高昂，言词铿锵，激情洋溢，将在学校参加朗诵比赛的水平充分发挥出来了，连士敏自己都觉得在听广播。他瞟一眼郝主任，郝主任正叼着纸烟望着他，脸上明显有得意，是高兴手下有个读

报的好角色呢。

转盘枪却叫起来，郝主任，请个假，要下去打一梭子。

士敏嘴里不打顿，眼角余光瞟郝主任。郝主任将烟头在鞋底上狠狠擦灭，就你多名堂！少扛点资格啊，端了几天转盘枪打死两个美国鬼子就红到底了？不努力学习能跟上继续革命的步骤？转盘枪脑壳点得鸡啄米一样，要学习要学习，胀了尿就影响学习嘛，我动作迅速点啊。赶紧往楼梯口去，那跛了的左腿却怎么也快不起来，直硬硬地在楼板上画圈，身子便晃得有点滑稽。半拉子朝他背影嚷，赶紧点，懒牛拖歪犁的步骤还能跟上继续革命？一层楼哄地全笑炸了。

士敏不得不停下来，播音员架势也塌了一半。

工地上的活没一样轻松，挖土方手掌虎口震得发麻，挑土石肩膀红得发烫，打钢钎抡大锤抡得膀子直抽筋。修战备路可不比生产队里撑锄柄摊工分，得从帝修反手里抢时间呢！

指挥部又喊口号了，要把大雨天停工的时间抢回来！大家就抢得好比累狠了的牯牛，下工回来扒完晚饭，铺上躺的被垛上歪的屋檐下蹲的，一个个连屁都没劲放。

只有半拉子灵性，瞄住了屋旁的碾棚，眯着眼老鼠一样溜过去，四处看看，屁股一翘坐到了碗口粗的碾盘轴杆上。

咿呀吱，咿呀吱，碾盘轴依旧懒洋洋哼着。拉碾盘的黄牯晃晃耳朵，又抖抖肚皮，也依旧是懒懒的步骤。半拉子让碾盘轴驮着悠悠转圈，双腿晃悠悠仰起脸，眯着眼睛享受得很。

士敏眉头颤了颤，对半拉子生出羡慕，屁股抬了抬又放下，还是蹲在屋檐下，双手夹在腿弯里，让腿肚子按摩发麻的虎口。

一阵菜油香飘过来，是榨油棚。榨油棚只隔着一个小山头，飘香过来太容易。



欸呀呀呀香得滴口水呢！在屋里地铺上躺着的黑狗叫起来。士敏也忍不住咂嘴巴。是呀，若是舀一盆新榨菜油，黄灿灿地炸一锅油豆腐，那有多美！斜皮带老说要多省点炒菜的油，让大家吃顿油炸豆腐，每餐的菜都得鼓起眼珠才能寻出几星油花来，可油炸豆腐老在天上飘着呢。

转盘枪蹲在茅桶上接腔了，是香是香！油炸豆腐就快出锅了，你忍着点口水。还朝半拉子挤挤眼。茅房挨着屋子西墙，对着碾棚。这地方怪，三尺高的茅桶，五尺高的遮墙，踩着小板梯上茅桶去蹲着，脑壳就伸在遮墙上头了，拉屎连带看风景。

黑狗从地铺上爬起来，探出半截身子到门外，冲着茅房，就你有资格呢，端转盘枪扫过美国鬼子嘛，不上工地也一天三餐，天傍黑还要下馆子。

专门包的馆子，按时得很咧。麻子也帮黑狗的腔了，走出屋子在士敏身边蹲下来。大家虽是上工地累了一天，神经还是想兴奋，有嬉闹的事总能激发兴头。

转盘枪再不敢还嘴，晓得自己打嘴巴仗难占上风。不过这拉屎也的确拉在规律上了，傍晚总要来一次，怕是成天呆在屋里养的习惯吧。

半拉子吃吃笑，又合着碾盘轴大声唱起来：咧呀吱，咧呀吱，茅桶上吊只黑茄子。

屋里屋外一片嘻哈乱笑，大概都觉得浑身骨架松活不少。黄牯也将耳朵再晃晃，停一下步子，再接着慢吞吞走。半拉子就顺着碾盘轴移过去，坐到黄牯屁股边，手拍黄牯屁股催它快走，腔调节奏也快了，竟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词唱起来：第一拉屎坚决避女人，不避女人是个痞子精……

一片笑声更响亮，躺着歪着蹲着的彻底活过来。都晓得半拉子改的词是冲着转盘枪，转盘枪来的第一天就在茅房里出洋相，竟忘了用棍子顶上茅房门，还伸着脑壳跟管碾棚的驼背老头扯白话，房东那个聋子婆娘勾着脑壳疾步来上茅房，推开门了他才吓一跳，慌忙起身提裤子，却将一条跛腿

滑进茅桶里。

你个半拉子，老子揪住你才晓得厉害！转盘枪拉完屎了，艰难地从茅桶上挪下来。半拉子并不慌，嘴里依旧咧呀吱。还跑不过一个腿画圈的么。

士敏津津有味，心里却在感动。还是贫下中农朴实，笑笑闹闹不用提小心。自己在学校可是把神经绷得快断了，跳“忠字舞”时憋不住放了个屁，立即就招来一顿批斗，罪名大得吓人，侮辱红太阳呢！

转盘枪出了茅房，半拉子这才从碾盘轴上跳下来，看榨油去喽！撒腿要跑。麻子却箭一般射出去，一把揪住他，扭头向转盘枪喊，抓住俘虏了！转盘枪大叫，好！麻子给你记个一等功。一摇一晃逼过去。

半拉子绝望了，双手打拱，投降投降我投降！转盘枪接过麻子的移交，双手抓住半拉子两只手臂往上举，投降就得举起手啊！举高点，左臂！左臂太低了！

半拉子在两只铁钳般的手里挣扎不动，哎哟哎哟直叫唤。屋里伸出几个脑壳全起哄，举高点举高点，不像个投降样子！都晓得半拉子小时候爬树摔断过左臂，让他把左臂举高比吃屎还难，要不怎么得个“半拉子”外号。

斜皮带给半拉子解围了，快叫“姐夫”吧。半拉子赶紧叫转盘枪，姐夫姐夫我的好姐夫！转盘枪一连应了三声“哎”，这才放了半拉子。

士敏终于憋不住笑，好喜欢贫下中农这份可爱的粗俗。去公社参加知青会议时见过半拉子的姐姐，颇有姿色，是公社广播员，男人在公社食品站卖猪肉。也许就因为半拉子姐姐的姿色，大家才爱拿“姐夫”开他的玩笑。

麻子又回到士敏身边蹲下，士敏来了好奇，问他，半拉子左臂带点残疾，也能进民工队伍啊？麻子耸耸肩，就是搭帮有个姐姐在公社嘛！扭头又朝要进屋去的转盘枪叫，转盘枪记着啊，今天我让你当了半拉子姐夫呐！

转盘枪晃晃脑壳，记着记着，哪天奖励你一下。麻子哼哼鼻子，晓得这“奖励”是放空炮。

转盘枪要做月底账，向郝主任申请让士敏帮半天忙对账，郝主任同意了。

士敏看转盘枪打算盘实在惊异，那粗似胡萝卜的手指头上下翻飞令人眼花，将算盘珠子拨得放鞭炮一样脆响。心里感叹，农村里能人多哩，端过枪的手也这么灵巧！原以为要忙账一下午，在转盘枪的灵巧下只半个下午就完事了。感叹中便也感激转盘枪，又给他找了个歇工机会。

转盘枪挪开算盘，双手互相扳扳指头，看着士敏，哎我们还造个快活吧。士敏眨巴眼，行啊。不知能造什么快活，心里好佩服这人，能文能武还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听说家里紧巴得很哩，三个孩子都是乌黑脸，婆娘还是个药罐子；看他身上那件旧军衣，让几块或灰或黑的补疤弄得毫无威严感，而脚上的解放鞋干脆能叫凉鞋了。

转盘枪挤挤眼，说过要奖励麻子呢。从抽屉里拿出一只旧信封晃晃，把这邮票揭下来，再用白纸做个信封贴上它，给麻子造封信。士敏也来了兴致，麻子最牵挂家里，老盼婆娘来信呢。他又不识字，以往来信总是叫士敏念，只有士敏叫他放心，不会借机在信上念出什么痞话来。

于是士敏又有点畏缩了，不好辜负人家的信任。话也吞吞吐吐，我，我怕是头一回学对账脑壳昏了，想出去吹吹风。转盘枪倒也爽快，那我一个人造吧，你只保密行了。

士敏来到碾棚，学半拉子坐到碾盘轴上，闭上眼睛享受。忽又睁开眼，哪里飘来笛声，时断时续。偏着脑壳细听一阵，吹的是《我是一个兵》那支歌，却又变化了很多，曲调更长，时而悠扬时而激越，好不动人，谁吹笛这么出色呀！

初中时士敏也学过笛子，跟教音乐的许老师学。那许老师吹得远不如眼下这人好，但那支《四

季歌》还是吹得让士敏着迷。士敏首先就学四季歌，没想刚能把《四季歌》吹完整，学校里就全是大字报了，有几张就专门打倒许老师，说这个漏网地主向学生灌输封资修，《四季歌》什么货色呀，典型的资产阶级情调！吓得士敏再不敢吹笛子了。

要是像这个人一样吹《我是一个兵》，而且吹得这么好，那多带劲啊！士敏正遐想着，转盘枪在屋里喊他了，造好了呢，快来看。

士敏跑进屋去，转盘枪手举一只贴了邮票的白纸信封，挤挤眼，像真的吧！麻子下工回来就有信了，就等他欢喜咧！士敏点点头，麻子肯定欢喜，就不知信里写了什么呢。

果然，麻子下工回来得知婆娘来信了，兴奋得很。吃完晚饭就要士敏帮他念信。转盘枪把全大队的民工都叫到连铺上坐下，听听麻子婆娘的来信，说大家都要督促家里向麻子婆娘学习，莫小气一枚邮票，经常来信汇报家里事，是对战备公路的支持咧。

麻子将信递给士敏，满脸麻子已经生动起来。士敏面对这生动犹疑了，编个理由，既然要督促家里勤来信，就换个人念一次吧，学习体会深一些呢。转盘枪表态同意，要得，半拉子念吧，党培养你小学毕业了，也该好好为人民服务一回！麻子立即警告半拉子，好好念啊！我还要找别人念一遍的。

半拉子早从转盘枪的眼神里得了领悟，说，你婆娘请人好好写我就好好念，别人写歪了就怪不得我哟。展开信纸念起来：

亲爱的麻大哥……

慢慢慢！麻子叫起来，狠狠盯住半拉子，夺过信递到斜皮带面前，你多少认得几个字，就给我看看这一句！斜皮带睁眼看看信，一字一字念，亲爱的麻大哥。将信推回麻子面前，是这样写的咧。麻子不好意思笑笑，这回是请哪个臭手写的？添名堂。让半拉子接着念信。

半拉子很不情愿的样子，哼一声，还不相信我



呢。继续念：

你好！家里一切蛮好的，猪长得蛮快，一盆猪潲能飞快吃完，鸡也快下蛋了，鸭已经长齐翅毛了，只是，公社规定每家养四只鸭的，队上有人偷偷养了五只，仗着家庭成分过硬……

麻子气哼哼打断半拉子，咄咄，哪个养五只呀？好嘛，老子回去养六只！都是贫下中农谁服谁！转盘枪接上腔，那是，四类分子肯定不敢这样。嘴角却挂着笑。

老大老二都很好，蛮想爹。其实我也蛮想你，想你什么你肯定晓得啰，你想我什么我也晓得哩……

麻子又叫起来，哪个呀哪个呀！娘那臭脚！添这号话进来！一脸麻子依然生动。屋子里也热烈起来，嘻嘻哈哈一片。只有转盘枪不动形色，喝着大家安静，让半拉子好好念信。

亲爱的麻子，夜夜想你想个死，梦里送你一首诗……

半拉子停住念信叫起来，哇呀，还会编诗呢，这号婆娘要得呀！麻子晃着脑壳，肯定那个臭脚编的嘛，欺我婆娘也不识字。看他到底编的什么呀！眼睛死死盯着半拉子手里的信纸。

麻麻杂杂，杂杂麻麻，菜园子里吊苦瓜，青菜叶子青虫呷，雨打稀牛屎，棍戳烂泥巴，虫蛀茅厕板，漏瓢滴糊粑。都是说麻子，我就喜欢麻，麻上不麻下，只要床上狠，心里就开花……

半拉子笑得念不下去了，丢了信纸手揉肚子喊哎哟；黑狗索性在铺上打滚直喊娘；斜皮带歪着身子用手一个劲捶被垛；转盘枪自己也憋不住，双手捂嘴肩膀抖得打摆子一样；士敏也笑得喘不过气来，屋里彻底开了锅。

麻子自己也嘿嘿笑，哪个臭脚！哪个臭脚！等老子回去吧！

到底有油炸豆腐吃了。斜皮带真该乌拉！

也只能“乌拉”。“万岁”是必须专用的。半拉子

有天说过，真吃上油炸豆腐，喊斜皮带“万岁”都要得。斜皮带赶紧摇手，你不怕挨斗我还怕呢，“万岁”能乱喊的？半拉子就吐吐舌头，又抓抓脑壳，真有油炸豆腐吃硬要朝你欢呼一句呀。斜皮带说，那就喊乌拉吧。士敏当即心里一“咯噔”，这能行么？“乌拉”虽是曾经很流行的欢呼，但中苏如今发展到上珍宝岛开火了，“乌拉”还能喊？那可是苏联的腔调呀！

果然就有转盘枪朝斜皮带敲一棒，想投苏修啊你！但斜皮带坚决反击，修你娘那裤腰带！那是列宁喊出来的晓得吗！麻子也支持斜皮带，冲着转盘枪撇嘴，你只端过转盘枪，人家可是挎过斜皮带呢！

转盘枪哼哼两声，又败下阵了。虽然当兵比斜皮带早，左腿膝盖还留了块弹片在光荣，但毕竟人家胸前挎过武装带，老百姓都晓得胸前有根斜皮带才真正威风，普通士兵没那资格呢。

斜皮带膘转盘枪一眼，脸上泛出了红光。复员多年了，只要人家一说斜皮带脸上就要泛红光。那威风照片放得老大挂在堂屋里。一个讨饭的老头进屋就冲照片作揖，啊呀呀呀，这屋里出了个挎斜皮带的，了不得啊！他当即让婆娘舀一碗糙米给了老头。老头走后，婆娘有怨言，挎几天斜皮带就赔一碗米咧。他脸上却红光闪闪，虽然只代理一个月的司务长，武装带也是为照相借的，可有了这照片就有一辈子的荣耀啊！

但斜皮带自己也知道，自从在民工队担任伙食采买以来，大家对他的不满渐多：每天挑着箩筐去十公里远的小镇买菜回来，不是干盐菜就是干萝卜条，给大家许诺的油炸豆腐老不见影。可他有什么法子呢，就这么点伙食费，给百来号人炸一海锅油豆腐得多少菜油，只能一点一点攒啊。

现在，终于有足够菜油了，看那一海锅油炸豆腐金灿灿的好不馋人！

斜皮带亲自监督分菜，那满脸红光比灶膛还

亮堂。转盘枪也来帮忙数油炸豆腐，他呆在屋里的工作本就有会计和内勤两项，油炸豆腐更加促进积极性了。士敏正好轮到帮厨，便精神抖擞地捧着花名册大声念，胜利大队九人，火炬大队七人，东风大队十人……公社抽调民工是每个生产队一人，各个大队民工都喜欢熟人凑一堆，伙房便以大队为单位分饭菜。只见炊事员操着两尺长的竹筷子麻利得犹如鹭鹭抓鱼，一坨坨油炸豆腐飞快数到各大队的菜盆里。斜皮带不时叮嘱炊事员，仔细点啊！不能错数啊！那双手叉腰的派头的确威风。士敏从心底里佩服斜皮带，到底代理过司务长有能力，能从榨油棚借来一桶新榨油，说好等伙房攒足油了再还呢。

分完了，每人五坨。锅里还剩两坨。炊事员抹鼻头的汗，望着斜皮带，斜皮带却望向转盘枪，你资格老表个态吧，剩下这两坨怎么办？转盘枪摇头，还是你带长的做主，早就代理过司务长，现在管伙食也算个司务长哩。

斜皮带想了想，一摆手，莫给下面添矛盾了，十三个大队怎么摊这两坨？给郝主任多留一坨，人家是领导。还有一坨给士敏算了，一个城里伢子来农村吃苦不容易咧。转盘枪和炊事员都说行。

士敏正想推辞，炊事员已经用长竹筷夹一坨油炸豆腐伸到他面前，催他，快用手捏了吃吧，大家马上下工了。

士敏没法再犹豫，用手指捏了那坨油炸豆腐塞进嘴里。满嘴香辣油水迸溅，舌头欢快得直打滚。斜皮带伸一只手拍拍他脑袋，来修战备公路不错吧！士敏拼命点头。

修战备公路当然好，当农民的都想来呢！在生产队干一个劳动日最高不过值一毛把钱，掺瓜菜煮的饭也没法吃饱，哪能跟这里比，每天三餐每餐半斤大米的定量，一月有三元钱的补助记在账上以后统一发放，回去后还要按生产队的最高标准记工分，这都是多么高的待遇呀！而对于士敏来

说，更重要的还有政治待遇，须知修这公路是顶着“战备”光环的，他一个家庭政治条件糟糕的知青能被批准投入战备，这才是真正被看成“可教育好的子女”呢！

收工号响了。上工收工都吹号，这也带出几分军事性。斜皮带一挥手，赶快打饭！却听得一阵急火火的叫，哎哎哎！是房东跑来了。

斜皮带扬起眉，什么事？房东睁大眼，你拿了我屋里哪只油桶？斜皮带落下眉头，不是西屋那只吗，你说的呀。士敏赶紧帮腔，没拿错的。其实他也不晓得斜皮带在哪里拿的油桶，叫他去油榨棚抬香油，他就追着斜皮带去了，只看到那油桶里还有薄薄一层油底。莫非斜皮带多捞了房东一点油？

房东一跺脚，嗨呀呀你这人！就忘了多交代你一句，西屋有两只油桶，要拿屋角落那只，门边这只是桐油桶吧！屋里暗看不清，鼻子也不嗅嗅了？

斜皮带双手狠狠一拍屁股，桐油桶？我个爷呀早不说清楚！

斜皮带被郝主任骂蔫了。郝主任说要不是个复员军人，硬要戴顶破坏战备帽子捆起来呢！斜皮带晓得这不是吓人话，外公社有个民工偷了工地几只雷管，想日后带回去下河炸鱼，就胸挂“破坏”大牌被批斗一顿，最后用绳子捆了送回去呢。

郝主任狠骂斜皮带一通后，宣布处理决定，写份检讨书！斜皮带赶紧点头。郝主任又宣布，撤销你“司务长”的职务！斜皮带脖子缩一下，脑壳点不动了。

斜皮带的检讨书是士敏代写的。士敏并不怨怪斜皮带，反倒有点内疚，自己吐了不一定是桐油原因，才一坨油炸豆腐真有好大毒性么？也许自己一向胃弱又一向有点卫生习惯，对桐油心生恐惧就忍不住吐了。但郝主任却因为他的吐高度警惕，下令将所有油炸豆腐统统倒掉，说士敏才吃一坨

就吐了,这毒性了得!若是前进公社民工队没人上工了,他这带队的如何向指挥部交代!

士敏代写的深刻检讨虽然顺利过关,但斜皮带仍然耷拉着脑壳,被撤职太不光彩,虽无正式职务名称,但毕竟让大家叫着“司务长”啊。集体的温暖和阶级情谊就在这时体现出来了,大家都开导斜皮带,转盘枪一摆手,撤职还好些,上工地还畅快些,人多热闹呀!麻子接上来,什么“司务长”,其实是个鸭屁股差事,你说香他说臭,众口难调咧!黑狗道理更大,修战备公路,贡献最大就在工地第一线,红旗全插在工地上呀!只有半拉子的开导很别致,新来了个开压土机的妹子哩,屁股圆圆奶子翘翘的,一口长沙腔好听得,民工面前还不摆架子,要晓得你跨过斜皮带的,说不定多丢几眼过来撩得你裤裆起拱哩!

一屋子都笑起来。斜皮带也终于憋不住,笑骂一句,你个半拉子,不如让你姐撩我咆!

郝主任指着坡上吼,又挖神仙土又挖神仙土!前几天红卫公社有挖神仙土的压伤人晓得吗!

黑狗和半拉子赶紧停下各自手里的锄头,从坡上往下溜,还不时扭头看那挖了一半的神仙土,很是舍不得。那挖未完工的神仙土足有半部卡车大,下面已经挖得空空,使得它拱在坡上就像一只巨大的猪嘴巴。只要再挖空一点,然后在“猪嘴巴”上面贴着坡从两边一点一点地切,切不到一半它就轰隆一下坍下来了。当然有的神仙土不用切也会坍下来,像郝主任说的红卫公社那一坨。

斜皮带在坡下给簸箕装土,他向身后的士敏轻声嘀咕,神仙土工效高啊,小心点就伤不了人嘛。士敏却不敢应和,他心里并不赞成挖神仙土,毕竟有危险,但他不敢制止别人挖神仙土,人家都是贫下中农,自己只是“可教育好子女”,农村由谁来教育你这专政对象的子女,就是贫下中农啊。

斜皮带听不到士敏的应和,扭头问他,累了吧?

一担一担不歇气地挑。士敏赶紧说,不累不累。他真心觉得挑土比往簸箕里装土轻松,挑土去路基上倒了土,返回取土处毕竟走的是轻快路;而站在取土坡下的人要给接连不断送到脚边的簸箕装土,手中的扒土锄难得停歇呢。当然更累的是挖土的人,躬身在斜坡上使劲挥锄,将梆硬的黄土一锄一锄挖下来,得保证坡下有足够的待取土,所以挖土的人总有想挖神仙土的,就是想功半事倍省点累。

郝主任朝斜皮带走过来,嘴里叼的纸烟一翘一翘,腔调便有点扁,斜皮带你嘴里嘀咕什么?是不是还在对我不满?斜皮带赶紧站直身子分辨,没有啊!我说幸亏郝主任来了,只图工效不要安全是不对的,是不是啊士敏。他扭头看着士敏。士敏点点头,不能让郝主任再训斜皮带了。

郝主任重重嗯一声,就是嘛,你虽然犯了错误,组织上还是信任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岳麓山”,抽出一支递给斜皮带,上一线好好干一段,还可以再回去挑重担嘛!

斜皮带有点受宠若惊,将烟夹在右耳朵上,连声说是是是!赶紧将士敏的簸箕装好土,紧接着又去给麻子的簸箕装土,锄头扒得飞快。

麻子却叫起来,哎咤哎咤,好大的硬土坨也往簸箕里堆呀?看我腰杆还没压断是吗!

郝主任朝麻子哧一声,难怪说十麻九猾。你那腰也是麻烂了吧?摇摇脑壳又加一句,真是个麻麻杂杂,杂杂麻麻!

坡上,黑狗立即接上郝主任的腔,菜园子里吊苦瓜。半拉子也接上来,青菜叶子青虫呷……

麻子不让别人再往下接了,挣起喉咙,我伸根苦瓜喂你们妈!又赶紧向郝主任讨好地笑笑,没说你啊郝主任。

郝主任用手里的半只烟点着麻子,量你也不敢说我!再摇摇脑壳笑笑,你啊,让人当宝要了吧!还是要努力学习多认几个字,才能提高革命觉悟咧。转身走了。

麻子撇撇嘴，冲着郝主任背影伸出一只手，做了个很痞的动作。黑狗从坡上跳下来，凑近麻子低着声，好哇你敢日郝主任的娘呀！麻子瞪黑狗一眼，去去去，接着挖你的神仙土！又将手中扁担伸向斜皮带，换个工，这一担你挑，得了郝主任的赏嘛！

斜皮带脸上红光闪烁，他抓过麻子的扁担，让你耍猾吧，看我挑得起不！躬身将一担堆尖的土挑起来，还招呼士敏，士敏我们走。士敏赶紧挑起土担跟上去。麻子在身后叫，让你斜皮带假充积极吧，其实想去看长沙妹子咧！

斜皮带没理睬麻子，只问紧随着的士敏，那个长沙妹子又在开压土机？士敏说，这几天都在呢。心想省城长沙也是离得太远了，下来个女的都让贫下中农们稀罕。其实严格说也难称“妹子”了，三十来岁应该有哩。

长沙妹子正开着那辆火红的压土机在新填的路基上来回碾压。今天她身边多了一个小伙子，应该比她小好几岁，脸白白的。有爱热乎的民工就朝长沙妹子喊，小刘哎，那是你弟弟还是徒弟？她把脑壳探出驾驶室窗，大声回答，革命同志！又缩回脑壳朝身边那个白净脸笑笑。

斜皮带搁下土担，手提箕钩子倒土，脑壳却扭过去要多盯小刘几眼，嘴里还向士敏说，还以为一个仙女咧，其实一张笋壳脸嘛。士敏轻声笑笑，佩服他的形容，小刘鼻子两边的雀斑，的确有点像笋衣颜色。斜皮带继续形容，身材倒是要得，葫芦一样，尤其从压土机上跳下来好看，奶子蹦成两个篮球了！

士敏却有点眼神发慌，不敢多看那蹦跳的胸脯，但接着又更加慌了，小刘蹦跳着胸脯大步朝这边走过来，接着长沙腔也叫起来，哎哎哎，你怎么倒土的呀真是！是冲着斜皮带叫。

斜皮带赶紧低头看自己倒的土，这才发现一担土近一半都倒在路基坡上了。

小刘从一个平路基的民工手里拿过锄头，几步走近来，狠狠瞪斜皮带一眼，用锄头麻利地将斜坡上的土扒到路面上来。斜皮带盯着她翘臀颤胸的身姿，嘻嘻笑，小刘呀，你一身好活泼咧，像演戏呀！

小刘向斜皮带歪着脑壳，是吗？那你要不要学学？斜皮带耸耸肩，这可学不来，尤其胸脯学不来。还扭头问士敏，你说是不是呀？士敏脸腾地红了，不敢接腔。

小刘再次朝斜皮带瞪起眼睛，脸上的雀斑也红得要喷血，几十岁了还流里流气！声音尖得像钉子。

围过来看热闹的民工多起来。斜皮带也有点发慌，士敏更紧张了。

怎么啦怎么啦？郝主任大声嚷嚷着来了。士敏脸色发白，看看斜皮带，斜皮带脸已经灰了。

怎么啦，我看是这个人想要流氓吧！那个白净脸也赶过来了，竟也是一口长沙腔。

郝主任狠狠瞪着斜皮带，你，你你！眼珠像要喷出火来。斜皮带嘴巴哆嗦，我，我我……

小刘却突然笑起来，笑得胸脯乱抖，她指着斜皮带，这位民工说我身子灵活想看表演节目呢。可以嘛，哪天工休时间跳几个忠字舞给大家看。又指指身边的白净脸，他还可以吹笛子伴奏，他的笛子可吹得好呢！

哦——郝主任长松一口气，那我们太欢迎了！带头向小刘鼓掌。

斜皮带也使劲鼓掌，还用胳膊肘碰碰士敏，快鼓掌呀！士敏正定定望着白净脸，原来是他吹的笛子哟！

战备公路越发显出神圣了，竟有部队开过去，而且是夜里行进的，住得离路基近的民工都说听到刷刷地脚步声，还有的说听到歌声，向前向前向前！特别地雄赳赳。于是好多民工大清早都去看

黄土压的新路基，整整齐齐一片脚印呢！

大家就猜了，部队要去打仗，从这里过贵州再往西北插上去，去打苏修的屁股；要不就是来保护这战备工程，提防苏修派飞机来轰炸；还有可能要去西藏增兵，防止印度跟苏修一起搞中国的鬼。猜得一双双眼睛瞪起来，闪着紧张加兴奋的光。郝主任却重重摆手，说统统是瞎牛拉犁——乱踩（猜）。人家解放军也是来修战备公路咧，修前头那一段。说得大家眼睛瞪得更大了，前头可全是深山老林啊！

斜皮带高高竖起一根手指，说肯定要在深山里扎一支大部队！转盘枪也点脑壳，说肯定还要在深山里打洞，当年在朝鲜对付美国鬼子就是往地下打洞咧！两个懂军事的意见统一了，大家一致赞成，都觉得来修这战备公路真是头顶光荣，要是能跟解放军一起去深山老林并肩战斗，那就更光荣了！

士敏尤其憧憬跟解放军并肩战斗，真能那样，他不仅要下狠力干活，还要在工休时间去慰问解放军，给解放军吹笛子呢。于是这些天只要吃了晚饭，士敏就来到碾棚，坐在碾盘轴上练吹笛子，就练那支《我是一个兵》的曲子。笛子是白净脸送给他的。自从在学校批斗过许老师后，士敏再无学吹笛子的兴致，白净脸将他的笛子情结重新激发出来了。

当然，士敏开始几次去找白净脸是碰过傲慢的，白净脸爱理不理，只坐在他自己的小屋里一心吹笛子。士敏不敢进屋去，就靠在小屋窗口边痴迷地听，直听到天黑下一阵，白净脸终于歇歇气了，士敏才咂咂嘴巴，你吹得真好！白净脸唔一声，并不说什么。士敏鼓起勇气，我想向你学吹笛子，你当我老师行么？白净脸淡淡答，你想听就听嘛，我从不当别人老师。

士敏便经常在傍晚去听白净脸吹笛子，但渐渐地，白净脸时不时不在小屋里吹笛了，也不知上哪去了。有次士敏抱着遗憾离开小屋往回走，正碰上郝主任上指挥部开会，能跟郝主任同走一小段

路。郝主任问士敏到哪里干嘛，士敏就说了想向白净脸学笛子的事。郝主任哼一声，那人是有摆架子咧，要是管我们这一段路基我硬要拿点脸色给他看！你捧他做什么，吹个破笛子了不起？当个技术员了不起？什么家庭还不晓得他！也是战备公路急着要技术员，要不他有资格来？

士敏有点脸红，幸好天黑不会让郝主任察觉。只要别人一说家庭不好他就会脸红，心里还发虚。郝主任却给士敏撑腰，你完全可以在他面前昂脑壳，你家庭还没他黑嘛，他不仅家庭成分地主还加个土改枪毙的外公咧。士敏在黑夜里睁大了眼，枪毙就太严重了，自己的母亲虽说是全县教师中第一个自杀的，那也只是害怕文化大革命呀。

这以后，士敏再去听白净脸吹笛子时，心里竟对白净脸生出更多钦佩来，家庭那么黑，却一点没有菱相，总是将笛子吹得好激昂，多饱满的革命精神啊！

但白净脸不吹笛子的时候越来越多了。有一次士敏正好在小屋门口碰上他，不无失望地问，你又要出去？下班了嘛。白净脸明显不高兴，管这么宽！下班就只能呆屋里，不能出去走走？士敏为自己惹他不高兴心生不安，赶紧笑笑，那，那我陪你走走吧。白净脸更不高兴了，我喜欢一个人走。

但士敏后来发现，白净脸其实不是一个人走，他身边还有小刘。这也是偶然发现的，士敏也想学白净脸晚饭后出去走走，觉得屋里院里都太闹，独自出去走走还可以琢磨白净脸怎样吹笛子，以后再找个机会去小镇看看有笛子卖不。于是士敏一边脑壳里荡着笛音一边漫步走上了山坡。他忽然眼神一闪，前面的小路上走着两个人，暮色下仍能看清是白净脸和小刘的背影。士敏想追上去，又有犹疑，人家都是长沙人能一起走走，再多个你就不乐意了吧。于是就转身下了山坡。

次日傍晚，士敏再去碰白净脸吹笛子，心想白净脸昨天出去跟小刘走过一次了，今天该不会又

出去吧。没想白净脸真的又要出去。士敏在失望中脱口就问,又跟小刘去坡上走?白净脸一怔,盯住士敏,你怎么晓得?士敏就说昨天傍晚看见他俩了,想追上去但没追上去呢。

白净脸松了脸色,我两个都是长沙人嘛。折身去窗边拉开小桌抽屉,屈子里有一把笛子,该有七、八支。白净脸抽出一支笛子递给士敏,你这么肯学笛子送你一支吧。水平不高就先吹好《我是一个兵》,以后再练它的变奏曲。

士敏就在这碾棚里起劲地练笛子了,争取尽快把《我是一个兵》吹好,再去姜凡那学变奏曲——白净脸把自己的名字也告诉他了。

转盘枪大声表扬士敏了,笛子进步很快啊!他又在蹲茅房。半拉子正走出屋子来,接上转盘枪的腔,你也是待遇高嘞,下馆子还有人给你吹笛子呀。半拉子也想来坐转盘轴了。

转盘枪蹲在茅桶上晃脑壳,老子就是有资格嘛,士敏吹的《我是一个兵》呀!士敏停下笛子,将碾盘轴让给半拉子,走到碾棚边上去站着,也想掺个乐子,我在当过兵的人旁边吹这曲子,进步会快些吧。半拉子屁股一翘坐上碾盘轴,嘴巴也撇了撇,早没那当兵的威风了,你还是要看有没有部队再来,部队踏步走你就站路边吹,那才吹得好。

转盘枪将一只手臂伸出茅房遮墙,挥一下,那些个小兵蛋子,老子端转盘枪的时候他们还在吃奶咧,算老几!半拉子昂着脑壳,可人家是修战备公路咧,跟苏修战斗咧!转盘枪再挥一下手,算个蛋!比得上朝鲜战场?

管碾棚的驼背老头来了,冲着半拉子嚷,哎哎,又坐那上头!想累死牛啊!半拉子赶紧从碾盘轴上跳下来,冲士敏吐吐舌头。驼背老头又手指士敏,继续冲半拉子嚷,看人家,宁愿站着也不给牛添累!

士敏赶紧向驼背老头讨好,大爷你辛苦啊,我吹笛子给你听。

斜皮带老记着郝主任的许诺,不知什么时候恢复他的“重担”。郝主任却好像忘了许诺,再不跟他提了。斜皮带决心要去探探郝主任口风,倒不是怕工地上活累,主要是个脸面,郝主任当众说了要恢复他的“重担”却又不给恢复了,脸皮子挂不住啊。于是一咬牙掏两角一分钱买了包“岳麓山”,找个晚饭后的机会去了郝主任的房子。

郝主任得了斜皮带一包烟当然高兴,但并没说要给斜皮带恢复“重担”的事,他只向斜皮带提前透露一个重要消息:形势发展很快,工程将要进入更重要的阶段了,很快就要减人,大的大队留两个民工,小的大队只留一个呢。

斜皮带很惊异,这么快就要减人了?郝主任说,跟帝修反抢时间嘛!接着还告诉斜皮带,我们这一片五个公社合成一个民工队,指挥部已经找我谈话了,准备让我当新组民工队的一把手。斜皮带立即说,当然你当一把手啊!别的公社派来带队的都是公社三把手、四把手,你可是我们公社的二把手咧。郝主任就叼着烟深吸一口,还晃晃脑壳,那样子甚至有点像骄傲了。其实大家都听说了,郝主任本是不愿来这偏僻地方带民工的,但扳不过公社一把手刘主任,他跟刘主任别着腿呢。

斜皮带趁着郝主任的骄傲样子向他打探,我们先锋大队肯定只能留一个,会留下哪个哟?郝主任长长喷一口烟雾,脸在烟雾里也露出神秘色彩,这个嘛——,现在还没定。各个公社先按指挥部的要求酝酿留人名单,指挥部还要审批呢。顿一顿,又用眼瞟着斜皮带,留人要求高啊,既要政治条件过硬,又要劳动表现突出呐。斜皮带连连点脑壳,不晓得郝主任瞟他的眼神有没有特殊意思。

但斜皮带心里还是有得意的,郝主任提前向他透露重要消息呢。他这份得意只憋了一天就再憋不住,第二天晚上,他就把郝主任提前透露的消息又透露给先锋大队的所有民工了。

大家的反应十分热烈,哟嗬哟嗬,要进入什么

样的重要阶段啊?真要跟解放军并肩战斗了么?是不是要在大山里打洞呀?重要阶段补贴也会加吧?热烈着的时候又纷纷猜测,那我们先锋大队会有哪个留下来呢?

转盘枪说,哪个最有留下的希望嘛,可以排队一个一个比较一下啊,——除开我这个跛子。士敏也赶紧声明,还除开我。其他人静了一下,也都觉得跛子和“可教育好的子女”的确没必要排队。

剩下四个人就必须认真比较了。当然是比政治条件的过硬,先比家庭出身,这是不相上下的,都是贫下中农;再比社会关系,好像也没哪个有不干净的亲属扯得近;那就比本人吧,这样一比,最有希望就是麻子了,麻子在生产队当着贫协小组长呢。

麻子却要表示谦虚,我最有希望?一个贫协组长算什么?贫协贫协,带头贫血呢。大家就笑。黑狗指着麻子,你在这里天天一斤半米就不贫血了嘛。麻子又用手抹一下脸,而且我一张麻子脸,工程进入重要阶段,能要我这号没点威武相的人?转盘枪笑了,麻子脸更加适合战备哟,往灌木丛边一藏,还以为挂了一片被虫蛀得稀烂的芭蕉叶呢。大家又接着笑,斜皮带笑得最响亮。麻子就冲着斜皮带,就你笑得凶,晓得你的希望最大咧,复员军人,还挎过斜皮带啊!转盘枪大声宣布,好吧好吧莫争了,麻子第一,斜皮带第二!麻子不做声了,那张麻子脸在昏暗的马灯光下显得很精神。

第二天,麻子就私下里对士敏说,要是我留下了,你回去帮我婆娘写信行么?我以后回去送你一斤土花生。士敏答应一定帮他婆娘写好信,花生就不要送了。麻子说一定要送要送,那神情好像已经肯定留下了。

但接下来的几天里,麻子又有点情绪低落了,还时不时斜着眼睛看斜皮带,我说了吧,你最有希望留下吧,郝主任都说你在工地大有作为咧。那腔调也似乎有点酸。

斜皮带的神色明显有兴奋,郝主任的确在工地上表扬他干活积极,说能搞后勤能上一线,这就说明只要态度端正就大有作为嘛。但面对麻子的酸腔,斜皮带必须摇脑壳,哎哟,那是处分过我再补个好听话。麻子酸着腔,好听话?当着那么多人说你大有作为,不就是还要去重要阶段挑重担吗!只差明说留下你了!

斜皮带面对麻子的酸腔只顾着使劲反驳,明说了也没我高兴的,还不晓得郝主任说话常常不作数?顿一顿,还为郝主任举个例子,公社刘主任为什么对他不满,就是说话没作数呢,刘主任没上一把手时,跟他下象棋赢他好多回,他说了要买包“岳麓山”给刘主任认输,可刘主任上了一把手他就不肯买烟了。

麻子哦了一声,再不跟斜皮带争辩。斜皮带也不想再跟麻子说什么,他晓得麻子为什么对他腔调酸呢。

但斜皮带没过几天也脸上露出了不安,他感觉郝主任对他态度有变,看不出热情了。他不晓得什么原因。

原因是后来被黑狗说出来的。

其实士敏在黑狗说出来之前就晓得原因了。斜皮带说郝主任赖刘主任一包烟的话,被麻子偷偷报告给郝主任了。郝主任虽然没对麻子表示什么,但麻子离开他的房子后他就叫去了士敏,要向士敏求证麻子的反映。士敏心里直打鼓,这不是逼他跟麻子一起揭发斜皮带么,斜皮带对他可是不错啊;而且自从在学校被迫上台批判过许老师,一直心存不安的,再不能干揭发别人的事了。士敏犹疑一阵,吞吞吐吐,我,我没注意他们都说什么了,我正在脑壳里吹笛子……

郝主任就让士敏离开,又把黑狗叫了去。黑狗开始也不肯为斜皮带“攻击郝主任”作证,那有点出卖本大队人的味道。他也像士敏一样找借口,没留意听转盘枪说了什么。郝主任就冷笑,说士敏脑

壳里在吹笛子我还相信，你脑壳里在做什么？黑狗说，我脑壳里？我脑壳里在想，回去是不是正好掰包谷了，今年我爹在自留地边上种了一圈包谷呢，郝主任盯着黑狗，就只想着回去了？黑狗一愣，不晓得郝主任什么意思？莫非还给他也备着留下来的希望？他看看郝主任，勾下脑壳，一会儿又看看郝主任，终于下了决心，证实转盘枪的确“攻击郝主任”了。

斜皮带应该是猜到有人将他留下的希望拱掉了，因为郝主任沉着脸说了他，听说你蛮喜欢“乌拉”啊，一心要投靠苏修吧！没等他做分辨，郝主任又在脸上换了淡笑，你回去要先向公社一把手汇报哦，又搞了后勤又上了一线太了不起，看能不能赏你一根烟啰。斜皮带再说不出什么来，晓得自己留下的希望是彻底瘪了，郝主任的话已经很明白呢。

下工后吃过晚饭，斜皮带就躺在地铺上一动不动，别人叫他打扑克也不理睬，就在别人都小心瞟他的时候他突然骂起来，日他娘的，偷偷咬老子一口咧！老子怕个屁呀！又不是真想留在这里，当初在部队垮过斜皮带都快快活活回来了，还能为此点事伤心啊？他全家人来咬老子的屁才伤心咧！

大家都沉寂下来。一会儿，转盘枪发问，哎，这是骂哪个呀斜皮带？斜皮带哼一声，哪个偷偷告老子的状就骂哪个。转盘枪耸耸肩，告状的人也可鄙，反正不是我！士敏也赶紧声明，也不是我！紧接着就有接连的“不是我”，所有人都发声明了。

斜皮带冷笑，都不是的，因为偷偷咬人的是狗嘛！黑狗在铺上坐不住了，大声说，我没做狗啊，让你们叫个“黑狗”但从来不做乱咬人的事啊！干脆走出屋去，不想听斜皮带的骂声。

士敏也走到屋外去，第一次看到一起出来当民工的人闹得这么凶，那火药味太让他紧张了。士敏走到碾棚里，黑狗也在，正倚在歪斜着的大碾盘上。碾棚已经碾完菜籽了，格外安静。士敏不想打

搅黑狗，晓得他心里烦，便去棚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但很快就见黑狗身边又多了个人，昏暗里也能认出是半拉子，就觉得，他俩可能会要议论斜皮带骂人的事。

果然就听到黑狗和半拉子嘀咕起来，黑狗说，我是真没有乱咬人，因为我没乱说他什么嘛，其实是麻子告的状。半拉子说，那麻子就在郝主任面前立功了，郝主任肯定会留下麻子呢。黑狗沉默一阵，又哼一声，也不见得！

这几天出了怪，好多人都想去砍柴了。本来每天一个砍柴的，由各大队轮流派人，过去轮到哪个大队时，那个大队的人就抓阄，抓到阄的人都说手气差，只好去近十公里外的枳荆冲钻老林，呼哧呼哧挑一大担柴回来，先让炊事员检查是不是干柴棍，再过称有没有一百二十斤，常常抹着满脸汗跟炊事员争得眼鼓颈粗。现在反过来了，一个个都喜欢起那个写有“砍柴”的纸阄来。

秘密很快被揭开：一根根扁担料锄柄料惹得大家眼红起来。难怪，都晓得要减人了，都偷偷做自己被减的准备了。那枳荆冲里不仅干柴棍多，还满冲是粗如茶碗的枳荆树，砍一根捆在柴垛里带回来，做扁担做锄柄都是上好的料呢！

于是都恨不得伙房多派人去砍柴。可是天气渐热连洗澡水都不需太烫，那柴也一天比一天烧得省起来。终于，又有了发狠的，下工后飞快扒了晚饭就拔脚往枳荆冲奔，腰里藏一把柴刀，而后在亮亮星光下或朦胧月光下扛一根枳荆棒回来了。这发狠精神很快弥漫，三两结伙五六成群急急忙忙的样子便成了经常的景象。

先锋大队当然也传染了这种发狠精神，好几个人都去砍了枳荆棒回来，连士敏都扛回来一根。但士敏有点诧异，黑狗为什么不去砍枳荆棒呢？他早在两个月前抓阄砍柴后就说过，什么时候要回去了，一定要去枳荆冲砍一根好扁担料呢。士敏诧

异中就有了猜想,莫非黑狗有了留下的希望?这一猜想便又联想起那晚在碾棚里,黑狗向半拉子说麻子的话。

士敏带着好奇去问了半拉子,那天晚上,你说麻子肯定会留下,黑狗却说“不见得”,为什么呢?半拉子看看周围没人,很神秘地向士敏挤挤眼,真想晓得?士敏更加好奇了,点点头。半拉子说,那你给我买二两松子花生糖,我就告诉你。士敏便去小卖部买了二两松子花生糖,他身上总共一元钱,挤出两角钱买松子花生糖作为好奇的代价,本是不划算的,但士敏下农村来应该对贫下中农处处谦恭,人家说了要你买糖只好买了。

半拉子得了士敏买的松子花生糖眯了眼,立即打开手里的小纸包,问士敏,你自己吃一粒么?士敏摇摇头。这种香花生米裹酥糖衣的吃食算得美味,士敏在城里时也难得享用的,但既然是给人家买的,再去分享就不好意思了。半拉子将松子花生糖一粒接一粒往嘴里扔,嘴里一边嘎嘣响着一边就轻声解答了士敏的疑惑。原来,黑狗去揭发麻子了。黑狗向郝主任报告,麻子阶级立场有问题,说“贫协贫协,带头贫血”。郝主任却呵呵笑,说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嘛,没必要上纲上线。黑狗顿一顿,又报告郝主任,那天在工地,郝主任批评麻子后,麻子冲他背影做痞动作骂娘咧。郝主任这才将脸拉下来。

士敏听得默然,心里有感叹,为了一个留下来的指标,还在争斗不停啊!一个大队的人就这样撕了情谊,到底是为了得份荣誉,还是为了丰厚的生活待遇?

转盘枪也认为黑狗会要留下来了,他指着黑狗,小子你有希望啰,昨天开晚饭时,郝主任给大家强调加快工地进度,专门表扬你干劲冲天啊!

黑狗使劲摇手,这就有希望了?就一句表扬嘛,又不是表态让我留下。顿一顿,就是表态了也会有变嘛。斜皮带立即斜眼盯住黑狗,那你意思

也是郝主任说话不作数?黑狗手摇得更重,我没说啊!我是黑狗不是黄鳝,你莫拿着细颈笼子让我钻啊!

转盘枪提高腔,好了我证明黑狗没说!不过黑狗呀,不管有没有希望留下,你得去给我砍根枳荆棒回来。一起战斗几个月了,这点革命友谊该有吧?黑狗爽快答应,明天不就轮到我们大队砍柴嘛,我去给你砍一根溜直的,我自己也想砍一根呢。

但第二天开早饭的时候,郝主任宣布了;谁都不准去枳荆冲砍枳荆棒,影响上工精力呢;而且砍柴也别去枳荆冲了,就去近些的山冲砍些杂枝小柴。黑狗愣了一下,又安慰转盘枪,我天黑边再偷偷溜去枳荆冲,不让人发现。转盘枪拍拍黑狗的肩,很是感动。

黑狗果然在天刚黑时偷偷去了枳荆冲,大家睡下后他才扛着两根枳荆棒回来。转盘枪赶紧将两根枳荆棒都藏在自己铺底下,乐呵呵说,真是讲革命友谊的人。黑狗你真要留下来,你这根我也给你带回去。黑狗连声嗯嗯,好像真的会留下来了。

但黑狗偷偷溜去枳荆冲的行为,第二天就被郝主任晓得了。第二天开晚饭的时候,郝主任当着大家怒吼黑狗。大家都被吓住了,从来没见过郝主任这么发怒呢。郝主任不仅为黑狗违背他的禁令而发怒,他更恼火的是,黑狗只顾趁着月色砍枳荆棒,根本不晓得,解放军刚架在树上的电线被他弄断一根了。郝主任用手中筷子指着黑狗吼,害我在指挥部替你做检讨啊!我还使劲替你求情使劲摆你的家庭咧!老实告诉你,要不是看你爷爷讨过饭你爹当过长工,硬要捆你上工地开批斗大会咧!

所有人都噤声了,只有筷子在饭钵里扒饭的声音。而黑狗捧着饭钵连筷子都不敢动,他吓傻了。

晚饭过后,先锋大队的人全呆在屋里的地铺

上闷着，大家似乎还被罩在郝主任的怒火下。一会儿，半拉子拖着长腔发一声叹，好嘞——先锋大队又毙了一个——

转盘枪冲着半拉子骂起来，你拖什么鸡公腔！幸灾乐祸了是吗！毙得再多也轮不到你留下！不晓得你姐夫有个舅舅给国民党当过炮灰呀！半拉子扯起脖子，朝转盘枪瞪起眼，却又吐不出话来。

转盘枪的火气压不下来了，又用硬邦邦的眼神狠狠扫大家，都不是货色，一个个假模假样，只说别人会留下，其实都想自己留下，想着法子搞别人的鬼，搞得先锋大队全军覆没，你们脸上就都有光了是吗！

半拉子终于反击，你莫端着转盘枪乱扫啊！我搞了什么鬼？转盘枪用手指着半拉子，你什么角色我还不晓得！那手指又朝大家扫一圈，我要还有转盘枪真该统统扫了你们！顿一顿，补一句，只士敏除外。还朝士敏摇摇脑壳，士敏你也是家庭太糟糕了，要不我硬要强烈建议郝主任留下你呢！

士敏感激地朝转盘枪点着脑壳，不好说什么。是呀，家庭出身地主，父亲是右派母亲自绝于党和人民，这样的家庭还不糟糕么。

让先锋大队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转盘枪竟然上了留人名单了。这是郝主任亲口说的。

正是天黑不久后，大家在地铺上打扑克，六个人用两副扑克争上游，气氛好不热烈。既然在“重要阶段”的考验下全军覆没，彼此也就都没什么计较的了，毕竟还是一个大队的人嘛。

郝主任就在这时来了，他进屋就通知转盘枪，哎你听着哦，明天把财务事情好好整理一下，这两天指挥部可能来验看咧。

转盘枪停下手里的牌，望着郝主任不解，指挥部怎么想起验看我们的财务啊，找不出事干了？郝主任骂他，你个狗嘴巴又喷臭气，不识好歹啊？我给指挥部说了你算盘厉害咧，我们这片五个公社

还找不出赛过你的，想留下你当新组民工队的会计。转盘枪瞪大了眼，留下我？还当会计？郝主任继续叮嘱，还有，指挥部来人时，你给我精神点，腿画圈也莫画重了，拿出上过朝鲜战场的气概来！

郝主任走后，大家的扑克打不下去了，都说好啊好啊，先锋大队到底没有全军覆没呀！转盘枪却不敢相信这意外之变似的，晃着脑壳，真的么？是真的么？要把个跛子留下来么？半拉子说，莫装了，你早晓得自己会留下呢，端转盘枪扫过美国鬼子嘛，光荣负伤变成跛子了嘛，哪个政治条件比得过你呀！转盘枪并不恼，他情绪正高，嚅哟你个半拉子又拖酸腔了！还能眼红一个跛子呀！半拉子哼一声，我才不眼红你，我只眼红你天天去占茅厕，我也要去占一下咧！起身走出门去。

转盘枪已经憋不住得意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嘿嘿地笑，你们都莫朝我发酸呀，我哪晓得会留下嘛。其实就是照顾我个残废军人多点补贴多点工分呢。又晃晃脑壳，不过嘛，照顾一下也行的，我来这里就是郝主任照顾我嘛，刘主任开始还不乐意，说战备公路哪能搞照顾呀。其实我晓得原因，县里开残废军人会我提了他的意见，对残废军人照顾不够，他心里计较我了。我呀怕个屁，硬是找到刘主任，当面问他为什么我不能得照顾，他只好干笑呢！现在又让他干笑吧，战备公路指挥部都要照顾我了！

听的人都咂吧着嘴，你转盘枪厉害呵！公社一把手都敢顶哟！士敏没做声，只羡慕地望着转盘枪，政治条件过硬，比什么都强呢。

转盘枪那张削瘦的脸在昏暗的马灯光下已是光彩焕发，也不是我厉害，一把手自己不过硬嘛，说战备公路不能搞照顾，他怎么又要把半拉子塞进来呢？他伸手指指门外茅厕方向，嘿嘿笑一声，有人说半拉子姐姐跟刘主任好，只怕是真的哟。

除了士敏，大家都嘻嘻笑起来。士敏的确不晓得刘主任跟半拉子姐姐的传言，他心里在为转盘



枪的话惊异,这会是真的么?公社一把手呀!惊异之余又有担心,转盘枪这么说半拉子姐姐,不怕话传到半拉子耳里去?通过这一向的风波,他觉得这种担心不是没来由的。

事实证实了士敏的担心,肯定是有人妒忌转盘枪一个跛子居然会留下,将他说半拉子姐姐的话告诉半拉子了。只是,半拉子并没找转盘枪吵架,他索性去了指挥部,而他去指挥部揭发转盘枪的内容也很快被郝主任晓得了:半拉子揭发转盘枪污蔑解放军,说解放军战士算老几;还揭发转盘枪污蔑战备公路,说战备公路算个蛋。指挥部很快把郝主任找去,说即便不将一个残废军人上纲上线,也决不能将一个如此骄傲狂妄的人留下来!

半拉子去指挥部揭发转盘枪是在晚饭后,指挥部把郝主任叫去是在天黑后,而当先锋大队的地铺上正要安静下来,大家准备脱衣睡觉时,郝主任脚步咚咚地来了。

郝主任就站在地铺边,使劲压住火气,好嘛,你们先锋大队尽出告状的啊!转盘枪很敏感,哪个又告状了,是告我的状么?郝主任冷笑,不单告你的状,还告我的状呢!说我毫无原则性,一个污蔑解放军战士算老几、污蔑战备公路算个蛋的人,我竟然要包庇他搞照顾咧!

转盘枪明白了,何况郝主任的眼睛已经狠狠盯住半拉子。他双手一齐指着半拉子,我就晓得你什么角色吧!告我的状!我要揭发你你不脱层皮呀,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都敢篡改,说什么“第一拉屎坚决避女人,不避女人是个痞子精”,这是不是反动呀!

郝主任叫一声,好——嘛!还有这种反动呵。用手指狠狠点着半拉子,你等着啊,我硬要批斗你一场才放你回去!

黑狗和半拉子又挖神仙土了。这神仙土高高拱出在坡上,比上次那一坨拱得还要高,坍下来,

只怕一辆卡车都装不下。

反正郝主任不在,郝主任去指挥部开会了。指挥部赶着白天开会,听说就是决定留人名单,很快就要宣布了。

士敏心里有点忐忑,还有点激动。昨天郝主任告诉他了,想争取把他留下来,也免得先锋大队剃光头。士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能为他去争取吗?他是什么家庭呀!郝主任说为什么不能争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还是个知识青年嘛,而且表现不错嘛。士敏激动得差点要哭,他使劲憋住自己才没把这份激动告诉别人,倒不是担心郝主任说话不算数,就怕指挥部通不过。

不论结果怎样,士敏决心要表现得更好。因此他今天上工地把笛子也带来了,要在工休时间吹笛子给大家听,也算工地宣传吧。郝主任说了,红星公社民工队有个知识青年,也是家庭出身不好但表现非常好,常常在工休时给大家打快板鼓干劲,这次公社民工队的留人名单就有他呢。

但却没有吹笛子的机会。刚到工休时间,大家就往路基东头跑去了,东头的远处有阵阵喧闹。士敏向路基东头远远望去,看到了那辆火红的压土机,许多人就围在压土机旁边,隐隐约约有小刘的歌声从人群里飞出来,肯定又是小刘在唱歌跳舞了。但为什么没有姜凡的笛子伴奏呢?前些天的一次工休中,小刘也在唱歌跳舞,姜凡就在一旁吹笛子伴奏,今天他到哪里了?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士敏正在为姜凡心生问号,马上就看到姜凡了。姜凡慢吞吞从路基坡上走上来,再慢吞吞往士敏这边走,也就是说,他是往小刘的相反方向走。士敏叫他,姜技术员!你不去给小刘伴奏?

姜凡瘪了瘪嘴,我没那份精神。没等士敏再问,他已经盯住了士敏手里的笛子,唔一声,你把笛子带工地来了?士敏点头,可我不敢去给小刘伴奏,我会的曲子不多。《我是一个兵》倒是吹熟了,

我吹给你听听,看能不能学变奏曲了?

姜凡摆摆手,我都不吹那曲子了,不想犯傻劲呢。见士敏一愣,便耸了耸肩,劲冲冲想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兵,可人家要你吗?战备公路都要刷了你呢!士敏怯怯地问,你,也要被减掉了?姜凡拖着腔,是——呀,又要回到那个鸟不拉屎的山坳里去当养路工呢。顿一顿,又加一句,一个省交通学校的高材生,只能去山坳里当养路工,还把自己想成什么兵?

士敏不知该说什么,只好也跟着姜凡慢吞吞走,用陪伴安慰他,还是表示同病相怜?自己也说不好。他曾告诉过姜凡,自己家庭政治条件也不好,就是想用“同病相怜”跟姜凡拉近一点,当时姜凡还安慰他,莫沮丧,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

姜凡瞟士敏一眼,你也莫天真了,还工地吹笛!马上就要滚蛋了,能磨洋工就磨洋工吧,留点精力回去挣工分。士敏张了张嘴,想把郝主任要争取留他的话说出来,到底忍住没说。

两人一阵沉默,身后,路基东头传来一阵阵掌声和笑闹声。士敏回头望东头一眼,又问姜凡,那,小刘呢?会留下吗?他听说小刘家庭出身也不太好,工商业主,等于农村的富农呢。

姜帆立即嘴里哧一声,那号妖精还不留下来,指挥部有人喜欢嘛!

士敏不敢再问什么了,他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太复杂,令他不敢细想。

两人就默默地走,都没想到危险会在这时候逼近。

危险就来自那坨神仙土。士敏陪伴姜凡已经走到了那坨神仙土下。是沉闷的情绪让两人都没注意,身边高坡上有坨危险的神仙土。而那坨神仙土就像等着他俩似的,先是碎土悄悄往下流,很快就有大块土坨往下滚,神仙土摇晃了。

士敏终于发现了危险,他毕竟走在靠土坡一边,最先听到神仙土的动静。他应该赶紧跑开,因

为在他外侧的姜凡比他容易跑离危险。但他不知是看多了歌颂英雄的文艺作品,还是他对姜凡有着复杂感情,于是他大叫一声危险——!在赶紧要逃离危险的时候先使劲推了姜凡一把。

就是这个推姜凡一把的动作,让士敏逃离危险的速度慢了片刻,坍塌的神仙土将一坨足有箩筐大的硬土坨砸着他的右腿……

士敏躺在地铺上,看着自己被杉树皮裹得硬邦邦的右腿,只能满脑壳的懊恼。他不仅懊恼自己受了伤,更懊恼的是,指挥部在批准他留下后,又因为他受伤将他刷掉了。

大家也在替士敏遗憾,像他这条件,被指挥部批准留下来太不容易!这是士敏的荣光也是先锋大队的荣光哩!现在,这太不容易的荣光被一坨神仙土砸了!

转盘枪将黑狗和半拉子臭骂一顿,挖神仙土挖神仙土!闹出这么个沉痛结果!黑狗和半拉子都勾着脑壳不敢吭声。这几天他俩都蔫得像吃了药的老鼠,说话都小声了;两人还掏光身上的钱,向房东买了几个鸡蛋,请伙房给士敏每天煮一个。

转盘枪骂了黑狗和半拉子又骂指挥部,说指挥部太没良心了,工地受的伤都不肯算工伤,民工累死累活得不到一点温暖啊!

士敏听着转盘枪的骂声,有点想哭。郝主任也为“工伤”的事向指挥部提了请求,却挨了指挥部的批。指挥部说,为什么看到挖神仙土不制止?还要去神仙土下呆着?这要算工伤是不是鼓励大家继续挖神仙土?指挥部在工地广播里点名批评了前进公社民工队,让郝主任也对先锋大队的人很是生恼。

斜皮带和麻子也都对指挥部很不满,最后几天了还想把大家累个死,劳动进度催得比周扒皮还厉害,这不逼着挖神仙土吗!

士敏听到大家替他不平的声音,心里多少有几丝安慰,毕竟一个大队的人,还是讲感情呢。除

了感到安慰心里还有温暖,大家都在照顾他,搀他上厕所,为他洗衣服,给他端饭钵,让他不知说什么好。

只有半拉子,虽然搀士敏上厕所但也低声发怨言,你连累我呢!士敏怔了怔,应该是自己被半拉子连累,怎么反过来了?半拉子说,郝主任这几天没提要批斗他了,就希望郝主任这回说话也不算数。可现在士敏一受伤,就扯出他的责任了,这不是又提醒郝主任要整治他么?

士敏觉得半拉子的担忧有道理,心里对他生出愧疚,只好宽慰他,明天晚上就宣布留人名单,再过一天就离开了,郝主任为新组民工队忙得很,不会整治你吧。半拉子仰着脸,那样就好啰。又喃喃道,快点回去吧。

第二天晚上大家在楼上开会,听留人名单的宣布。先锋大队的人本来不想上楼去,反正是全军覆没了。但听说来宣布名单的是红星公社民工队的带队领导,还是去看看新鲜。

地铺上只留下了士敏。士敏倚在靠墙的被垛上,闭着眼睛,楼上宣布名单的声音清晰地传来,那是个很亮堂的声音,不像郝主任嗓门粗得像敲破锣。但士敏不想听清楚一个一个名字了,那跟他无关。他只关心郝主任今晚为什么不在,他向郝主任提过请求,因为大批民工仍然得像来时一样挑行李步行,指挥部只派一辆卡车运送伤病人员,他虽然不算工伤但也请求被照顾上车。郝主任听了他的请求没点脑壳也没摇脑壳,不晓得郝主任会不会再为他去做个争取?

开会很短,不多的留人名单很快宣布完了。一片下楼的脚步声和喧闹声。好几个高腔都叫着,回去啰!明天歇工打牙祭啰!

先锋大队去开会的几个人也都回屋里来了。斜皮带说,也好,只有我们大队整整齐齐来整整齐齐回,这才叫团结战斗亲密无间啊!麻子说,明天歇工再团结战斗一天,打扑克争上游!黑狗说麻

子,那又是你输得最多,这回输了要在打牙祭时夹肉出来啊!麻子立即摆手,老规矩,输了脸上贴纸胡子。还点着半拉子拉支持,半拉子你说不!半拉子虽然也是扑克场上的常败者,此时却并无亢奋神色,他肯定还在为郝主任说话是否算数心有志忑。

转盘枪是左腿画着圈最后进屋的,他大声说,明天打牙祭,我要最后用一回后勤权力,让伙房给先锋大队每人添一坨猪肉,只有先锋大队剃光头嘛。

麻子双手拍一巴掌,要得!斜皮带却有担心,伙房同意么?转盘枪使劲挥一下手,不给残废军人这点面子?老子就霸蛮这一回!黑狗立即喊了声乌拉。斜皮带点点脑壳,那你还给郝主任也添一坨肉,伙房就更不好挡你了。

转盘枪说,那是当然。又欸一声,你们说,郝主任今晚怎么不在呢?他不是新组民工队的一把手么?

门外却响起郝主任的粗嗓门,我不当这一把手了,我也要回去咧!声音刚落人已经大步跨进门来。

屋里所有人都愣住了,睁大眼望着郝主任。郝主任呵呵一笑,指挥部刚才找我了,后天我跟大家一起回去!他指着士敏,你呢,也同意上卡车了!士敏惊喜,衷心感谢郝主任!却在惊喜的同时还要惊异,郝主任怎么也要回去?

半拉子向郝主任讨好,那你也跟我们一起走路?要不得哦!郝主任摇一下脑壳,我还是有点区别吧,我们几个不留下的带队领导坐吉普车,跟着队伍慢慢走。半拉子赶紧又讨好,有郝主任在旁边我们就走得起劲了!转盘枪笑着呛半拉子一句,就你会拍马屁!

郝主任明显很受用,他冲着半拉子摆摆手,你也算了,免你那场批斗了!半拉子将脑壳点得像鸡啄米,衷心感谢衷心感谢!衷心感谢郝主任!郝主

任却再一摆手，主要还是感谢你姐姐呢，是她让姓刘的栽她肚子上了！

士敏听得一愣，没立即反应过来，但大家已经呵呵地笑开了。半拉子有点尴尬，也跟着笑。

郝主任兴头实在高，那张宽阔的脸盘在昏暗的马灯光下闪闪发亮，姓刘的犯作风错误被撤了，组织上让我回去当公社一把手咧！

大家立即鼓起掌来。

郝主任晃晃宽阔的脸，你们是该鼓掌，本来我要把你们偷偷砍的枳荆棒都没收了，现在我要回去也让你们带回去算了。他顿一顿，又手指士敏，还有你，你那工伤这里不认，回去我给你认，治伤、补贴工分，都由公社解决！

士敏听得瞪大了眼，连感谢的话也忘了说。斜皮带在士敏肩头拍一下，这就好了！又转向郝主任，不会有变吧？

转盘枪冲着斜皮带，又想攻击郝主任说话不算数啊？现在是公社一把手了晓得吗！

郝主任抖抖脑壳，一把手能乱表态么！又补一句，当然，姓刘的当一把手时有点乱垮咧。

斜皮带举起手臂挣起喉咙，坚决拥护郝主任当一把手！大家都跟着举起手臂挣起喉咙，坚决拥护郝主任当一把手！

士敏也举起手臂喊口号了。他还使劲憋住自己不让眼睛太湿，却到底没憋住，让两颗发烫的泪珠滚出了眼眶。

公元二〇一三年的初秋，我坐十个小时火车再坐四个小时大巴回到了老家所在的那个小县城。办了退休手续能到处走走了，就索性还去当年下乡的地方走了一趟。但我很想见的几个人大多没见到。

转盘枪已经去世二十年了，肝癌。据说查出肝癌的时候，郝主任还给他解决了近万元的治疗费，其时郝主任已经当着县民政局的局长了。

郝主任是撤社并乡的时候被调进县城的，先后在几个局当过副局长，总是跟一把手搞不来，最后在民政局当了一把手，但也正是在那位置上犯了事，说是挪用救灾款被副局长告发了，撤了职。就觉得官场太没意思，索性下海了，现在已不知去向。不过按年龄推算，只怕早已在海里游不动了。

斜皮带的身体也不好，风湿病严重，不到七十岁就干不动活了，两个儿子却为赡养他的事互相推挡几乎打架，他只好去了女儿家，女儿女婿在深圳开小饭馆，还算红火。但听说他现在只能坐轮椅了。

半拉子在外面做包工头，已经做了很多年，专门承包修公路的土石方工程，据说已经挣下千万了。但也听说人越来越狡而抠，本村人都不愿意去他的工地打工。

黑狗也曾经想学半拉子当包工头，说给人打工又辛苦钱又少。先后包过几个小工程，什么建筑土石方、拉电缆、砌学校围墙之类，但都没挣到什么钱，据说各种原因都有。后来就还是打工了，现在在长沙哪家工厂守仓库。

只有麻子让我见到了。麻子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摇，脑壳也使劲地晃，啧啧啧啧，相貌没大变呀！还是干部保养好，哪像我们农民。他指着自已的脸，你看我这脸，连麻子都被皱纹挤得看不清咧，我去菜棚里苦瓜都要嫌我难看了！麻子说得呵呵笑。他种了五亩大棚菜，看上去身体还硬朗。

麻子特意去菜棚里摘了十来斤鲜菜，有苦瓜、黄瓜、豆角、青椒，硬要送给我，说是真正绿色食品，没沾过化肥农药的。他将鲜菜用一只蛇皮袋装了，我看那蛇皮袋就是装过化肥的，但没给他说破。

麻子实在热情，替我背着鲜菜送我到村头的班车点，还在我上班车时大声叫着，有空再来乡里玩啊士敏！

我在车门口扭头向他大声应答，好勒！



# 李渊起兵

——长篇历史小说《血沃初唐》节选

● 徐星明

## 劝父起兵

李渊以区区两万人马，一夜之间大败突厥十万铁骑，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敢轻易相信？赞叹之余，杨广不得不发自内心承认其果然是个不可多得的能人。因突厥人出没无常，是朝廷心腹大患，除了这么出色的将才，防守还真是不容易！并州离雁门关不远，于是，杨广下旨李渊继续留任并州郡守，附带管理雁门一带防务。

旨意刚刚下达，杨广突然想到文帝当年做的那个怪梦，又难免后悔——姥姥的，朕这不是鬼迷心窍了吗？既然李渊如此能干，又恰巧姓李，饶他一命还封了他官职，够宽宏大度了，怎么还能使他执掌那么大的权力？这个人今后一旦造起反来，绝对不是儿戏！临时改口吧，他又感觉太有损自己的天子尊严了。

几经思索，杨广再度下旨，令亲信虎贲郎将王威为并州郡丞（行政二把手），虎牙郎将高君雅为副郡守（军事二把手），名义上是协助李渊治理、防守并州，实则承担专门监视李渊的职责，一旦发现他有反叛迹象，即火速上奏，如事态严重，还可便宜行事，先斩后奏。

杨广没有想到的是，这样部署，表面上对李渊委以重任，但内心上对他的极度猜忌也同时暴露无遗，不亚于在大庭广众中公开展示了自己的矛盾心态，不但无法有效控制李渊，相反进一步促成

了对方的逆反心理。尽管李渊本人始终不显山，不露水，其手下人却没一个服气，李世民尤其气愤，常常私下大骂杨广是个无道昏君，十足一负义小人。

李渊夫人窦氏生有四子一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自幼多病早夭（旧小说极力渲染李玄[元]霸天下无敌，纯属虚构）、四子李元吉；女儿李秀宁，比李建成小，较李世民大。

窦夫人所有子女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喜欢舞枪弄棒。比较起来，性格却各不相同。李建成勇武善战，生性厚道，凡事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颇受李渊喜爱。李世民文武全才，能谋善断，为人乖巧，遇事既有胆略、敢想敢为且心思慎密，敢于冒险却善于应变，更得父母欢心。女儿李秀宁也是天生男人性格，自幼不爱红装爱武装，功夫十分了得。李元吉呢，他好武的天性固然不比几位哥哥姐姐差，功夫也颇为出色，惜乎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游猎走马，无所不尽其极，兼且外表黑丑，既没有父亲的英武，更缺乏母亲的贤能。李渊夫妻每当看到这位儿子，就不由暗自叹息，心里怎么也想不明白——以我夫妻双方如此优良的血统，怎么会生出这么个劣质产品来？

因自幼最受父母宠爱，李世民常常以此自负，凡事不甘示弱，哪怕与亲兄弟，也是半步不让。在双亲面前，他最爱显露自己的才华，最有勇气与长

辈争长论短。他胸怀大志,尽管年纪轻,经历浅,但对乃父近些年来浑浑噩噩过日子的做法十分不满。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不满情绪也日见显露——天下人都在造反称王,为什么独有我李氏一门得忠心耿耿地为昏君卖命效力?休言那忠心换来的还是横遭猜忌,每时每刻都得提心吊胆,担心祸从天降!时至今日,他觉得颇有必要与父亲认真争论一番了:“父亲大人,天子无道,亡国乃迟早之事!当今天下群豪四起,正英雄用武之时也!父亲占据并州风水宝地,手握兵权,却日夜担惊受怕,饱受昏君欺侮,何苦哉?孩儿愚见,父亲理当审时度势,顺应潮流,起兵反隋,挽国家于危难,拯民众于水火,方称明智之举!并州乃古之唐国,兵源充足,粮草丰沛,进可攻,退可守,父亲身为世袭国公,贤名远播四海,但须振臂一呼,天下豪杰定然争相响应,兴唐灭隋,在此一举,万万不可错过!”

李渊正因为杨广公开令人监视,满肚子闷气没个地方发泄,尽管平日颇爱这位儿子,满门老幼都安顿在河东,惟独将他带在身边,就足以证明其宠爱程度之深。可是,儿子年纪还轻,不知天高地厚,开口就谈及如此敏感如此重大的话题,不懂避忌,再不严加制止,迟早惹火烧身,祸及一家人,一族人!想到这,他不由将脸一沉,假装生气,板下面孔训斥:“一派胡言!休言我李氏一族世代忠良,深受皇恩,轻率造反,势必遭受天下人唾骂!即便抛弃此点不论,单以并州当下局势论,亦南有厉山飞十万之众,每时每刻皆对我虎视眈眈;北有突厥数十万铁骑,每时每刻均有可能来犯;东、西两面全是朝廷大军,无一非朝发夕至!兼且各地群雄蜂起,一旦举旗起兵,四面皆敌,人人皆可借口兴兵来犯,令人防不胜防,杨玄感之昨日,便是为父之今日矣!”

李世民原本看不惯父亲平日的谨小慎微,但为了说服他,不得不耐着性子分析:“父亲此言,未免过于低估自身之能矣!杨广薄情寡恩,父亲拼死

救其狗命,不心怀感激便罢,相反恩将仇报,令人前来监视,日后难保何时为某些鸡毛蒜皮小事感觉不快,势必令人来取父亲性命!如此残暴昏君,何以安坐皇位?除却父亲一类忠厚长者,尚有何人如此忠心耿耿为之卖命效力?”

李渊这下是真恼火了,这小子每句话都火药味十足,如放任不管,那还了得,于是唬下脸破口大骂:“胆大包天,竟敢如此诋毁皇上!”

李世民一怔,但接下来还是顾自照说不误:“父亲奋起反抗,全为自保,何人敢说三道四!至于四面之敌,更是压根儿未值一提!厉山飞一勇之夫,寡谋少断,父亲义兵一兴,定然手到擒来!突厥铁骑固然未可小觑,然彼生性不重人情,见利忘义,有奶便是娘,父亲但须令人多携财礼前往结交,始毕可汗能不满口应承携手合作?今后天下一统,再集全力除此祸患不迟。至于东、西二面隋军,无乃乌合之众耳,父亲大军一至,敢不乖乖拱手请降?”

李渊再度冷笑说:“真乃狂妄至极!将取天下、夺江山视同儿戏!世上何来此般美事?”

“孩儿……”李世民正待继续争辩,却有门人来报:“刘文静刘大人差家人求见。”

刘文静字肇仁,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县),才兼文武,官居晋阳令,与李渊这位顶头上司历来相处融洽。然而,也许是对李世民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的缘故吧,尽管双方年龄差距很大,他俩的友情却更是非比寻常,堪称忘年莫逆交。有了这双层交情,平日来李府拜访,多是刘文静本人。此刻,他的家人前来求见,事情明显反常,不得不令人心存疑窦。传来人入门一问,父子二人不由同时大吃一惊。

原来,李密在瓦岗寨造反,刘文静与那事儿虽然没有直接瓜葛,却因与李密是亲戚,有洗不脱的嫌疑,即受到牵连,被杨广直接令人逮捕,关押于并州狱中。刘文静的家人历来深知主人与李氏父



子情深谊厚,李渊是并州的最高军政长官,一定可以设法相救,才直接求上门来。

得知刘文静被捕,李渊心里顿时感觉不是滋味。然而,他绝不是为刘文静抱屈——杨广亲口指定抓捕的人,哪怕冤屈再大,平日关系再好,他又能说什么?他想不通的是,朝廷来这里逮人,自己事先居然连一点风声也没有得到,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感觉格外沮丧的事?至少由此可见,杨广拿他这位地方军政长官还真是压根儿没有拿来当回事!说白了,是对他不存在丝毫信任感!

李渊啊,你这官也当得太憋屈、太窝囊了吧!当然,想归想,在李世民这位本来对朝廷强烈不满的儿子面前,他怎么敢轻易表露?

面对同一件事,李世民的反应却截然相反。对于刘文静的才智,他原本格外欣赏,平日里,二人相聚在一起,对世上许多事物、尤其是当今天下大势,看法往往非常一致,或者说十分接近。有了共同语言,他一贯以来考虑得最多的是,今后一旦劝得父亲起兵反隋,怎么说也离不开刘文静那位难得的人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得知刘文静被捕,他的心能不波翻浪涌、难忍难耐?可以想见,这会儿,他除了迫不及待地请求父亲允许他立即动身前往狱中探望,再也没有别的念头。

碍于那双重交情,对方有难,如不闻不问,李渊自问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只好默许。然而,他担心儿子年纪轻,遇事浮躁,难免意气用事,私自将对方释放,事情势必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将自己牵扯进去而无法解脱!为谨慎计,儿子出门时,他不得不再再叮咛,此事关系重大,务必冷静应付,千万不可任着性子胡来,以免无形间惹出是非!李世民探望刘文静心切,自然是满口答应,出府跨上快马,匆匆而去。

### 狱中定计

并州监狱虽然由王威与高君雅直接掌管,无论什么事,别人都无权插手过问,包括李渊。可是,

李渊是并州最高军政长官,普通狱卒并不明白其中许多复杂内情,对他自然是敬畏有加。李世民身为李渊的爱子,在众狱卒心目中,无疑与他本人亲自光临没有区别。

虽然拥有如此尊贵的身份优势,李世民匆匆赶到监狱后,并没有因此颐指气使,摆出少爷架子,而是慷慨地取出大把银两,作为赏金,交给典狱长,嘱咐他与众狱卒按人均摊。众狱卒得了钱财,谁不兴高采烈?一个个唯唯诺诺,哪还有人顾及狱中许多臭规矩,不用多说半句话,就有人主动大开牢门,恭请李世民入内。

身陷牢笼,刘文静尽管心中憋屈不堪,表面上却始终处之泰然,绝对没有普通囚犯常见的满脸愁容,相反一副悠然自得神态,顾自摇头晃脑,吟诗诵句,旁若无人,见李世民行色匆匆而来,似乎也没有丝毫意外感。二人见过礼,相互对望,刘文静扯开嗓子大笑说:“刘某乃皇上钦点囚犯,难得二公子不避嫌疑,仗义前来探望,真知己也!”

李世民也笑着回答:“刘大人此言未免见外!大人系在下长辈,更是难得的良师益友,大人有难,不尽快前来探望,我李世民今后如何自容于世!”

刘文静一生饱览群书,自问才能即使不能与孔明比肩,也至少不在徐庶等人之下。可惜,他时运不济,眼看人生年华已过大半,好不容易才混了个小小晋阳令!近些年,天下日见混乱,正是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恨不得轰轰烈烈大干他娘的一场!可是,说到底,那也无非是一种空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手中无权,又没有招兵买马必需的坚实财力,起兵自立,要想效天下群豪之壮举,显然太不现实!因此,他除了想尽一切办法,就近极力鼓动、协助李渊早日起兵反隋,再无更合适的选择。恨只恨李渊那老狐狸,这些年交道没少打,交情也算过得去,老滑头却始终深藏不露,不但不学刘玄德三顾茅庐,连人家主动旁敲侧击,甚至直言

不讳,也死活油盐不进,令人轻易靠不了边!然而,既然非找这棵大树依傍不可,老的太滑头,他只能从少的身上入手了!主意既定,他就试探着与李世民谈及这类话题,果然一拍即合。时日一久,接触多了,他俩也顺理成章成了无话不谈的至交良友。交往越多,刘文静也越觉得那小家伙还真不简单,将来的作为绝对不会比他老子逊色多少,以至越发死心塌地盯定了他。

俗话说,三个秀才相聚谈书,三个屠户成伙说猪!刘、李二人因为始终关心的是同一件事,彼此志同道合,一旦见面,讨论的总是同一个话题。这回,刘文静意外锒铛入狱,心里越发有了紧迫感,好在李世民没有令人失望,及时赶来了,他必须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倾尽全力为之出谋划策,话也说得更加直接:“起兵之事,令尊大人意下如何?”

李世民回想刚才与父亲的争论,情不自禁地长叹说:“唉,此事还是不说为妙,以免自寻烦恼!”

刘文静明白,以自己当前的险恶处境,显然耗不起了,再不设法鼓动李渊父子起兵,前程还真是吉凶难测,只得耐心地劝道:“不,该是提上议事日程之时矣!当今天下大乱,四处盗贼蜂起,隋军顾此失彼,疲于应对,以至大部分被牵制。杨广一味南巡北狩,长期未思归还,从而造成关中空虚,此难道非天意灭隋,方冥冥中促使其干出如许多荒唐事来?”

李世民还是长叹不止:“大人所言这些,与我辈何干?”

刘文静惊问:“二公子今日何至如此多愁善感,与娘门相似?类此情形,绝非足下素常之为人!”

李世民沮丧地回答:“唉,一言难尽,一言难尽也!”

刘文静哈哈大笑说:“难道世上尚有何怪事可令聪明多智之二公子为难?令尊大人身为世袭国公,拥有雄兵数万,长期驻守并州,爱民如子,深得百姓拥戴。百姓近年躲避匪患兵灾,搬迁入城者不少,但须一声号令,十

万人马垂手可得,进而乘虚西入关中,勿须半载,便足以成就千秋帝业!得此千载难逢之大好时机,二公子何虑英雄无用武之地?”

李世民始终一脸阴沉,紧皱着眉头说:“在下心中之所以不快,正为此事耳!难得大人屡献良谋,在下亦多次力劝家父!然家父生性乖张,抱残守缺,胸无大志,一味愚忠,任你磨破嘴皮,亦无从使之动心,真是气死我也!”

刘文静还是大笑不止说:“非也!二公子对令尊大人显然存在太多误会!令尊历来胸怀大志,其才其能,堪比汉之高祖、光武,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惜乎其为人过于谨慎,自以为时机尚未成熟,方有意掩盖锋芒,未敢轻举妄动罢了,绝非二公子所言不思起兵夺天下!”

李世民依旧叹息不止:“时机时机!机会稍纵即逝!一味等待,黄花菜早凉矣!休言高祖光武,即便孙权之流,家父恐亦未及人家万之其一也!”

刘文静又是微微一笑,语气不容置疑:“此事不难,刘某略施小计,管教令尊大人自此骑虎难下,再无瞻前顾后之机矣!”

李世民喜出望外地说:“大人有何妙计,可令家父当机立断,痛下狠心?还望尽快赐教!”

刘文静不慌不忙,将嘴唇凑近李世民耳边,小声嘀咕一番,进而鼓掌大笑说:“令尊一旦中此圈套,覆水难收,尚敢犹豫不决乎?”

李世民脸色一红,两手无力地往下一垂,不无尴尬地说:“计倒不失为妙计,然一旦付诸实施,在下委实愧对家母矣!休言裴寂其人,在下平日与之接触甚少,未必会爽快应承!”

刘文静收敛笑容说:“以二公子之开朗,居然亦为此类小事躊躇乎?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何况,历朝历代帝王,何人非三宫六院,妃嫔成群?唐公将来一统天下,乃再平常不过之事,何必耿耿于怀?至于裴寂,在下与之亦属多年至交良友,二公子但须投其所好……”刘文静说着,再度将嘴唇凑



近李世民耳边细细一番言语。

李世民心头一喜,再也顾不得许多,当场喜笑颜开,右掌在大腿上狠狠一拍,大声赞叹说:“妙计!真妙计也!”赞完,他吩咐随从送上酒肉。两个人意态盎然,也不谦让,席地对坐,一边喝酒,一边天南地北,反复剖析当今天下大势,以及将来如何起事,起事后怎么样巩固根基,首先往哪个方向发展,都一一确定了大致方略,才相互拱手道别。

回到府上,李世民顾不得酒后头晕,匆匆取出一百两黄金,跨上快马,走出三里路远近,静下心来一想,感觉不够分量,又打马回府,再度取出二百两,反复掂量了又掂量,才自言自语地说,也罢,先以此一试,一旦鱼儿上钩,待后再加筹码不迟!想着,他再度出门跨马,一路飞驰,直奔晋阳宫,通名拜见裴宫监。

### 借赌行贿

晋阳宫是杨广修建在并州的“别宫”。类似“别宫”,他在全国各地还建有很多,这儿仅是其中之一,专门供他游幸期间临时使用。李渊名义上是并州留守兼晋阳宫宫监,实则无权过问,宫中大小事务均由杨广亲信、守宫副监、侍御史裴寂全权监管。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今山西临猗县)人。其父裴瑜曾任绛州郡守,远在裴寂幼年时,夫妻即双双去世。以后,裴寂全靠几位兄长抚养成人。裴寂身材伟岸,眉清目朗,堪称一表人才,文帝年间被封为左亲卫。杨广登基后,他更是如鱼得水,颇受赏识,被加封为侍御史兼晋阳宫守宫副监。

值得一提的是,在晋阳宫,裴寂虽然大权在握,宫中无人胆敢对他稍有不敬,然而,凡事总有美中不足的一面——他手下可供调遣的宫廷卫队太有限了。混乱年月,他深深地懂得,手中没有足够兵力可供驱使,虽有杨广信任,暂时可以在宫中高高在上,为所欲为。可惜,说到底,他无非是一孤家寡人罢了,出了宫门什么也不是,危险却无处不在。

与裴寂比,李渊却大不一样,虽然时时刻刻受到杨广亲信监视,却因职务关系,手握兵权,这一点无疑比什么都来得更实在,更加令人信服。天下再乱,人家要对他下手,还得先掂量掂量自己手中的实力有多大呢!正因为这一点,从长远观点看问题,裴寂对他绝对只能依赖、巴结,而不是作对。假如李渊真想造反,他也只能竭尽全力追随,才是唯一可供选择之路。

反复权衡利害关系,裴寂一到晋阳宫,即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与李渊接近,曲里拐弯讨好他。时日一久,二人的友情逐渐密切起来。只是,因彼此间年龄过于悬殊,裴寂与李世民(裴寂当时已五十四岁,李世民还不足十六岁)从没有过正面接触,好在深知他是李渊最疼爱的儿子,既然有心巴结其父,对这小毛孩也就丝毫不敢怠慢,尽管双方的年龄差距很大。

这会儿,李世民突然登门造访,虽然来意还不是很明了,裴寂也算是求之不得,竟不顾长辈身份,亲自迎出宫门,见面后,不等李世民施礼,即满脸堆笑,亲热地拉住他的手说:“难得二公子未轻视下官老朽无用,至于那诸多俗礼,便相互告免可也。”

李世民形态恭谨,执意要行跪拜礼:“伯父乃长辈,小侄岂敢放肆!”

裴寂慌忙将他扶住,再度拉住他的手,陪着笑将他请入大门。

二人并肩步入大堂,李世民又作势要行大礼。裴寂还是紧紧地拉住他,不让他下跪。双方谦让良久,总算分宾主入座。

小太监献上茶来,裴寂才开口发问,二公子轻易不入敝宫,今日大驾光临,肯定是有所见教吧?

因有求于人,李世民于入门之先,曾一度担心裴寂那个人是不是好接近,如今见他为人随和,心中所有顾虑全消失了,赶忙再度起身施礼,从容一笑说:“小侄闲来无事,家父之公务无权过问,并州

城可玩之处业已玩腻,无处打发时光!因素闻伯父乃赌场高手,方冒昧登门求教,恳请伯父万勿推辞,赏晚辈一金面,抽空指点一二,令小侄一开眼界如何!”

李世民说着从衣袖里取出那三百两黄金,很随意地往桌子上一放,两眼充满企盼,望定裴寂。

裴寂一生好赌,堪称个中高手,近几年四季守着晋阳宫,寻不到赌友,日子过得够憋屈了,如今李世民专程前来邀赌,正是喜从天降。只是,心一转念,他又感觉这事儿来得太突兀,或者说过于蹊跷——在这以前,裴寂与李世民尽管从没有过交往,但有关对方的为人、日常喜好却没少听说过,以往只是听说他生性聪明过人,喜读书,喜骑马射箭,喜结交朋友,是一位难得的少年才俊,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好赌的习惯!难道,他也有着别人并不熟知的一面?然而,那些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要命的是其父李渊那老鬼!

一想到李渊,裴寂就明显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左也难右也难了。断然回绝吧,人家已经寻上门来,面子不好驳!得罪了这位小祖宗,他过后在父亲面前还不知会说出你多少坏话呢!假如事情真走到那一步,今后与李渊还怎么相处?爽快地答应呢,也同样存在许多难以预料的麻烦——事后一旦被李渊发现,当面指责你教唆他的儿子学坏,结果可能更糟,人家才是个十余岁的小屁孩呢,到时候无论你怎么辩解,还不都是你的错!因此,犹豫再三,他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推辞说:“下官已多年不入赌场,于此道生疏久矣,何况,令尊大人……”

俗话说,话讲百句听侧句,李世民一听裴寂那语气,已猜透其内心都在顾忌些什么,就用一种满不在乎的语气说:“伯父尽管宽怀,家父终日操心诸多破烂公务,岂顾小侄?但得伯父身边无人多嘴,专程上门去告状,彼岂能知晓?”

裴寂推辞然而,别说赌瘾也真犯了,难免有些

忘乎所以:“既然如此,下官便舍命陪君子,陪二公子小赌几局可也!”说着,转脸令小太监将色子杯碟送上

生平头一回赌博,李世民赌技的差劲就不用多说了,好在醉翁之意不在酒,胡乱赌下几局,将金锭往赌案上一阵乱扔,三百两黄金就全部落进了裴寂的腰包。

令裴寂吃惊的是,李世民小小年纪,输了许多黄金,脸上居然没有丁点儿沮丧神色。赌完,他还是同刚来时一样,有说有笑,也没说有事情请求帮忙,只是天南地北、东拉西扯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就彬彬有礼地起身施礼告辞。临走时,他还显得兴犹未尽,坦然约定,明日再来向伯父领教。

第二天,李世民果然依约而来,向裴寂见过礼,头一件事就是请求与之再赌一场。

有了头一回,裴寂被拖下了水,再也无法推辞,这就好比一位本来天真无邪的少女,不小心头一回在男人面前失了身,往日的清纯不复存在,不再抱有先前的种种顾虑,他随口令人送上赌具。两个人摆下赌局。又是一场赌下来,李世民还是同昨天一样,输得分文不剩。

第三天、第四天……李世民的赌资越带越多,东西越来越贵重,先是黄金,后是玉器古玩……接连多日,总是一味包输不赢,以至连傻瓜蛋也看得明白,他如此反复频繁地登门邀赌,哪是为了赌博?分明有事相求嘛!

这一天,李世民捎来三颗夜明珠,向裴寂见过礼,照例不动声色,将东西很随意地往案上一放,两眼望定裴寂。

裴寂长期呆在宫中,什么样的稀奇宝贝没有见识过,珠子颗颗玉润珠圆,光华夺目,斜着眼粗一瞥,就知道那物件价值连城,绝非普通珠玉可比!他的心猛地一震,感觉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了,不等李世民提出再赌,就抢先开口:“俗语有云,无功不受禄。二公子连日馈赠下官许多珍贵礼物,定有要事



相托！不知二公子有何为难之事需下官效劳，尽管直言相告，下官理当万死不辞，尽力而为之！”

对方主动将话挑明，当然再好不过！于是，李世民一脸坦诚，直抒内心真意：“伯父明鉴，小侄连续多日登府叨扰，确有一事相求，还望伯父大力成全！”随后，他不再转弯抹角，将近段时日如何苦劝父亲起兵自立，如何一再遭受回绝甚至挨骂的事，自头至尾，详尽地诉说了一遍，恳求裴寂帮忙劝说，事成之后，一定不忘他这份大功。

身为杨广的亲信，裴寂平日与李渊交往，原本是因为隋家江山日益飘摇不定，深知杨广离彻底崩溃的那一天已为期不远，才有心讨好李渊，将他视为今后的靠山。出于这一原因，以往与李渊饮酒闲谈时，他也曾多度试探性地旁敲侧击提到那事儿，含蓄地规劝李渊应该切实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果断起兵，以免今后各路义军占尽先机，再想出人头地一统天下就难了。令人遗憾的是，每回谈到这类话题，李渊总是以皇家亲戚身份、不忍背叛为由，委婉地将话题岔开。既然无法说得动李渊，尽管李世民已与他想到一块，面对对方这一请求，他还是感觉爱莫能助，不得不叹息说：“二公子所托之事，亦下官一贯心愿！下官亦曾多度力劝令尊，惜乎令尊事皇上忠心无二，执意未肯听从！”

李世民得到裴寂倾情表白，无疑是喜出望外，当即毫无保留地将刘文静所献计谋和盘托出，请求裴寂全力相助，进而总结：“天幸伯父与小侄同心，此事成矣！”

李世民言出惊人，裴寂一听，不由大感震惊，惊叹这李二公子年纪轻轻，心机居然如此之深，真是庙小妖风大！这种诡计，亏他敢想，并且敢做！单凭这一点，小家伙将来肯定不是个等闲之辈，绝对轻慢不得。只是，这事儿非同小可，一旦付诸实施，今后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理宜三思而后行！然而，他反复思索，纵观当今天下大局，隋廷江山十有八九是保不住了，李家父子占据着如此一块难

得的风水宝地，手下人才济济，一旦起兵造反，还用担心大事不能成功吗？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时机稍纵即逝，不赶在这时候投靠他，将来能不遭受冷落？到时候，哪怕是想方设法尽力巴结，所充当的角色肯定是无足轻重了！为了今后的远大前程，这种险无疑值得一冒！想到这，他不由将心一横，郑重地点头说：“难得二公子如此肝胆相照，对下官信任有加，凡事悉依尊意照办便是！然则，此事关系重大，下官此乃冒满门甚而一族人性命之险而为，日后大功告成，还望二公子勿忘下官今日之赤胆忠心！”

见裴寂将事情揽下，李世民欣喜之余，当场举臂发誓：“上苍为证，小侄绝非负义小人，于目下始，自当与伯父富贵同享，患难同当！”发完誓，又闲扯了几句，临行时，他还不忘一再拱手叮咛，恳请裴寂务必紧抓时机，以免夜长梦多，凭空发生意外。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二公子尽管放心，裴某答应了的事，一定竭尽全力，绝对做到天衣无缝，令人无懈可击！裴寂慌忙拱手还礼，一路将李世民礼送出门，再三郑重珍别，才快步回头，重整衣冠，往后宫走去。

## 张、尹二妃

时令虽然已是秋末，御花园内却依旧风光旖旎，绿树成荫，与暖春时节一样多彩多姿，且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金黄色的花朵，点缀于常年绿树丛中，黄绿相间，令人目不暇接。

花园中间的青石过道上，有两位衣着华丽，身姿体貌绝佳的年轻美人，正结伴一同散步。远远一看，二人似乎意态悠闲，日子过得十分满足！一经仔细观察，却不难发现，她俩实际上是心不在焉，不时长吁短叹，似乎对一切都了无乐趣。然而，二人尽管满腹心事，却丝毫掩盖不了各自的天姿国色，即使是满园耀人眼目的花花草草，也因为她俩的介入，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

也许是心事过于沉重的缘故吧，尽管裴寂毫

不掩饰,大步来到园中,来到身后,二位美人却没有丝毫察觉。裴寂见二人意气如此消沉,不由暗自得意一笑,朝她们的背影拱手施礼说:“二位娘娘雅兴不浅嘛,赏花赏得如此着迷,下官唐突打搅,还望大度见谅为幸!不然,下官可担待不起也!”

二人一怔,同时转身回答:“原来是宫监大人驾到,何不令人及早通报一声!有失远迎,失敬!失敬!宫监大人匆匆而来,定有要事赐教?”

裴寂再度弯身见过礼,表情却大大咧咧,明显油嘴滑舌地大笑说:“二位娘娘如此言之,微臣愧不敢当!此满园艳丽无比之花草,二位娘娘赏得够多矣,未必不能增添微臣一人,令微臣亦有幸分享如此难得之美景!”

原来,二人曾经都是文帝宫中的宠妃,一位姓张,一位姓尹。张妃大名艳雪。尹妃大名琴瑟。要说幸运吧,她俩还真幸运——当年,文帝因被独孤皇后那只母老虎管着,目睹大批年轻貌美的佳丽入宫多年,却只能作为一种靓丽的摆设,硬是不敢亲近,偶尔“越轨”一回,也比偷鸡摸狗强不到哪去。她二人呢,入宫没多久,独孤皇后即驾鹤西去,正好赶上时候,凭着年轻貌美的优势,很是被文帝宠爱了一场。要说不幸呢,她俩也真不幸,入宫不到两年,文帝就驾崩了,刚刚到手的荣宠转眼之间成了昨日黄花。

认真说来,杨广那位好色之徒登基后,二妃并不是没有机会与之亲近,令人遗憾的是,宫中还多着个萧后。萧后虽然没有能耐如独孤皇后操纵文帝一样控制杨广,但到底是六宫之主,日常一旦看着谁不顺眼,尽管不能动不动要了人家一条小命,却也能想出点法子惩罚惩罚,或横加阻拦对方与杨广接近。当初,即使是一度如鱼得水、深受杨广宠爱的美女兼才女吴绛仙、袁宝儿等人,风光一时后,也在萧后的强势干预下,不得不含悲忍泪,收敛锋芒,与杨广接近得不是太多了。

二妃尽管也是年轻貌美,与新入宫门的吴绛

仙、袁宝儿等人一比,却明显有了差距,吴、袁等人都落到如此处境,她俩的一切还能好到哪去。再说,她俩遥想曾经在文帝身边时的种种荣宠风光,一时放不下身段,不愿曲意逢迎,对萧后难免多了几分敬而远之之嫌。以萧后的一贯为人,即使二妃乖乖地顺从她的旨意,也未必轻易容纳得下,见她俩不肯奉承,越发气愤不过。作为惩罚,萧后假托杨广旨意,声称二妃曾被先帝宠幸过,不宜长期留在宫中侍奉皇上(那理由其实很牵强,隋唐时代,没人过于在意女人的贞操,父妾子继,甚至子妻父霸,都是很常见的事),令她俩率领四百余名宫女宫奴,前往晋阳宫长期定居,终生不得入朝。与此同时,萧后还令守宫副监裴寂照册点人,好生守护,不得稍有闪失。出于这一缘故,裴寂名为臣子,实为二妃监视人,权力远远比她俩大得多。二妃经受过打击,本来已是萎靡不振,为免再惹是非,平日多半是看裴寂的脸色行事,相互间说起话来很随意,无上下之分。因摸不清裴寂的本意所在,二妃疑疑惑惑相互对望片刻,张妃才轻启朱唇,勉强一笑说:“宫监大人既然爱好花草,若不见外,尽管常来便是,我姊妹敢不随时恭候大驾光临!”

裴寂嘿嘿一笑,不容二妃回过神来,突然收敛笑容一声长叹,话头一转,两眼定定地盯住她俩说:“二位娘娘如此大度有加,微臣受宠若惊!然而,花草固美,惜乎无情无性,无从解人寂寞,未能救人危难也!”

听了裴寂如此明显挑逗的话,二妃的芳心禁不住同时一阵乱颤,暗想此人莫非是贪恋美色,有意与我二人苟合,真是这样的活,反正这儿也算是天高皇帝远,倒不失为聊解一时饥渴的好法子!想到这,两双亮闪闪的眼睛不由而同滴溜溜乱转,朝裴寂频送秋波,随后吐出的每一个字已变得绵绵软软娇娇滴滴:“宫监大人有事尽管直言,我姊妹皆落难之人,凡事全凭大人作主!”

裴寂将两道犀利的眼光再度盯住二妃说:“当天

下大乱,盗贼四起,小小一晋阳宫,难保何时便成乱臣贼子之安乐窝,微臣颇为二位娘娘担忧矣!”

张妃察言观色,情知裴寂还有下文,赶忙表示:“多承大人挂念,我姊妹亦何尝不为此事犯愁!宫监大人既有妙计,尽管赐教便是!”

裴寂回答:“并州留守唐国公李渊将军堪称稀世英才,为人仁厚,且善体人心,二位娘娘何不宣之入宫,将宫中安危尽行托附?但得李将军鼎力相护,何虑宫中不得安宁乎?”

张妃长叹说:“果如大人所言,当然再好不过,惜乎我姊妹正走背运,人微言轻,但恐难得为李渊将军所重!混乱世道,早已君不君,臣不臣矣,人家未将我等被皇上抛弃之弱女子置之目下,本属人之常情!”

裴寂仰着头大笑说:“娘娘何必如此妄自菲薄!人心者,肉之所长也,倘二位娘娘令李渊将军得足好处,或者说尝尽甜头,使之思推亦无法推脱,还用忧虑其未肯应承乎?”

张妃还是漫不经心地说:“小小一晋阳宫,除却为数有限之金银钱财,尚有何珍贵之物可令人心动?李渊将军出身豪门大贵,岂贪图此等蝇头小利之輩!”

裴寂又是诡谲一笑说:“娘娘固言之有理,却未必全对!二位娘娘若乐意听从微臣忠告,大可不必忧虑无奇珍异宝之难得!”说着,将嘴唇凑近二妃耳边,将李世民所托的事郑重直告,希望她俩全力配合。

二妃听后,无不心头一紧,两张粉脸同时由红变白,由白变青,禁不住齐声惊叫:“宫监大人莫非有病乎?如此胡言乱语,居然出自大人之口!我姊妹好歹忝为挂名皇妃,岂可不忠不义,弃廉耻于不顾,行此大逆不道之事?何况,此事一旦实施,皇上日后察觉,便是灭族大罪!届时,宫监大人肩负监护重责,无论皇上如何宽宏大度,恐亦难逃忤逆犯上死罪,累及满门老幼,甚而同族宗亲!”

裴寂将脸一沉,没好气地说:“请恕微臣直言犯上,二位娘娘长年苦守宫中,坐井观天,未知当今世道之惊天巨变,方有此虑耳!于当下乱局论,皇上其位尚可保持多久,恐神仙亦难预料矣!其本人偏偏坐屎不知臭,天下大事不闻不问,但管四处游玩,败局越发不可收拾!何况,上苍当年曾梦示先帝,杨氏气数已尽,取而代之者将为一李姓人也!”

二妃同时夸张地伸手捂住耳朵说:“罢,罢!宫监大人,如此骇人听闻之论,还望少开尊口为妙,以免无故招惹是非!”

裴寂得意地一笑,只管照说不误:“李渊将军手下兵多将广,膝下子女人人骁勇善战,一旦起兵,具有实力一争天下者,舍其为谁?二位娘娘倘一味执迷不悟,大睁双目坐失良机,将来势必后悔莫及!换言之,二位娘娘多年苦守宫中,独居空房,日夜悲叹处境之无奈,得之者何?若依附李渊将军,换之而来者将是一片崭新天地,彼日后一旦夺取天下,二位娘娘更是顺理成章惇长保一身富贵!此般美事,何乐而不为之?”

一席话,直说得二妃哑口无言。二妃都是十三岁入宫,虽已侍奉过两代皇帝,年纪却不过二十挂零,正是风华正茂、生欲旺盛的时期,近几年闲居晋阳宫,百无一事,常常私下悲叹寂寞日子难熬,白白辜负了自己一身娇美容颜!只是,因在皇宫里呆得久了,她俩对其中的种种潜规则无不了如指掌,禁宫大苑波诡云谲,豪强权贵相互倾轧,尔虞我诈的事无处不在,通常是一块祸福难测之地。说白了,一句话说得不妥当,或一件事做得不谨慎,即有可能招来杀身横祸,连娘家一族也免不了广受牵连!起初,她俩没有明白裴寂的用意所在,担心他奉了杨广或萧后的密旨,故意设下圈套试探,引诱她们自投罗网,听了那番挑逗话,怎么会轻易答应?此刻,她俩见裴寂已将言语反复挑明,神态如此认真,不象是装出来的,而对方所求的事,又

很合符自己的心意，自然是扭扭捏捏默许了。

## 窦夫人辞世

李渊做梦也没有想到，窦夫人的年龄比他小了两岁，居然一夜之间暴病身亡，这种打击，对他来说，无疑过于沉重了些。

窦夫人是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的女儿，天生貌美端庄，生性聪明过人。周武帝历来珍爱这位乖巧伶俐的外甥女，自幼将她养育在后宫，视同己出。当年，窦夫人身为柱国将军窦毅的掌上明珠，年龄才十四岁，却早已芳名在外。媒人屡屡上门提亲，总是遭到她本人的婉言谢绝。窦毅夫妇一生仅有这位宝贝千金，女儿不乐意的事，当然不便勉强。然而，女儿日见成人，窦毅不免为她的婚事老操着一份心，时不时让夫人探问一下女儿的真实心态。

父母哪里清楚，女儿小小年纪，却早已心有所向——自从听说过李渊的射箭神技后，窦小姐对那位传奇般的少年英雄已是芳心暗许，发誓非此人不嫁！只是，出于少女本能的羞怯，她怎么能将内心的真实愿望表达得过于露骨，以至一再推托说年龄还小，舍不得过早离开父母。

知女莫若母，对这位鬼精鬼灵的女儿的话，襄阳长公主当然不会相信，于是一再追问女儿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郎君才称心如意。窦小姐不好意思直接指名道姓要嫁李渊，情急之下，突然心生一计，向母亲提出悬挂榜文，公开昭示大众，比武招亲。随后，她又亲手画下当初那张令万人瞩目的孔雀图。窦小姐始终坚信，自己心中向往已久的这位小冤家李渊，一定能充分体会她的良苦用心，准时前来应试，并有能力一举夺魁！

真是老天成全，一切果然如窦小姐事先设想的一样！李渊不仅毅然前来应征了，并且艺压群雄，百步之外连发两箭，精准地射穿“孔雀”双眼，喜携美人归！

李渊成功了！窦小姐成功了！

因舅父周武帝被隋文帝篡位的缘故，尽管父亲还是留在隋廷出任高官，少年的窦小姐对隋家天子却一直痛恨有加。嫁入李府后，她也顺理成章成了隋杨皇家的亲戚，内心深处的仇视感却从来没有减少过分毫。后来，她看到李渊虽然贵为皇亲，却没有受到朝廷的真正信任，逆反心理更是与日俱增，恨不得有人尽快起兵，一举夺取隋廷江山。

窦夫人自幼饱读诗书，尤其爱读《女诫》、《烈女传》等书，过目不忘，且工于篇章规诫，擅长书法，自成一家，模仿李渊的笔迹，几乎能以假乱真。最值得称道的是，她遇事极富远见，独具慧眼，并且善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问题。李渊当年险乎遭到杨广迫害，就是没有依从夫人规劝的缘故。

李渊武将出身，生平酷爱良马，无故遭受贬谪后，曾不惜花费重金，远赴塞外草原广泛搜罗，大批圈养，于百无聊奈之下敷衍度日，那些马就无形中成了他不可或缺的心肝宝贝，常常整天整天陪伴在它们身边，聊以自乐。

窦夫人虽因舅舅一家的事恨透了杨坚父子，却凭着其敏锐的判断力，从来没有萌发过急于求成的念头，更没有因此丧失理智而在大庭广众中形诸于色，而是始终隐忍不发。因对杨广嫉贤妒能的本性了解很深，她更能洞悉其中种种利害所在，危险所在，以至一直为丈夫养马的事深感担忧，为防不测，曾郑重规劝丈夫：“杨广其人，生性喜怒无常，遇事随心所欲，全无定性。何况，彼素常将夫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贱妾风闻其生性亦好马之人，若得知夫君圈养如许多良马，岂能轻易容忍？夫君理宜趁早忍痛割爱，将良马悉数供奉于彼，以免由此招惹是非！”

李渊好马成癖，将那许多良马全都献出去，哪舍得，竟忍不住破例将脸一沉，断然回答：“夫人未免多虑矣！本公养马，乃自得其乐，聊度时光而已，与杨广何干？何来许多是非？”

窦夫人见丈夫的态度如此坚决，自知要说服



他实在不容易,暗自叹息不已,却无可奈何。结果,未过多久,她的预言竟无可避免地成为现实——李渊果真为那事儿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被杨广毫无来由地加了个私养战马、阴谋不轨之罪,下旨斩首示众,亏得朝中百官极力为之求情,才改为革职查办。

到那会儿,李渊才发自内心敬服夫人的远见卓识,回府后,二话不说,将所有良马一匹不留,全部奉献朝廷。杨广看到他认识错误深刻,补救及时,是一位可以教育好的同志,属于贵族阶级内部矛盾,不久后,就恢复了他的原有官职。

李渊绝处逢生,对夫人越发敬爱有加,将她视同女诸葛,凡事言听计从,每当有了大事难以决断,总少不了征求她的看法。久而久之,窦夫人的聪明贤能,已是尽人皆知,名声甚至远远地超过了丈夫。

右骁尉大将军长孙晟的胞兄长孙炽,因过于佩服窦夫人的贤能,而自己没有年龄合适的儿女可与李渊互攀亲家,深以为憾,曾反复鼓动其弟说:“龙生龙子,虎生豹儿,李渊本为不可多得之能人,而窦氏更是聪明贤慧若此,其子女能差到哪去,不可不互通婚姻也!”

长孙晟平日与李渊交情原本不错,对窦夫人的贤能更是佩服,对兄长这一提议无疑是深表认同,以至不假思索,毅然托人上门提亲,将小女儿长孙无忧许配给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年仅十三岁即嫁入李府,即后来的长孙皇后。

单凭这一点,已足可看出窦夫人在李渊、包括所有熟悉她的人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李渊痛失贤妻,能不深感失落,倍觉伤心?办完丧事,他整天痴痴呆呆,闷坐府中不言不动,接连多日闭门谢客,懒得与外界接触。

事出意外,裴寂虽然此前与李世民以及张、尹二妃反复策划商讨,设计了一套天衣无缝的行事方案,因担心难免一不留神惹翻了李渊,反而下不

来台,几番有心求见,却始终不敢轻率地踏入李府半步,以免自讨无趣,事情就一度耽搁下来。

这样一来,可急坏了李世民,眼下,他最担心的是如果再不尽快付诸实施,一旦走露风声,或裴寂与张、尹二妃临时变了卦,不仅有可能永远丧失机会,甚至引发相反的结果。然而,裴寂迟迟不见动静,他也无计可施。

也难怪,母亲去世,对父亲的打击,也包括对一家人的打击有多重,李世民心中有数,如果硬催着裴寂按原定方案行事,父亲精神状态不佳,说不定真会坏了大事!可是,一味拖延,似乎更加不是办法……反复思索,他最终认定,这事儿还得问问刘文静,看看他能否拿出个两全其美的妙计来。于是,他又一次心急火燎地来到狱中。

听完李世民的陈述,刘文静沉思片刻,不由哈哈大笑说:“二公子真乃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遇事岂可光看表面,而不顾其余?你不妨切实思之,令堂大人过世,令尊固然难免悲伤过度,却未必不想尽快于悲痛中解脱?凡事有正必有反,坏事变好事之先例原本常见,此事亦然,关键在于谋划得当!令尊非但身为并州留守,亦同时兼任晋阳宫宫监一职,何不于此入手,促其就范?”

李世民还是满头雾水,弄不清那两者之间存在什么联系:“于此入手?何谓于此入手,还望大人明示!”

刘文静还是一脸微笑说:“此易事耳!倘裴寂以公务之名邀其入宫,令尊敢不光顾?何况,令尊大人素喜杯中物,宫中美酒多有,但须劝得其入席,此事成功多半矣!”

“言之有理!”李世民一拍大腿,自我解嘲地笑了笑,嚯然起身,双手朝刘文静一拱,匆匆告辞,出了监狱,连家也不回,飞马直奔晋阳宫。与裴寂见面后,他顾不得客套,头一句话就是请求对方尽快按原定方案操办。

无奈之下,裴寂当面说出心中种种顾虑。李世

民一听,轻松地大笑说:“家母不幸辞世,家父一时伤心,固属人之常情。然则,伯父但须运筹得当,何虑其不应约而至……”

听李世民这一说,裴寂心中再也没有了顾虑,不由连连点头说:“妙!二公子不必多言,下官明白矣!”说着起身,送别李世民,回头令人准备马匹,当即动身,前往李府求见。

### 席间艳遇

李渊身为并州留守,同时兼任晋阳宫宫监,因自知后一种职务名不副实,为免是非,就乐得免吃咸鱼少口干,长期以来,虽然与裴寂没少打交道,却从未踏入过晋阳宫一步。如今,裴寂按照李世民授意,来到李府,即以这事儿为理由,极力邀请说:“国公大人乃皇上钦命宫监,却从不入宫巡视,未免失职矣!万一一下官办事不当,何以承担如此重责!”

看看,裴寂那话够名正言顺,令人想推也找不到借口吧?尽管大家你知我知,你李渊只是个挂名监管宫中的主官,无权真正过问宫中事务。可是,万一出了差错,朝廷说不定头一个就会追究你的责任,将所有罪责首先加到你头上!即使抛开那一点不说,人家虽然表面上官职比你低,事实上却远远比你受朝廷信任得多!这会儿,人家哪怕只是一种表面的尊重,能放下身段专程上门来请,怎么说也算是够意思够给你面子啦!你总不至于给脸不要脸吧?休言并州的一切,包括你本人的一举一动,全在人家眼里盯着,怎么能轻易拂了人家一番好意?

其实,正如刘文静所料,近段时日,李渊心里正闷得慌,有心找个机会出门放松一下,解解忧愁,只是一时间没个理想去处,才未付诸实施。裴寂减心来请,而所请理由又条条是道,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因此,他乐得顺水推舟,令人将爱子李世民传来作陪,前往晋阳宫。

因这事儿说起来过于荒唐,李世民原本担心今后一旦传出去,太有损自己的名声了,休言接下

去将要发生的一切,也确实令人过于尴尬,有心先回避一下。然而,父亲令人来传,他找不到理由推脱,只好硬着头皮遵命前往。就这样,父子二人率领二十名随从,一同来到晋阳宫。

裴寂既已铁了心选择追随李渊,此刻得知对方应邀前来,当然不敢怠慢。为了表示隆重,他甚至不惜远远地迎出五里开外,一见面,就赶忙下马,拱了双手说:“国公大人驾光临,下官深感荣幸!深感荣幸!”

李渊见裴寂身为杨广的亲信宠臣,居然如此重视他的到来,心里格外感动,慌忙下马,拱手答礼说:“裴大人如此客气,下官如何消受得起!”

裴寂满脸堆笑说:“国公大人过谦矣!大人乃一方诸侯,贵为皇亲,下官身为大人下属,往日言行不当之处,还望大度海涵!”

李渊始终一脸谦恭地说:“裴大人见外矣!大人历来深得皇上信任,下官尚须仰仗大人多予关照也……”

就这样,双方一番客套,一路谦让说笑,不知不觉入了宫门。

虽然因心中烦闷,李渊无意游乐,但到底是头一回入宫,本能的探究心理,还是促使他的眼光不自觉地四下游移,尽情地观赏着宫中那华贵而精巧的布局。

李世民急于实施预谋方案,心情则大不一样。好不容易耐着性子跟随父亲身后转悠良久,见他并没有急于落座之意,心里未免有些发急,不由频频地用眼色鼓励裴寂只管放胆行事,尽快恭请李渊入席。裴寂会意,报以会心一笑,回头令众宫奴在左边偏殿内大排筵宴,隆重款待李家父子。

宫奴得令,当即转告御厨,将早已准备好的酒菜端出。酒是山西本土产的“杏花村”。菜肴却是熊掌、海参、燕窝、鱼翅等各种珍稀名品应有尽有,经御厨或清蒸、或烹炒、或红焖等方式精心加工调制,五色俱全,琳琅满目,不一刻,已满满地摆了一桌。



入席时,裴寂一再恭请李渊主席就座,自己与李世民两边作陪。李渊谦让再三,最终盛情难却,不得不告罪入座。

酒席上,裴寂殷勤备至,一味顺从李渊的心意,专拣中听言语,只管劝酒,对可能引发他敏感不快的话题绝口不提。李渊虽然获得主人超乎寻常的盛情款待,夫人骤然离去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酒入愁肠,话说得极少,菜也吃得不多,偶尔勉强下筷,却吃不出个滋味来,对裴寂所敬的酒却是来者不拒,闷着头一杯复一杯,狂饮不止。

那场酒一饮几个时辰,不知不觉间,夜色悄然降临。众宫奴不声不响将悬挂在墙壁上的宫灯点燃。各色宫灯或橘红,或淡黄,或红绿相间……五彩纷呈,八方照射,无形间中原本令局外人倍觉神秘的皇宫又添几分浪漫色调。

不用认真计算,李渊至少已喝下五十大杯。裴寂偷眼打量,见李渊连偶尔简单吐出的短短几句客套话也明显有些卷舌,甚至含混不清了,情知其已有八九成醉。为求万无一失,将李渊彻底灌醉,他千方百计摇唇鼓舌,寻找话题,又劝对方接连饮下十余杯,估计有了十足把握,才与李世民相互使个眼色,找个借口,一前一后离去。

大醉后,李渊独自饮着闷酒,越发不懂得自制,只管自斟自酌,狂喝猛饮。如此一来,他的头脑越发昏胀,心情更加烦闷,感觉无聊到了极点,朦朦胧胧间,猛闻耳边响起娇娇滴滴的招呼声:“难得如此美景良辰,李大人独饮闷酒,未必不觉寂寞?既然机缘凑巧,贱妾姊妹不妨斗胆自荐,陪大人同饮几杯,不知大人能否一赏金面?”

李渊闻声大吃一惊,回头一望,两边座位上不知何时多出了两位绝色美人。

自从娶了窦夫人,因碍着老丈人一家的权势,李渊始终不敢纳妾,加之夫人生性温柔贤慧,每做一件事都很符合他的心意,也使他彻底消除了拈花惹草的野心。眼看婚后有了多年,窦夫人生儿育

女,自觉体质每况愈下,曾诚恳地向他提议收她的贴身侍女春儿为妾。春儿也是个难得的美人胚子,李渊心中乐意,但想到与夫人这些年的恩义,不好意思太过爽快地接纳,假意推辞一番,才显出百般无奈的神态,依从了夫人的提议,但也仅此而已。

近几年,李渊因担心杨广忌才加害,在府上恣意纵酒,有意或无意的荒唐事没少做,却从来没有在女色方面越雷池一步。这回,窦夫人猝然去世,他的心灵遭受空前重创,加之此刻已经大醉,身边突然冒出如此两位天生尤物,他多年来压抑的本性彻底爆发,一瞬间变得心猿意马,再也无法自制。至于裴寂与李世民这会儿都去了哪里,他已不再在意。说更准确点,他压根儿记不起何时身边有过那二人的存在。酒壮色胆,他越发异想天开,两位美人一现身,小时候听到过的那些天上仙女突然降临人间,使尽各种巧妙手段、甚至死缠白赖嫁给一个穷汉子或别的什么人的故事又一个个活鲜鲜地从陈旧的记忆中蹦了出来,一个比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生动有趣。

姥姥的,我李渊一表人才,要钱有钱,要权有权,相信不比任何一位被仙女相中的幸运男人差到哪去,未必比不上那些不名一文的庄稼佬,砍柴汉?就不能得到仙女青睐?如此一想,他越发少了顾忌,认定面前的美人就是仙女临凡。来不及探问二人身世姓氏,来自何方,因何到此,他已是心痒难熬,竟迫不及待地举杯一笑说:“妙哉,有美人相陪,本公正求之不得矣!”

二女赶忙同时躬身道了个万福说:“如此言之,李大人是乐意赏脸了,贱妾姊妹便不客气啦!”说着,就势左攀右附,双双绵绵软软依偎在李渊的肩膀上,同时举起酒杯,争相向他敬酒,或伸出温软的玉手,直接将酒大杯大杯往他嘴里灌。一时间,三个人杯来盏往,彼此言语挑逗,眉目传情,一番调笑,越发情意绵绵,如胶似漆,难舍难分,终于你搂我抱,一路说说笑笑,拥入后宫锦帐。

# 落叶归根

● 袁杰伟

谨以此文献给生我养我的村庄！

——题记

## A

最近，我愈来愈想“叶落归根”了。

风光了一个春天，又风光了一个夏天，甚至进入秋天变黄变红之后，还要风风光光一阵，被文人墨客颂扬，被市井之徒仰望，然后不经意地掉下来，若是掉到某个游人的头上，那真是给他中了彩一般的幸运，游人一定会把玩好一阵子，然后才恋恋不舍地放下，让它回到树之根所在的地方。再慢慢地老去待来年化而为泥土。

我羡慕这样的树叶。

然而，真正能够归根的树叶不是景区的树叶，也不是城里的树叶，而是山野的树叶，它们在远离城市的山上，默默地开，默默地落，生前没有被人瞻仰、艳羡、赞美的机会，生后默默无闻地化为泥土。

城市里、景区里的树叶只要一落下来，就有清洁工用扫把扫走，归为一堆，然后将其迅速“火化”掉，也许连火焰都没有，一股浓烟过后，就化为灰。

城里、景区里的落叶，真是惨啊！

## B

小时候，很羡慕城里人。城里人来到我家，即使是热得死人的夏天，有的打着赤脚凉快，有的穿着到处是眼的凉鞋，而城里人，即使穿着只有几根橡皮带子的凉鞋，也还要穿一双袜子。乡下人见了就纳闷：穿凉鞋本来就是为了凉快，再套一双袜子，不就不凉快了吗？不就违背了穿凉鞋的本意了吗？

于是，只要看见城里人，乡下的伢子就会调皮地喊：袜子套凉鞋，穿了不凉快。

尽管不凉快，这却是城里人的象征。城里人是

不会因为乡下小孩喊而不穿袜子的。他们穿袜子有一个先决条件：不要下田下土干活。

我们羡慕城里人的另一个原因是：城里人讲普通话。城里人的普通话总比我们乡下人的土话好听些。城里人到乡下来打了一个转，乡下孩子就要学着城里人说话的样子，鹦鹉学舌般讲几句话，学得不像，惹得人笑。有的总是故意学着城里人讲话，不知是有意丑化城里人激动时的丑态还是故作忸怩的样子，学着学着自己说话都说不圆了，要说好几遍才能把意思说清楚。乡下人把这种结巴的人称为“裸子”。外地人到乡下来的不多，外地人不讲普通话，讲外地话。在小孩们听起来，外地人的话反正听不懂，小孩子们就将其称为“讲咙讲咙”，只要说话“讲咙讲咙”的，当然就是外地人。

不过也有例外。

有的到外地参军几年，回来之后就好像忘记了本地话似的，说起话来也“讲咙讲咙”。不但“讲咙讲咙”，还要“袜子套凉鞋”。村里小孩就将其视为怪物，取些浑号，等那人一走，就远远的叫那人浑号。怕他不听见，还用手窝起来做个话筒，对着他喊。那人原是想装着没听见的，但这样窝着手筒喊也太明显了，就忍不住返过头来，呲牙咧嘴尖着嗓子大骂：“恩抓娘卖逼咯乃个屋里咯！蛮几我一抓耳巴子打死恩！”这一下露了原音，小孩子们于是一哄而散！

## C

村里有个二毛级到外面当了几年兵，退伍回乡后，讲话一直“讲咙讲咙”，有一次他父亲要他去砍肉，屠夫见他“讲咙讲咙”，以为是个外地人，就有意搭了一块骨头和肉一起过秤。二毛级顿时

不高兴了,立马“讲咙讲咙”起来,说:“我从云南到贵州,一路都是买卖公平,只有到了你们这里,就搭了一个归跳!”这句话前面都是符合普通话发音标准或很像普通话,但到了讲“骨头”这个词时,他脑子里一下子出现了空白,不知道“骨头”这个词怎么讲,一下子滑到了土话里,用“归跳”代替了。这样洋土结合,围着肉摊子的人顿时哈哈大笑,屠夫也笑了,当下把骨头拿开,重新加了一刀肉,说:你是个本地人,就不要“讲咙讲咙”罗。

人不出门身不贵。大概人一出了门,回来之后,就总要显示一下他身上的“贵”的地方。

村里的新伢子初中毕业考上了城里的高中,高中开始学英语了,他很兴奋。立马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他父亲看不懂英文,只好去请教一个读过高中的回乡青年。信原来是这样写的:“亲爱的 father, mather, 儿在城里读 book, 请问你们在家里“good 不 good?”

回乡青年把这封信“翻译”出来之后,这封信的内容也马上传开了。不管怎么说,人家还是学了几个英语词儿,村里人还是有点佩服。

村里的水公子不服气,他说英语他也懂。水公子是个半文盲,谁都不相信他也懂英语。回乡青年就考他,说:枕头,用英语怎么讲?水公子张口即来:“里面是糠外面是布的”。水公子把语速吐得非常快,很像那么回事,村人惊以为神。回乡青年其实也不知道“枕头”的英语是什么,就认可了。但还要再考他一考,问:“猪肠子怎么讲?”水公子楞了一下,突然看到一只鸡飞到锅盖上吃辣子粑,张口就来了:“鸡飞鹅盖高里掐辣子粑”,语速极快,极像英语。回乡青年也不知道猪肠子用英语怎么讲,如果他自己承认自己不知道,岂不是在村民面前丢丑了?顿了顿,违心地说:厉害!厉害!

## D

二裸子的婆娘是崂上的,棠里人把隔城里远的山区都称为崂上,就像城里人把乡里人称为

乡里一样。但乡里与崂上又有区别,棠里的乡里虽不是城边,却不是崂上。棠里人习惯称远地方来的人为崂上的,显得棠里人还是有一点地域自信的。

二裸子的婆娘人称乖妹几,这个乖不是听话、可爱,而是漂亮的意思。她个子不高,却很丰腴,手指肚嫩嫩的肉,手掌厚厚的肉,脸肉嘟嘟的,笑起来像一朵桃花。眼睛眯成一条缝,望着男人,好像对男人很有意思,情有独钟似的。

二裸子比他婆娘还要矮一点,还要瘦一点。二裸子小时候学城里人说话,变成了结巴,被称为裸子。成人之后却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学了一门理发的手艺,提着一个四方扁箱子,身着系着条围布,天天到四乡八村游走。如果有人喊:“理发呢——”他就掉过头去,走到人家屋檐下,人家拿着一条椿凳来坐下,他就站着给人家理发。理一次发三块钱。年纪大的,当村干部的,曾帮过他忙的,给他钱他都说:“呃,不要不要”。人家硬要给他,他才千恩万谢般收下。

二裸子天天在外面跑,管漂亮婆娘的时间就少了。男人们看到了乖妹子就喜欢开玩笑,拉拉手、拍拍肩、摸摸头,乖妹子从来不恼。有些胆大的就摸起胸来,这时乖妹子就咯咯咯地边笑边跑,跑到田里土里还是被男人捉住了,当即就野合。棠里村不知滚坏了好多庄稼,全村不知多少男人占过乖妹子的便宜。二裸子时有耳闻,但又充耳不闻,不把这当作回事。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管这事,他理发赚不了几个钱,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有一年快过春节的时候,很多人跑到他家里来要债,二裸子一索子吊在了梁上。乖妹子慌了手脚,赶快去喊伍公公,伍公公马上去看,让人把索子解开。幸亏喊得及时,二裸子命保住了,但被伍公公骂了个半死,说作个男人这么没出息。那些讨债的也就不来讨了。

过了年,二裸子不再理发,而是到城里打工。有一次把一个工友带到家里来,亲自下厨做饭。那

工友却和乖妹子对上了眼,摸摸捏捏,当晚就上了手,第二天,工友跑了,乖妹子也跑了。

一年多后,经人打听,乖妹子跟那个工友结了婚,那个工友也是崂上的,两个人还生了小孩。二裸子当然吃不下这口气,村里的男人也都吃不下这口气,于是那些占过乖妹子便宜的男人组成一个亲友团,手持扁担、戒尺、铁棍,浩浩荡荡开向崂上。那边更是准备充分,据说有鸟铳、梭标、电棍等。刚进到崂上,棠里这边的人就闻到了风声,感到大势不好。毕竟,强龙难压地头蛇,不远数十里跑到人家崂上打架抢人,谁敢保证能够打赢。再说,大家虽然占过乖妹子的便宜,但自己家里有老婆孩子,被人打伤了或打伤了人,最终还不是自己倒霉?于是逡巡不敢进,最终隔山骂了一阵子娘,就依鼻消灾退了回来。

## E

中午与几个高中同学一起到殡仪馆吊唁戴同学的父亲。

戴同学的父亲本来是个石匠,后来与弟弟戴金一起放石(即倒插门)来到棠里村,成为棠里村唯一一个外姓。解放后由于工作积极,吃了国家粮,当了公社粮站的站长。

戴着黑袖章的戴同学从馆内迎了出来,笑盈盈的,好像家里办喜酒一样。我本来想说:“节哀!节哀!”没想他自己笑着说:“是一种解脱呢!病了三四年了。”“跟你们住到一起吗?”“没有,住到一个院子里,租的房子。霸蛮说要回老家棠里村的,怎么回啊?我们都没有老家了,回去了还要到我叔叔家里摆,关键是现在农村里请人很难,两百块钱一天请不到人。”两百请不到,就三百呗!那么说来,还是钱的问题?不满足老人最后一个愿望。

有人用塑料杯子倒了茶来,一人一杯,把我们请入烧了木炭的火桌边。一人一坐。妙生说:我父亲六十岁时就做好了棺木、寿衣,还有送葬人穿的白衣衫,现在八十多岁了。他交待我们说:一定要

回老家安葬。我们五兄弟都答应了的:到医院如果抢救不了,哪怕只剩下一口气,也要扶着打吊针运回去。这样他才安心到城里住。”“要是到途中断了气怎么办?”“没关系的,这只是做个样子,就是已经断了气,也要留四组吊针到身上,用救护车运回去,这样才可以躲过沿途殡葬执法人员的检查。尸体是不准出城的,一律火化。现在执法的厉害得很,还有很多暗哨。”柏君说:“你们真是太传统了,我公公婆婆也是交待要回老家安葬,不同意火化的。那样多麻烦呀。最后还是火化了,简单省事,到附近买了个穴位。”“你们这是不孝啊,当的当厅官,当的当县官,不满足老人最后的愿望。无非是几万块丧葬费的事,到老家安葬就没有安葬费了,这对你们来说算个什么呀?”柏君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还说什么愿望不愿望?都是迂腐。有些地方实行天葬,有的实行水葬,有的实行地葬,这些年流行火葬,这都是葬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小白说。“我最怕火葬了,医生说,脑死亡才是真正的死亡,如果把我送到火炉里的时候,我的脑子还在运转,还要想事,那不是太残忍了吗?不等于被活活烧死吗?”护士出身的万俟说。“人死后哪有灵魂,这都是迷信。人类几十万年了,那不知有多少灵魂呢?”墨初说。“还是地葬好,留个全尸。烈火焚烧,碎尸万段,死无葬身之地,这都是古人骂人的话。现在许多人就应了这句话呢。”妙生又说。“吃国家粮的都要火化,吃农村粮的都不火化。”戴同学突发高见。“你那父亲不也是吃农村粮的?”妙生问。“才不是,我父亲是粮站的站长,吃国家粮的,所有才没在农村建房,住到了城里。”大家顿时面面相觑,想当年参加高考,金榜题名,大家将农村粮转为国家粮,多么高兴,多么自豪。而今,国家粮又与火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真是悲哀啊!

## F

小球是棠里村的老光棍,四十多岁了一直不结婚。人们背地里都在戳他的背呢。原来,他是偷

了村里二瞎子的老婆胡再君。二瞎子在坳背后的煤矿当工人，经常上连班，有时一边几天回不了家。他与小球是隔壁邻居。小球和再君低头不见抬头见，小球又喜欢帮忙，一来二去，日久生情，一切都如顺水推船。生米煮成熟饭，一年后生下个胖小子，眼睛鼻子嘴，怎么看都像小球。二瞎子不是没有耳闻，人们的眼神、暗示不可谓不明显。但他只有一只眼睛看得见，另一只眼睛据说是生下不久就得病瞎了。真可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哈哈乎乎的。小球被人戳背戳了十几年，她和胡再君的儿子祥宝儿也有十多岁了，完全跟小球是一个模子。祥宝儿也是在别人的冷笑、耻笑、暗笑中长大的。为此他没少跟别人打过架。但小球待他如亲生父亲，他也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谁了。人长大了，再也没有人笑了。人们只是叹息小球一表人才，一辈子没有娶老婆。棠里村有句粗话：偷人亚倒咯聪明力。翻译人普通话就是：偷人养的聪明些。祥宝儿长大后，勤劳肯干，又会做生意，不但娶了媳妇，建了新房，还办了厂。这时，棠里村没人再敢耻笑他了，只有几个老不死的还偶尔开开小球的玩笑：你生个好崽啊！小球自豪地说：崽女前世修，种子隔年留。二瞎子命不长，六十出头就走了。走后没几年，小球也生了重病。别人在想：这个“老单身汉”老来怎么办？没想祥宝儿天天端茶送饭，还公开叫他“爷老子！”秘密变成了公开。小球和胡再君几乎是公开同居，“一家人”也经常在一家吃饭，并不避讳村里人。村里有个叫世文的民办教师来了个说文解字，说：再君再君，就是有两个夫君！村人闻此一说，莫不解颐！

小球去世后，祥宝儿料理后事，做了三天三晚的道场，伙食办得很好，还不收村里人一分钱的人情钱。

满村的人都在说祥宝儿的好，说他真是个孝子崽。只有不留口德、当了一辈子光棍、无儿无女的高先说怪话：啊呀，偷人亚的咯也咯样好啊！我

冒趁年轻多亚几个就好了！不想这话被祥宝儿那个读三年级的崽听到了，说：“看有哪个让你偷罗，你要偷得到才要得咯！”说得众人睁大眼睛哈哈大笑，而高先脸都黑了！

## G

高先曾经结过婚，但婚期很短，女的不愿跟他过了，要离婚。高先说，要离可以，你给我当最后一天老婆。把家里的脏衣服、鞋袜、坛子罐子全搬出来，说：你洗干净了就走。

那是数九寒冬，那女子眼里噙着泪，一把一把地在塘边的石头上洗他那油垢的衣服，洗了半天，又洗那臭哄哄的坛子罐子。洗了整整一天，村里要洗衣服的人，一看到那女子在用石头，就退了回去。

第二天清早，那女子就跑了，不知跑到何方，以后再无音讯。

高先从此就当单身汉，一直当到老。

但高先还是自食其力的，种田种菜，自己做饭。他是村里恶霸地主的儿子。解放后被划为四类分子。毛主席逝世的时候，高先阴阳怪气地来到队部对贫下中农说：“你们的顶头上司死了！”当时群众的觉悟还蛮高，几个社员立即正色说：“你说什么怪话？再说派民兵把你抓起来！”高先就不敢吭声了。但他一辈子都对贫下中农那边的人有敌对情绪，总希望看贫下中农的笑话，而恶霸地主的后代如果有了一些什么涨脸的事，他就明显露出得意来。如果贫下中农的后代有了什么惨事，他就瞪着眼睛洋洋得意。他一辈子也不肯服输，七十岁那年，硬是搞起蛮大的场面，把全村的人都请了来，还动了抽水机抽塘里的水干鱼。群众在背后都戳他的背：“你一个单身老子，显什么摆罗，这样做有什么意思？”但他实际是在涨地富反坏右那一边的脸。像死鸭子嘴硬。

别看高先思想站在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其行为可就不那么讲究了。可能长单身饥饿难耐，在茶山干活，看到有女子摘茶扯草时，他就悄悄摸着一

张十元的钞票，在村女面前悄悄地晃，眼睛放出贼亮的淫光望着对方，另一只手则悄悄地招着：过来，过来，这个给你！向村里人反映高先这个情况的，不是别人，却是他的亲侄女。他的亲侄女还向村里长辈揭露高先另外的丑行：夏天天气热，都在坪里歇凉，等人少一点了，他就喊：四妹子，帮我抓下背，我背上痒。等我去帮他抓痒，他就悄悄地把手从下面反过来，抓我的胯下。

有人担心高先的后事无人办，高先说：这个不用操心，蛇死在路边都有人挑，人死了总有人办后事的。高先真是有先见之明，他死了之后，果然由村里人凑钱给他办了丧事，因为他是村里辈份最高的人之一，所以丧事办得并不寒碜，一旦一夕的道场，吃了十几桌。只是没有人哭。

## H

村里辈份高的人还有一个，名叫修德。修德，修养自己的德行，这名字取得真有点德高望重的味道。修德有三兄弟，修德年轻时也是个活农民，并不死守着田地，而是与两个弟弟一起做鱼生意。鱼从哪时来？不是钓，也不是捞，是炸。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弄到鱼的方法万万千，为何要炸？网也可以，钓也可以。但修德三兄弟就是靠炸鱼，炸药便宜，一炸就死一大片，效率高。那时河里的鱼都是野生的，捞也难得捞着。可是有一次炸鱼时，休德不小心出了事，把一只左手生生地炸断了。从此不再炸鱼。回到了棠里村老实当农民，娶个瘸子老婆过日子，生了一崽一女。而他的两个弟弟发了点小财，后来落户到了县城边上。

像修德这种人，在村里不属于四类分子，但也决不是贫下中农，属于吃活水的农民，成分相当于中农。修德见的世面多，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到村里这口小塘来混，水平就显得绰绰有余。但毕竟失了一个手掌，日子就过得有点紧巴。最不争气的是只生了一个独子，在那个多子多福的年代，生独子就意味着势单力薄，要受欺负。活在世上谁愿意受

谁欺负呢？修德就得靠自己的智慧来维持他在村里的面子。比如他主动称呼同辈了高先为高满，满在棠里村的语意就是叔。棠里村有这个习惯，称呼年龄大的人，都是比照儿子的身份去称，这是一种有修养、尊重别人的做法，自然也会获得别人的尊重。修德有敬称在先，高先当然也要称他修满。长辈之间都这么相互尊称，晚辈自然就不敢乱叫，都称他为修满，年纪小的还要叫修公公。首先在称谓上赢得了尊重。

修德善于待客，不管再穷，只要别人进了门，总要弄点吃的。不管意见再大，吵得再凶，只要别人进了门，立马就一副笑脸，请茶让座。叫得很甜。

修德不与人打架吵架。但儿子寄光总是敏感于自己的独子身份，一言不和就觉得别人在欺负他，当然真欺负他的也可能有。因而就难免发生言语冲突或肢体冲突。每每这时，修德就不吵不闹，去找村支书伍爵评理。他走的是正道，伍爵是支书，又跟他是一辈，他又对伍爵十分尊重，伍爵讲了的他都认，连连感谢。有了伍爵给他撑腰，他当然吃不了亏。

但有一回，他却居然想要占伍爵的上风了。

春前节，寄光为了争面子，请他城边两个叔叔的儿子到棠里村来教武术。教武术看似一种纯市场行为，实际上其背后却暗藏着“政治”。他修德家族能在村里教武术，今后谁还敢欺负他？甚至他想欺谁就欺谁。当然，这其实是修德的儿子寄光想要为自己在村里争一份地位，争一分尊严，他要用这个行动告诉村里人，虽然他是独子，但他在城里是有人的，没有亲兄弟，堂兄弟还是多的，并且是相帮的。

但他的这个行为，却引起伍爵家里的敏感。

常言说：强龙不压地头蛇。

强龙要进来，总要先到地头蛇这里拜个码头才行。

但寄光的堂兄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一到村里就在生产队唯一的一块大晒谷坪里摆开了阵势。

伍爵没有做声。但他的二儿子雷钢忍不住了。雷钢带着一根杂木扁担，眼睛一瞪，到晒谷坪中间一坐。寄光和他的堂兄弟们都傻眼了。两个堂兄弟叫老七老八的相互使了个眼色，悄悄问寄光：这是谁？寄光悄悄耳语了几句。僵持了十几分钟，寄光的堂兄弟们就收拾家伙，到寄光家里商量对策去了。

第二天，修德、寄光就带着寄光的堂兄弟们，带着礼物来到伍爵家里登门拜访。当官的不打送礼的，礼节到了，伍爵当然就是一派长者风范，修德又是一连串的甜言蜜语，修德的侄子们也是一口一个“武叔！”不但双方都感到有面子，而且似乎越聊越亲，好像本来就是一家人，从来没有过什么矛盾一样的。

修德是冬天烤火的时候烧死的。那段时间他跟儿子天天闹矛盾，两个人都骂恶话，甚至有人还在门外骂，村里很多人都听到了。寄光肯定就没有管老子的事。晚上修德在火桌旁烤火，不知怎么就起火了，等寄光起来，把火扑灭，修德已被烧得无完肤，也不知何时断的气，是本来没气了才倒在火上呢，还是倒在火上才被烧得没了气，都无人知晓。有人说，修德没做好事，所以煞个这样的交（落个这样的结局）。修德出殡时，儿子寄光显得很伤心，送行的队伍还是蛮长的。村里人尊卑长幼的观念，在那时的棠里村还是保存了很大一部分的。

当然，也有没去送的，比如光棍顶仁。

## I

顶仁的父亲丙先是村里唯一一个秀才，在村里教书，每天教学生学仁义礼智信，学问做得好，威望很高。顶仁的父亲结婚时，婚礼办得很热闹，是用花花轿子把新娘子抬到村里来的。但解放后没多久，顶仁的父亲就短命死了，其时顶仁刚上小学。顶仁的母亲丙先嫂虽然年轻，但她是个旧式的裹脚女人，没有劳动能力。他们母子的生活就全靠大队照顾。

顶仁长大成人后，可能是读多了仁义礼智信，

四肢并不发达，劳动能力不强，行事萎缩，虽也出工做事，但干不了重体力活。母子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顶仁还要照顾老母。

丙先嫂一个四季都要在屋前晾晒他长长的裹脚布，裹脚布三寸来宽，缠绕在一根吊起来的竹竿上，缠了一圈又一圈，比别人家里晒的海带还不知长多少。小孩子们追跑时，有时在裹脚布下面跑来跑去，家长看到了就一顿训斥，要小孩子隔远点，说那东西臭、晦气。丙先嫂不疼爱小孩，看到小孩追打就坐到水缸上面敲竹竿，怕小孩把他的裹脚布弄掉了。水缸的四周和上面，是一个厚厚的木梁罩子，上面一层是平板的，可以坐人。丙先嫂没事就拄着一根竹竿坐到上面，秋收时可以看着晒谷坪里的谷子，如果有鸡来吃谷子了，就敲那竹竿，鸡听到响声就会跑开，或者有人听到响声就会到晒谷坪里来赶鸡。这大概是丙先嫂唯一能做的工作。

丙先是与伍爵、修德、高先一辈的，属于长辈，那么，丙先的妻子不应被称作丙先嫂，应该被称作丙先奶奶。但背地里人称其丙先嫂，只有小孩才称他丙先奶奶。

这也是有原因的，丙先嫂不爱喜欢孩子，孩子们在村里追跑打闹，只要冲闯了她们的物什，她就要用竹竿在地上猛敲，吓唬小孩，竹竿的下端早就破裂成碎条，每次敲都会发出沙哑的声音，就像丙先嫂叫坏了嗓子。丙先嫂一边敲竹子，还会一边发出戾气的骂声。眼睛里发出猫头鹰一般犀利的光，一点儿也没有慈善老人的样子。

家长们一旦发现小孩被吓得哭，就不管丙先嫂的辈份高不高，冲过来就是一顿臭骂，把丙先嫂骂得脸希希的。

这时丙先嫂就会很委屈，没有男人帮他的忙。她就会委屈地说：“不是走来的，不是背来的，是花花轿子抬来的！”她一辈子唯一引为骄傲的就是坐花花轿子。于是，一些顽皮的后生就送给了他一个外号：花花轿子！或者简称：花花。

丙先嫂的老公死得早,但她寿岁高,活到了八十七岁。

顶仁到了四十来岁还没有成亲,村里一些婆娘阿嫂就张罗着帮顶仁物色对象。

正好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叫花婆到村里乞讨,那叫花婆不停地笑,有说不完的话,别人说什么她都点头傻笑。一个阿嫂指着顶仁说:要他当你的老公,要得不?叫花婆笑着点头。于是阿嫂们笑开了,全村的阿嫂都围拢来庆祝,张罗着布置“新房”。顶仁无力地说:不要!不要!村里的阿嫂们就说:怎么能够不要呢?你一辈子没有尝过女的味道,怎么算是一个男人呢?顶仁也傻傻地笑着,又不想要又有点好奇,还有一点听天由命。当天晚上,叫花婆就在顶仁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村里的阿嫂们来问情况,热闹得很,兴奋得很。都来教叫花婆如何做家务。第二天,叫花婆又住了一晚,第三天,阿嫂们照样来顶仁这里看热闹,顶仁说:“天没亮就跑了!”阿嫂们给顶仁好一顿数落,说顶仁是个没用的东西。

顶仁,这个前清秀才的儿子,一辈子就出了这么一次桃色新闻事件,随着年龄增大,自然就成了生产队的五保户,活到七十的份上时,无声无息的在他那秀才父亲留下的木房子里走了。

## J

骂丙先嫂最多的,可能就是垂先。垂先是恶霸地主的远房侄儿,三代单传下来的。他的性格非常硬,只要他认为有理的,谁都敢顶,谁都敢骂。垂先到了三十岁还没结婚,到了三十一岁那年,有人做媒,把一个带着一个两岁的儿子离了婚的女人做给他,他才算是结了婚。

垂先嫂经历过离婚,就非常懂得人情世故,做人夹着尾巴。因而她再嫁的身世,被村里人瞒得紧紧的。垂先嫂最忌讳别人揭她这个伤疤。垂先也将她带来的儿子视同己出,她带来的儿子也叫垂先爹爹。很多小孩都不知道垂先嫂是再嫁的。但没有

不透风的墙,总有人会把这个信息透出去。有一次垂先嫂带来的墙崽与村里的几个小孩吵架,两相骂将起来,对方是个妹儿,嘴巴比较尖的。垂先嫂听到吵声,就出来制止,但她刚来到村里的大晒谷坪,准备制止时,那妹儿伤人的话已然出口:“你妈妈是嫁二嫁的!”垂先嫂听了这话,浑身颤抖,气急败坏,也顾不得夹着尾巴做人了,快步冲向那个妹儿,狠狠地拧了她的嘴,那妹儿痛得哇哇大叫,垂先嫂流着泪:“看我撕烂你的嘴!”这下那妹儿的父母姐妹也来了,垂先也来了,吵成了一锅粥。垂先嫂嫁二嫁的事,经过这一吵闹,全村妇孺皆知。

二瞎子说,垂先嫂离婚,错不在垂先嫂,而在于她那个老公谷财修,那姓谷的是个色魔,看到妹子就要动心动手的。即使在田里扯秧,他也要用胳膊肘去顶女人的奶子的。完全是个流氓。听二瞎子这样一说,大家对垂先嫂就怀着同情。

垂先性子很硬,但这种不圆滑的人不发财。俗话说:“脾气生得傲,只能蹲大灶。”不懂得圆滑,不晓得转弯的人,是发不了财的。和气生财,发财的人脾气不能生得倔。垂先也不会做生意,家里的收入全靠种田种菜养鸡。日子一直过得很穷。

一晃到了墙崽儿社办高中毕业,眼看着要成人了,要当家了,要自己谋生了。垂先有意地带这个儿子去学犁田,垂先嫂看到儿子又要重复上一辈口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嘴里虽没说什么,心里却在不停地叹气。

八月十五中秋节之后的一天,垂先父子俩犁田去了,一个城里人来到垂先家里,带了一些从城里买的礼物,单独见了垂先嫂的面,在家里聊了个把小时。垂先嫂平时很注意避嫌,这种情形是极少见的。村里人都在猜这个城里来的神秘人物是谁,是干什么的。可惜谁也不知道。

三天后,村里人发现,墙宝儿打扮得客客气气的,到城里去了。一去就是一两个月没有回棠里村了。

还是那句老话,没有不透风的墙。

原来，那次来的那个城里人竟是垂先嫂先前那个老公的哥哥，这个时候是城里一个电子厂的厂长，是个大老板。他此次来的目的，就是要招墙宝儿到电子厂去当工人，说墙宝儿毕竟是他们王家的血脉。这次，垂先嫂没有难过，没有怕出丑，也没有多少拒绝，就答应了她的哥哥。是的，她可以称他哥哥的。

一夜之间，墙宝儿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不要当口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三个多月后墙宝儿回到村里时，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表情，而是多了一份城里人的洋气与自信，昂首挺胸，满面春风。垂先嫂看到儿子从城里回来，也是满面笑容的到村口去迎接，一扫以前对她真实身世的隐讳与羞愧。只有垂先难堪一点，因为墙宝儿不再叫他爹爹了，见了只是点点头。

## K

恶霸地主生了四个儿子，没有生一个女。有钱有势还多子，自然就是村里一霸。

与恶霸地主同一辈份的苏拱是两代单传，只生了三个女儿，还没有生一个儿子，不自觉地就比恶霸地主低了一等，受气是免不了的。苏拱在送别父亲时，有个高人指点他在父亲的碑上鑿两个男丁的名字。苏拱照着做了。第二年果然生了个儿子，取名六爵。三年后又生一个，取名伍爵。两个儿子慢慢长大，恶霸地主对苏拱也就客气多了。六爵伍爵性格强，天不怕地不怕，知道父亲受过恶霸地主的气，凡事偏爱与恶霸地主抬扛。过年时，以前只有恶霸地主放猪崽炮。六爵伍爵长大后，也对着放猪崽炮。吃年关肉时，恶霸地主放完猪崽炮，回家吃年关肉去了。正夹起筷子吃肉，突然外面“砰——”的一声巨响，接着闪过一阵强光。恶霸地主吃了一惊，骂道：“是哪个娘卖逼咯在放炮？”悄悄打开堂屋的门，往外看时，只见六爵伍爵提着一篮子的猪崽炮，手里各拿着一根闪着火光的敬菩萨的香，在那里又说又笑，六爵用香把猪崽炮的引线点燃，五爵把猪崽

炮先往后手一摔，再往前猛地一撂，就撂到了半空之中，猪崽炮被撂到半空中的顶点时，闪出一股强光，似乎把全村都照亮了，随即发出一声巨响，好像把全村的屋子和山都震动了！恶霸地主气哄哄地关了门，说：“看不把这两个娘卖逼咯杂毛崽几炸掉一只手，炸瞎一只眼才怪。”说着，铁青着一副脸，肉也吃不下了，似乎全家过年的欢乐都被这两个放猪崽炮的娘卖逼咯搅了。

恶霸地主在解放后几年就走了，留下他的老婆多活了二十几年。她的老婆还尽管辈份高，但还是被人称作“恶霸地主”。她像丙先嫂一样，也经常敲竹子。但她比丙先嫂聪明，她家里冬天没柴烧，就拿出一些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糖果分给村里的小孩子吃，小孩子吃了就去村里的老枫树下面去帮他捡从树上掉下的枫树坨坨，捡枫树枯枝和枫树叶，把衣服从前面卷起来当作兜兜，一兜一兜给她送过去。这时的恶霸地主就笑得脸像一朵菊花，又把些糖果给小孩子吃。

恶霸地主活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但她想不到的是，她的四个儿子有三个在她死后不到十年就走了。走得最早的是第二个儿子，外号叫作墙老二的，走时只有三十六岁。

墙老二留下了三个儿子。墙老二的老婆墙嫂打着单身把三个儿子带大。老古班说的，有人就有了一切。村里人都说，墙嫂吃这么大苦把三个儿子带大，今后是要享福的。

可是，墙嫂的三个媳妇一个比一个厉害。能干的墙嫂快六十岁时只好到外面去给别人当保姆。墙嫂能单身带大三个儿子，其能干可想而知，当保姆所干的活，深受主家及主家邻里的夸赞。当保姆十来年，直到主家的小孩读初中以后，家里实在不需要保姆了，墙嫂以七十之身才回到老家。墙嫂手上的钱应该有好几万，但还是不为媳妇所容，正好有户人家长年在外打工，就请墙嫂在家里住着，还给她一点象征性的工钱。而先前当保姆的主家，每

年都要跑到棠里村来看望墙嫂，每次一来又是给钱又是给物。而墙嫂也每年会去主家里做客，每次回来都受到厚赠。村里人说，墙嫂生了三个儿子没用，但她带大的别人的孩子有用，比自己亲生儿子好多了。生这么多儿子有个卵用啊！

前不久，墙嫂的大儿子走了，年纪七十整。墙嫂这次哭了：老天爷！为什么不让我代替儿子走呢？我九十多了还活个什么味？但九十多的墙嫂依然耳聪目明，村里人都说，墙奶奶肯定会是个百岁老人。

## L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龙这个封资修的黑货又抬头了。这就给高先提供了舞台。高先联合修德等辈份高计谋多之人，到处发动、筹钱。村里的龙终于造好了，一班年轻后生就在高先等的指挥下，天天舞拳弄棒，敲锣打鼓，好不热闹。村里曾经的地富反坏右的势力借着龙的兴起，悄然抬头。

龙，表面看上去是一个纯娱乐的东西，是一种纯粹的民俗，殊不知里头也隐含着乡村政治和经济。

高先是恶霸地主的儿子，能说会道，却一辈子没在政治上得势。眼看着穷苦家出身的伍爵参了军，转业后当了民兵营长、大队长、村支书，而六爵参加土改后，当了公社书记。而高小毕业的高先，连生产队长也没有当一个。

可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现在，伍爵退了位，六爵也退休了，而高先的侄儿马先当了村支书。这是高先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怎么共产党的天下，这村支书会轮到他恶霸地主家的后代来当呢？高先暗暗里惊喜不已。就连垂先，恶霸地主的远房侄孙，也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不毫不掩饰说：过去是我们这兜人管事，现在还是我们这兜人管事。真是打倒地主崽，生了地主孙！

伍爵、六爵当然在村里还有威信，毕竟当了这么多年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但不可避免的是，权柄子是到了别人手里去了，现实的权威无疑受到了某种隐形的挑战。在村党员会议上，马先这个地主

孙，对伍爵也没有以前那种恭敬，这是伍爵能感觉出来的。

现在村里要舞龙了，舞龙当然有规矩，得从村里辈份最高、最年长的家里舞起，这叫“出行”。而头一家打发的东西也得比一般的人多，最后特别大方，能让舞龙的人都非常高兴就好。

打谁家里舞头呢？

高先、修德，还有六先，三个人就像村里龙的常委，常常见到他们蹲就在村晒谷坪里，一边晒太阳，一边商量，还一边把着纸烟。他们先来到六爵家里，把六爵狠狠地夸了一阵，什么辈份最高，官职最大，最有威望等，肯定要从六爵家里舞头。这是应有的尊重。六爵是当过公社书记的，现在又是村里最年长的人。他听了这话认为理所当然。

一转脚，这三个又来到伍爵家里，对伍爵极尽恭维之能势。伍爵在村里当了几十年主要干部，当然德高望重。但与六爵有点不和。这三人当着伍爵的面，当然不敢说要从六爵家里舞头，便一个劲地说要从伍爵家里舞头。舞爵也没置可否，只提了三个原则性要求：从哪里舞头都可以，要舞出欢乐来，舞出团结来，舞出才艺来。不要舞出矛盾来。三个“常委”听了连连点头。

晚上，三个“常委”又来到马先家里。在这里，高先就像来到自己家里，口无遮拦地对六爵、伍爵痛下了一顿贬词，嘲笑了一番。说隔年的皇历不做用了，我们只看谁现在管着村里。我们这兜人受了几十年的窝囊气，现在也该出出头了。马先冷冷一笑，高先也冷冷一笑，六先也是一阵冷笑。三笑之后，就统一了意见：头月初一的舞龙，就从马先这里开始。

头月初一，紫阳高照。九点左右，吃过年饭挖了一晚上金子银子的人们，陆陆续续推开家门，观望屋外的动静。阳光照进屋里来，路上行人稀少。拜年都是有规矩的，叫作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姑娘。初一都是儿女给父母拜年，儿女父母大

都住在一起,所以路上行人稀少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是给年前离去的父母拜年,则要赶个清早,在天亮之前,这样才不会被拜年的行人碰到。如果天亮后去坟山拜年,是要遭村人骂的。当然,规矩不但是用来遵守的,也是用来打破的。岳父母特别有地位的,初一给岳父母拜年也是有的。舅舅有钱有势,初一给舅舅拜年也说得过去。

不一会儿,一条由十几个人执着的红黄纹的长龙就摇头晃脑地在村里的晒谷坪里排练起来,锣鼓之声一响,新年不出门的沉寂就被打破了。本来头月初一人们见面有很多讲究,第一次碰面都要说拜年!到人家家里要让座倒茶烧水端出果盘,去人家家里要带礼,从人家家里出来人家要给回礼。因而同一个村的人正月可能要过若干天才能见面。

而龙是活跃在村里的公共空间,龙一出来,晒谷坪附近的几家人就出门看热闹,隔得远的人家也跑过来看热闹,大家见面就很平常了,跟平常一样了。

彩排过后,到底从谁家里出行呢?这是大家极为关注的。按理说,当然要从六爵即六公公家里出行。

彩排了大约半小时之后,高先指挥着龙开始出发了。只见这条长龙摇摇晃晃,敲锣打鼓,径直朝马先家里而去。一会儿,就听到马先家里响起了热闹的鞭炮声。这是新年村里的第一阵鞭炮声啊。伍爵、六爵家里虽然没有开门,但自然是关注到了这个重要信息。

这简直是反了天了!

伍爵家里的人很震惊。但伍爵对儿子们说:不要理它,这算个什么?无非是高先这个小人,这个单身无事搞事而已。伍爵的儿子们就都不动,也不开门来看。

龙从马先家里出来,经过伍爵家里,竟然驾马而过。也许,高先不好意思第二家到伍爵这里来。

龙从伍爵家门口过后,来到大马路,摇摇摆摆来到六爵家下面的路段时,人们发现,八十三岁高

龄的六爵早就在路口等候。

人们以为,这条龙第二家就要舞到六爵家里了。但是,远观的人们发现,龙在六爵家下面的路段停止了,似乎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持续了大约十来分钟后,人们发现,六爵从马路下面走上来了,只是手里提了一个东西。整个这条龙在那里就不动了,舞龙的人一阵嘈杂之后,就陆陆续续散了!

原来,六爵是提着一把柴刀在路口等着,龙头一到,六爵大喝一声:“站住!”龙头见六公公头月初一手持柴刀,满面怒容,威风凛凛,一副雄气概!被震得脸都白了,一龙的人傻呆呆地望着六公公,自然站住了。高先、修德等瞠目结舌,不知六爵要干什么。六爵挥起柴刀,三下两下将龙头砍下,提着龙头扬长而去,只丢下一句话:我拿着这个东西也是差不多的!

整头龙的人顿时惊愕不已,高先、修德等气得吐血,但又无可奈何!

从此,棠里人无人再舞龙。高先、修德等又恢复到了卵索索的样子。

## M

村里与高先、修德年龄相仿的人还有一个,名叫守机。守机中等个儿,拉拉瘦瘦,五十来岁就一副病蔫蔫的样子。给人的感觉是他从来没有下地劳动过,整天都是躺在一张黄得发紫的竹靠椅上乘凉,而他的老婆则田里土里忙个不停。

守基的祖上也属于剥削阶级,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守基也是四类分子。其实到了守基这一辈也是完全的贫农了。守基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在村里是个人物。但可能因为他辈份比伍爵等低一辈的原因,他总是很低调,不像修德、高先那样搞事。

守基的儿子守信参了军,从部队里寄来两张照片,一张站着背步枪的,一张猫着腰在稻田里瞄手枪的。守基看了非常自豪,特意带着这两张照片到伍爵家里给伍爵看。

“伍满，这是我那个没用的崽寄来的照片，请恩那咯看看！”守基微笑着掏出照片，伍爵把照片放到煤油灯下仔细看了又看，说：“不错不错！守信前途无量，要他好好表现，早点提干，给我们棠里村争光。”守基微微笑着，不知说什么好。伍爵装了烟，伍婶娘端上茶，两个同年叔侄亲切地促膝交谈了起来。守基说：“感谢伍满栽培，冒滴恩那嘎推荐，我那个冒用咯崽哪里当滴兵倒呢？他要有滴咯出息几，第一要感谢恩那嘎！”

伍爵期期以为不可，说：“快莫咯样管，推荐贫下中农子弟当兵，是应该咯，莫非我还推荐四类分子的儿子去当兵？”

守基连忙点头称是，头都差一点弯到腰里去了。

可是，守信在部队里当了三年兵，还没有传来提干的消息。当了三年，按说就要转业了，可是又没有转业。守基趁守信回家探亲的时候，给他找了个对象，结了婚。老婆是崂上的。守信明显不太情愿，结婚不久，就回部队了。

但刚回部长不久，守基病危，拍电报让守信回。守信在两天后的晚上赶回，哭成泪人。他多想让父亲看到自己在部队提干啊。这一年他都是主动要求服役的，要不然，早一年就可以退伍了。

守信回部队后半年，其妻红桃也去部队探亲。红桃面红脸大，吃苦能干，粗粗大大，是典型的农村妇女模样，不太受守信喜欢。守信每回乡，与回乡青年们一起玩时，根本不愿意弟妹们提红桃，弟妹们便故意提红桃以逗趣。

守信在部队一年一年干下去，一直没有提干。干到第八年，估计部队也不让其再服役了，守信乃退了伍。退伍回乡后，自觉没有面子，村民们问起在哪工作，守信便说县民政局会安排，还要过一个星期。十天半月后，人家又问。他又说还要一个星期。最终，纸当然包不住火，守信也学会了面对现实。乃勤劳苦干，凿石头，烧石灰赚钱，耕田地，庄稼种得不错。自己建了房子。不久还当了村支书。

在村里也算是一个人物。

然而，守信知道，当支书并没有实际利益，吃饭穿衣还得靠自己干。乃自己与人合挖小煤窑，成为一个窑工子。

天不成守信之美。开采小煤窑不久，一次下井时，不知遇到什么鬼火，或许是小瓦斯爆炸，全身被烧焦，拼命逃出来，遇见村人秋野，也是挖小煤窑的，乃问：“秋野，我像人还是像鬼？”守信此问，一是情急，二是有讨口风之意。棠里村人相信口风，即别人信口说的话，认为这才是预兆。秋野深知这民俗，便连回答两次说：“像个人，像个人。”本是一番好意，一推敲起来，却觉弄巧成拙。“像个人”推论起来，就是“是个鬼”。如果照实说：“像个鬼”，那就意味着“是个人”。

守信被送到医院抢救，临死之前，完全脱了一层皮。有见过的人说：“嫩毛了！”

守信就这样，与他闹了十几年别扭的老婆永远离别了。

## N

棠上村人说一个男子长得英俊，就说长得“生吃得”。“敬罐子”就是这么一个英俊的后生。“敬罐子”本名叫什么，村里很多人可能都叫不上，但这个混名，却村人皆知。

敬罐子有个小偷小摸的毛病，或者说就是个惯偷。被人抓到了，就要游团。头上戴着一个用纸糊的圆锥形的帽子，帽子上写着：“我是偷窃犯”，一手提着一只铜锣，一手拿着一把木椎，敲了一会就高喊：“太师咯莫放我恩样——偷别咯屋里咯东西……”他的锣敲得很响，一般是以三下为节奏，“咚咚咚……咚咚咚……”大概这三下的响声与村里人信迷信敬菩萨时铙钹鼓三乐依次响起的节奏相似，村人便用汉字对其进行描述：敬——罐——子！这就成了敬罐子这个外号。

敬罐子游团是周边几个村的一曲大戏。敲了棠屋村，还要敲周边的龙王爷村、田石村，经过居

民较多的地方或学校的时候就要停下来敲，高呼认错和忏悔的话。他的身边有几个没有武装的民兵或大队干部押着，对他发出命令。他的前后左右往往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围观，经过学校的时候，更是有几百人或远或近地看，其热闹情景堪比娶亲。敬罐子走后，学生返回班上上课，老师第一件事就是以敬罐子为例，说：“同学们，你们看，这样做人多丢人！这样的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做人要堂堂正正，不是自己的东西一分一毫也不能要。拾到东西要交给老师。”老师停了停，说：“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首歌大家还熟悉吗？”同学们齐声回答：“熟！”“那好，我们一齐唱一遍！”于是教室里响起童稚的歌声：“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他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八十年代以后，敬罐子游团已成往事。是敬罐子改邪归正了？还是他做生意发了财不用干那事了？反正，敬罐子做水泥、木柴、煤炭等各种生意，确实发了财，家里起了别墅，夫妻感情很好，生了两崽崽两女，男得长得“生吃得”，女的长得也“生吃得”。

敬罐子在村里有头有脸，人家娶亲嫁女，都要请他坐个上席，做新娘新郎亲家的陪客。至于他早年游过团的事，早已成了老一代人记忆的浮尘。而年轻人则压根没听说过，偶尔有人说起，年轻人只觉得像听神话，甚至觉得是有人恶意抹黑“敬满”或“敬公公”。

有一天晚上，敬罐子家里突然响起了丧鼓的声音，鼓声急促哀婉，打破了棠上村夜晚的宁静。人们远远地似乎还听到他的儿女们号啕大哭的声音。中老年人们（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几乎是一窝蜂似地往敬罐子家里赶去。

敬罐子的老婆一边哭，一边遮遮掩掩地说：“他要到山上砍竹子把篱笆扎牢一点，我说这么晚了不要去，七蜂八蛇，八月份蛇行猖獗。怕危险。他不听，硬要去。结果呢？乖山（果然）！哎哟！我的

老乡（老伴）……”

众人一片寂寂然，连声安慰。有好奇者去看遗体，发现敬罐子遗体的上半身肿了好几个大包。蛇怎么会咬到上半身，而且咬这么多口呢？众人好不纳闷。

原来，据知情人士透露，真实的剧情远非敬罐子老婆所描述的那样。而是敬罐子到与村里邻近的水泥厂去偷东西，被对方保卫部门的人发现，并被认定是一个惯偷所为，而且做案地点不是别处，就是财务室。多次失守的保安人员这次铁了心要拿到贼，操起铁棍、电棒、匕首，打着强光手电筒急起直追。敬罐子拼命逃跑，慌不择路，最终还是无路可逃，情急之中跳到一口山塘里，躲到一片丛生的荆棘下面。没想到那丛荆棘下面聚集着几条水蛇，它们被突然闯来的敬罐子吓着了，以为是有人要来捉拿它们到广东去卖到餐桌上，便对敬罐子群起而攻之……敬罐子没有死在乱棍之下，却死在了群蛇的口里。有人叹息：这真是可惜呀，若是死在水泥厂保安的乱棍之下，至少亲属还可以闹事，可以索赔。这一下，真是无处伸冤，连死因都要遮遮掩掩。

## O

棠上村历史上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解放前出过几个在锡矿山开矿赚了钱的，其中一个被称为“满公公”的曾掌管四座矿山，回老家都是四个持枪的武装人员警卫，可算得上是个人物。但此人没有生儿育女，三十三岁时，堂哥也就是伍爵的父亲劳宝公公就曾将年幼的伍爵抚给满公公作儿子。可惜满公公在三十六岁那年就暴病而亡。此后若干年，棠上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相对独立的村庄，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人们过着口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苏宝公公的两个儿子六爵和五爵也是靠挖煤维持生计。直到土改时，穷拐子闹革命，积极分子六爵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当了公社书记，也可算是一个人物。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又出了一个读书人，名叫印楚，印楚的字写得方方正正，就像印版印的一样，非常漂亮，人们都称他为“印公子”。

印公子看书，能讲很多典故，在村人眼里是个书箱子，村人又称他“印书箱”。

虽然印公子水平高，读书多，但一样没有考上大学，要跟村里的人一样放牛、播种、蒔秧、挖土、挑粪桶、踩打谷机、担老百斤。村人皆为他可惜。而且年过三十还没有讨亲，村人就更为他惋惜，甚至认为读了书没卵用，老婆都讨不到。那些没有读书的，到外面打工，都讨了漂漂亮亮的外地妹子回来。

三十二岁那年，印公子终于找上了一个对象，妹子长得水灵水灵，漂漂亮亮，肤白细腻，性格大方，可谓人见人爱。婚后不到一年，就生了个胖小子。印公子幸福得让人嫉妒。

印公嫂只要一到生产队出公，村里的男人就要跟她开玩笑，印公嫂骂男人的话一套一套的，没哪个男人能在她那里得到便宜。但男人们还是喜欢开她的玩笑，或者有意无意地在她雪白的腿巴子上拧一把，或掐着她雪白的手巴子舍不得放，她也只是哎哟哎哟的温柔地叫唤，并不气恼。有的干脆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约着“晚上来”。有她在男人就兴奋，有她在场面就热闹。村里的女人们恨死了她，每次出工，女人们就叮嘱老公：不要又被那个狐狸精迷住了，到她身上乱摸。有的干脆说：你要是摸了她，就不要再摸我！

这样的场合，往往印公子也是在场的，但印公子也只是傻笑笑，同样地开别人老婆的玩笑。但别人的老婆要么不在场，要么长得又粗又没看相，开玩笑也没人笑。

没过几年，印公子就和堂客闹起别扭来，人们经常看到印公子在村里唯一的一条公路上追堂客，一边追还一边大喊：“我的婆娘跑咯哩——太湿咯帮我拦到罗——”人们纷纷从屋里出来看热闹，看到印公嫂在前头怒气冲冲，印公子在后面狗

急跳墙般哭喊。不一会儿，印公嫂就消失在村口的视线中。

印公子眼看着追不到了，就干脆不追，跑到伍爵家里向伍爵支书告状：“伍公公哎，我那婆娘真不是个人，在外面约了相好的……”

伍爵开始还认真做工作，告诉他怎么搞好夫妻关系，但闹得久了，也就烦了。有一天印公子拉着他堂客跑到伍爵支书家里，要盖村里的公章到乡政府去离婚（这时公社已改为乡政府），伍公公和伍奶奶做了半天的工作，总算没有离婚。

从此之后，两人关系好像又特别亲密起来，常常肩并肩走在马路上，低着头讲着悄悄话笑眯眯的。

正是农历五月杨梅红的时候，印公子到“杨梅红，不认人”的梅林村去摘杨梅，摘了满满两篮子，颗颗饱满鲜嫩。提到马路上准备进城，有无赖村人见杨梅好，欲上前抓一把尝鲜，印公子提着篮子往边上一避，眼尖嘴长地拒绝说：“不能吃”。村人说：“这么好的杨梅，我只尝几粒也不行？”印公子说：“开玩笑，你知道这杨梅是摘给什么人吃的？”村人便学着印公子的样子，到处说：“这杨梅是摘给什么人吃的？”

到底是给什么人吃的呢？让印公子这么看重？村人不得而知。但村人想不到的是，这个让印公子大喊大叫、闹得不可开交的老婆结交的人，竟能让印公子如此看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印公子和他老婆离开村里，到新化县城租了房子，后面又到与新化隔壁的冷水江市租房做生意。从此，村里人再没有听到他们闹别扭的消息，只知道他们做生意发了财，家里正要建别墅了。

突然有一天，村里传来印公子老婆暴亡的消息，说死在冷水江的一个宾馆里，死的时候身上一根纱都没有，肉裸裸的。

据知情人透露，或者据传谣人传播，说是印公子带他老婆在城里“卖”，而“印公子”是经纪人。

P

伍爵和六爵每年春节时与恶霸地主对着放猪崽炮,甚至比恶霸地主放的时间还要外些,猪崽炮还要响些,煞了恶霸地主的威风。恶霸地主也无可奈何。这两兄弟团结一心,劲张十足,行路虎虎生风,面对不礼貌或召唤或责怪式的召唤怒目相对,往往眼神一转过来,魂都会吓得你一魂。恶霸地主毕竟没有自己的武装,生的三个儿子又病蔫蔫的。更何况,共产党到处闹土改,不知何时闹得棠里村来,所以恶霸地主也很收敛,对伍爵六爵这两兄弟的嚣张,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棠里村人有句俗话:挖煤的人是死了没埋。两兄弟想,长久挖煤也不是个事。

伍爵决心去当兵,死了光荣,没死,冲出来当团长!伍爵身上带着几个铜板,大踏步向东走去。经过三个村交叉路口的一个杂货铺时,伍爵在杂货铺外面一条当凳子坐的长条木板上坐了下来:“小二,来四两烧酒!”“来嘞——”店小二送上烧酒和花生米,伍爵喝了一口,嚼了一颗花生米,不觉看着这一颗颗泛红或泛黄的花生米发了呆。棠里村人被枪打死或遭枪毙叫作吃花生米,花生米显然就是子弹的代名词。

伍爵想:莫非,我这一去会被子弹打死?看着这么多花生米,心想:莫非预示着我被乱枪打死?

花生米味道还可以。伍爵又吃了一颗,然后忍不住笑了一下,怎么会呢?这么迷信!我才不信这个邪!伍爵于是一粒花生米就一口酒,不到半小时,就把四两酒和花生米吃完了。

伍爵站起来,从裤袋子里抓了一把铜版丢到柜台上。小二数着数着,多了。但伍爵已迈开步子向前面走去!

“哎哎哎——找你钱啊!”小二走出店门,对着伍爵的背影喊。伍爵明知多了钱,却不想回去要。因为出门要讲究过吉利,刚出门就打倒是不好的兆头。

伍爵背着风说:“给你了!”

店小二愣了一下:什么话?我何时多收过别人的钱?于是对着伍爵的背影大声说:你从城里打转时再来喝吧!

乡里乡亲,都是熟人。伍爵觉得这句话很好听,让我“转来”再喝,是个好兆头!我还留了粮在这里,看来这次当兵不会被打死!于是放心大胆地当兵去了。

伍爵在海南当了三年兵回来,棠里村早已解放了。恶霸地主的田地被分,人被管制。见了伍爵回来,低着个头,谦卑地说:“老弟当军官回来了!”六爵一把拉开伍爵:“你在海南晒得蔑黑的!妈妈要你明天去看对象!”

伍爵的对象是一个城里女姑娘,对方并不嫌伍爵蔑黑,也不嫌伍爵是乡下的。六爵已当了工资“不如农家一个鸡婆”的干部。

对了象没到一个月,伍爵接到一纸调令,要他去地区公安处报到,到监狱管制犯人。

伍爵不知奉命执行过多少次枪毙犯人、捆绑犯人的任务,一干就是十三年,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全国精兵简政,伍爵也被简了回来。这时已经生了两个儿子。

回到棠里村,伍爵啥都没带,就带了两根龙索。所谓龙索,就是捆绑犯人的大麻绳,有一根龙索上面还沾有被毙者的血迹。

村里人视这两根龙索为宝贝,哪家有什么邪事异事,什么孕妇看到阎罗王,小孩子白天碰到鬼,或者老人家被吓得做鬼叫,村民们就要来“伍叔”或“伍公公”出面,只要伍公公带着那两根龙索去事主屋子里走一糟,哇哇历历叫骂两声,就什么妖邪鬼怪都不见了。

伍爵当了民兵营长,不久当了大队长。村里人讨亲嫁女,或者送别老人,总是要请伍爵出面,只有伍爵出了面,村民才觉得眉毛长几分。恶霸地主的儿子们家里办红白喜事,更是要三请四催地跑

到伍爵家里,一定要请伍爵出面才能松口气。伍爵并不因他们的父亲是恶霸地主就记仇,就不给面子,也是有求必应。伍爵转了业,也是农人,也要靠田里土里的收成才能维持生活。难免有时在家里找不到,事主家长辈便田里土里山里到处找,就是拉也要把伍爵拉去。伍爵有时感叹:“吃了无钱酒,耽了有钱工!”

## Q

六爵一直在外面当公社书记,每到过年的时候,总有人到他家里来,送广粉,送牛肉,送猪肉,送活泥鳅或者其它东西。伍爵和六爵同着一个堂屋,经常看到堂屋里的客人穿路过线的,几乎都有人肩扛手提地来拜访,然后又有六爵和他的婆娘送别客人的话语。

伍爵家里当然也是有客人来送东西的,但人数要少得多。伍爵的老婆偶尔发点感叹,伍爵说:没什么好羡慕的,一百斤铁要两百斤碳当的。言下之意,人情是要还的。

“小时是兄弟,长大各乡里”。这是棠里村的俗话。对此俗话我一直没闹明白:小时的兄弟,长大后为什么在不同的乡里?不还在一个村里吗?但我明白其基本的含义,就是长大后各管各的,各顾各的。村谚又有云:亲兄弟,明算账。这便是对上一句谚语更清晰的诠释:亲兄弟是要明算帐的。

六爵家得了这么多东西,当然不可能拿一些出来给兄弟伍爵家共享。说不定他要拿着这家送的人情礼去还那家送的人情礼,家里只是一个中转站,当然会留有余地,那也得以后在工作中照顾送礼的。何况,六爵一家九口,十口如雷,那可是要东西吃的。

两兄弟唯一保持互通往来的,就是猪崽炮。每到大年三十,伍爵、六爵一起来到棠里袁家最大的晒谷坪上,各拿一根点燃的香,各提着一篮子猪崽炮,用香火点燃引线,待引线还有指头长的时候,往空中一抛,猪崽炮被抛到最高点时,发出一阵强

光,可以照亮棠里村的天空,随后传来一声巨响,再接着是群山和整个村庄传来回响,两兄弟和各自的子女们就在这种炮光和炮响中享受着巨大的年味和一家团圆、兴旺的快乐!伍爵放得多、放得快,六爵就把自己的猪崽炮送给伍爵,伍爵越放越过瘾。

然而,当六爵调到棠里村所在的棠上公社当书记后,两兄弟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公社书记的六爵成了当大队支书的伍爵的顶头上司,一边是上下级,一边是亲兄弟,两人都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性格。

棠里村有句俗话:一山不容二虎。

现在,两虎到了一山,这亲兄弟还能亲吗?

一天下午,六爵回到家里,让老婆去请伍爵过去喝酒。

伍爵接到这个邀请,当然要去。两兄弟共一间堂屋,同在一个屋檐下,怎能不去呢?然而,伍爵感到有点不爽:请兄弟喝酒,为什么只能让嫂子来通知?你自己过来我这里说一句打个招呼不行?当然,让嫂子来请了,礼节也到了堂,必须得去。何况,这也是哥哥给弟弟的一种待遇。两兄弟都喜欢吃白辣椒炒泥鳅,特别是六爵,将活泥鳅放到没放油盐的锅里煎干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吃泥鳅的冲动。而在棠里村,要将煎得半干的泥鳅再放到火上炕干,炕干后的泥鳅叫干泥鳅,放白辣椒和醋炒着,那才叫好吃。

这天,六爵老婆特意做了两兄弟最喜欢吃的白辣椒炒泥鳅,准备了白酒。

亲弟弟、大队支书伍爵估计多少有一种被公社书记和亲哥哥居高临下地召唤的感觉,伍爵本来就是一个有王者风范的人,他在进门的那一瞬间,就要摆脱这种隐隐约约的屈辱感。

伍爵嘴里叼着一根自己卷的喇叭烟,走到六爵家门口,不是用手推,而是抬起脚一踢,就把门踢开了。

坐在上席祖传下来的太师椅上的六爵，坐位正对着门口，他坐的位置是上首，上首并放着两张太师椅，另一张是给伍爵留的。他见伍爵是踢门而不是推门而进，原准备与兄弟叙情谊的很多话语顿时全被清空，变成了恼怒。睁着怒目道：你怎么踢我的门？伍爵这是下意识的举动，没想到此举犯了公社书记老兄的虎威，更没想到应邀前来叙兄弟情谊却突然遭到怒目而视，顿时也怒了：老子踢门怎么了？你没见我手上把着根烟吗？六爵更是恼火：你这么猖狂，我可以叫民兵把你捆起来！伍爵更是大怒：这棠里村是我的天下！我要把你的骨头拉碎！两兄弟谁也不相让，差点就要动起手来。六爵人瘦，伍爵在部队受过多年专业训练，身强体壮，论打，六爵当然不是伍爵的对手。六爵老婆急得要哭了，一个劲地说自己的老公。在六爵老婆的苦苦周旋下，两兄弟终于又面和心不和地坐下来，一起坐下来喝酒吃泥鳅。但两兄弟还是因此在心结下了梁子。

## R

1978年，伍爵建了一栋四扇带匹的两层红砖楼房，结束了棠里袁家只有土砖房的历史。从此，伍爵与六爵两兄弟分而居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六爵当然不甘落后，何况，六爵家里人口更多，不增加住房也是住不下了。三年后，当公社书记的六爵起了一栋五扇带匹的两层红砖楼房。

这两栋房子在棠里袁家有如双星辉映，让两家人都很有面子。

六爵建了新房子后就退休了。两兄弟便真的到了同一座山里。两兄弟伴嘴时，六爵难以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你建一栋这样的房子！呸！伍爵心里有气：你建房子的时候，少了红砖，就是从我这里拿去的。你不过就多了那几块砖呗！

两兄弟一旦拗上了劲，就容易成仇，亲情越来越淡薄。

不久两兄弟又伴嘴，伍爵不自觉地流露出

已有三个儿子，而你六爵只有两个儿子的优越感。

六爵觉得自己是吃国家粮，儿子也长得高大，也会吃国家粮，便不屑地说：哼，担起三个儿子走，算什么？你十个都不如我一个！一百个都不如我一个！！

这话说得就没留一点余地。伍爵便说：六冒几，那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冒几”是成年人对小孩亲切的称呼，但也是对成年人蔑视的称谓。

更让伍爵生气的是，伍爵有一次抱着自己的头孙，甚是喜爱。不自觉地夸赞说：我的孙儿就像天上的星星。

六爵听了，“哼——”了一声：别把天上的星星比坏了！

这话让伍爵气得七窍生烟，伍爵觉得六爵这个人容不得别人比他好，比他强，嫉妒心太强，完全丧失了亲情。

伍爵回到家里，恨恨地对妻子儿女说：你们以后再不要到他家里去，我这辈子不愿再与他相交，下辈子变牛不愿与他同草场，变鬼不愿与他同火场！

从此，两家基本不通往来。

儿女们不怎么计较，相互通友好，比如春节期间比长辈拜个年。伍爵坚决不准，说：你们去了他家，就不要回我这个家！！

伍爵说得如此决绝，儿女们当然不愿惹父亲生气。

而六爵呢，占着年纪比伍爵大的优势，伍爵的儿女不来拜年，他的儿女当然不会去给伍爵拜年的。

就这样几乎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其时，伍爵还当着村里的支部书记，退了休的六爵只是村里的一个老党员。决定权当然在伍爵手里。两家便常常为一些“政治”名誉闹得不可开交。

两兄弟闹得不可开交，村里的人当然就看把戏。但由于两家都太强大，村里人也是有话只在心里说，不敢在公开场合讲。

# 一灯一书一世界(外二篇)

● 游宇明

家里有许多盏台灯,有的底座是个大夹子,可以夹在有沿的床头或书桌上;有的是落地的,有一根长长的伸缩杆;有的底座很普通,可以平放在写字台上,只是旁边配有一座小闹钟,颇有几分时髦。当然,台灯上的闹钟只是个装饰物,现在的人都有手机,手机上显示的时间非常准确,谁耐烦还去上闹钟呢?

第一次用台灯是在1985年。那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另一所大学教书。教师节时,学校工会给每个教工发了一个台灯,灯罩是桔黄色的,底座为米黄色,煞是漂亮。我将它摆放在写字台的中间偏里的位置,每到夜晚就会打开它,在台灯下用心地阅读,一读就是三四个小时。台灯的位置可以随意变动,灯光也可大可小,我非常喜欢。自此以后,一盏台灯坏了就另换一盏。有时家里的台灯并没坏,看到喜欢的也会买下来,于是家中的台灯也就越攒越多。

30多年来到底在台灯下读过多少书,我已经忘了,只知道我的书架上有四五千册图书,这些书绝大多数都是我大学毕业之后买的,我全部读过。除了书架上的书,我还在学校图书馆、熟悉的朋友借过不少书,每一本都认真看了。在台灯下读的书有文学、政治、文化、哲学、历史、美学。因为我教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文学作品自然是读得最多的,大约占我日常读书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古今中外都有,不少还是大部头,比如《静静的顿河》、《李自成》、《红旗谱》,我都是在工作岗位上读完的。第

二多的是历史。我业余写作,时间长了,常有题材枯竭之感,于是便有向历史里找素材的意思。我读史书,不是像一般人一样由远及近,而是由近及远,先读当代史,然而民国、晚清,再后才是明、宋、唐,以这样的顺序阅读没有什么理由,纯属个人爱好,但我确实从中读出了一些道道。我的《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自2012年1月出版后,至今印了七版,且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就与我的“性情阅读”有关。台灯像我的好朋友,见证了我付出的血汗,也见证着我在文学创作上的不断成长。

台灯下读书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让心灵沉静。心灵沉静,书里的东西才记得牢,我们的思维才更加奔放,我们才能进入书的深处。读书是不能单论数量的。一本书,你只用眼睛过一遍,一周一月之后,脑子的印象会跑得精光。相反,如果你专了心,真正深入过文字背后的东西,书中的内容你想忘也忘不了。台灯能够照射的面积是很有限的,最亮的是灯罩所覆盖的那一块及周边的少量区域,再远一点,只有暗暗的光了;还远一点,比如台灯是在窗前,而你现在的位置是在门边,那光线恐怕连走路也不能保证。因为它的这个特点,我们读书也就可以“天然”地排除周围事物的干扰,将全部心思放到文字上。我现在读书的条件极好,家里面积将近160平方米,每个房子都有最新式的灯具,开灯之后,亮得跟白昼一样,到处可以阅读,然

而,我发书瘾的时候,还是会习惯性地走进书房,关掉漂亮的顶灯,拧亮桌上的一盏十多瓦的小台灯,似乎只有这样才可找到阅读的感觉。

一盏台灯、一张书桌,有时就是一个绚丽的世界。

## 阳台上的“无水劫”

我有个习惯,写作、读书倦了,总要到阳台上看看花。

阳台上的花共有五盆,一盆是墨兰,其他的是石榴。墨兰四季常青,十一月左右开花,花期有两三个月。墨兰骨朵不大,花形却美,绽放时就像正在飞翔的蝴蝶。墨兰有香味,它的香不像玉兰那样浓郁,也不像夹竹桃那样刺鼻,有点像桂花,优雅、恬淡、隐隐约约。石榴呢,它一年可以绿三季,每到秋天,一朵朵朝霞般的花苞,从万绿丛中钻出来,就像荷花绽放在绿水中一般,摇曳有致,风情万种。

我并不擅长种花,对各种盆景花的生活习惯缺乏了解,有时甚至连它们喜阳还是喜阴都不知道,我能够做到的是在花盆干了的时候浇点水,在花叶不那么精神的时候施点朋友给的花肥。但我内心里确实很宝贝这几盆花,希望将它们养得郁郁葱葱。这些花是我搬家之后朋友们陆陆续续送的,凝聚着朋友们对我的祝福,我不能负了这份珍贵的友情。

然而,有一点没想到,我的一次不周到差点要了阳台上这几盆花的命。

我在8月份有两场早就计划好的旅行。一是8月2日至8月5日去北京开学会,一是8月7日起浙江嘉兴女儿处。去北京没多大关系,旅行时间很短,临走之前浇次水,回来再浇就行。但去浙江,我计划至少住半个月。妻子早在7月28日已先去女儿那儿,家中再无他人。半个月不浇水,墨兰毫无问题,它长的是白胖胖的气根,浇水多了会烂根,二十天来浇一次水正好合适,但石榴肯定不行。我在家时,夏天最热时我天天给它浇水,春秋

两季,五六天浇一次,冬天落叶了,没那么耗水,也坚持每次间隔不超过十天。现在正当夏季,就算不似七月一样热,两三天浇一次水也是应该的。为了花朵的安全,我事先跟同楼的两位老人说好了,我将花送到他们家,请他们帮我照看些日子,两位老人痛快地答应了。

去北京之前,没准备托养花,我5日晚即可返回娄底,赴浙江的车票是7号下午6点的,差不多整整有两个白天在家,托养花有的是时间。不料,我在京开会期间接到老家电话,说是二伯去世了。5日晚回到家里忙完各种事情,6月清早,即陪父母一同回了乡下。7日,在二伯家吃完早饭,我匆匆往回赶。中餐后,想将花送到两位老人家,没想到他们出外了。想托给同事,连打几个电话,他们或者暂时不在家里,或者去了远方云游。

行程匆匆,五盆花就这样被我残酷地扔在阳台上。

在浙江与女儿相聚的日子是快乐的。那十多天时间,看了嘉兴博物馆,重访月河历史街区和女儿所在的大学,游览了上海外滩、共青国家森林公园,参观了杭州西溪湿地,拜访了几个心仪的大图书馆。玩着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想,一回到女儿的小窝,看到她那个宽阔的阳台,立即就联想到被我“遗弃”在家里的几盆花儿,心里写满惭愧与疼痛。

回到娄底是8月23日。放下旅行箱,我什么也没干,就奔向阳台察看花情。墨兰如我预想的一样绿意盎然,似乎昨天才淋过水似的。四盆石榴却惨不忍睹。紧贴着阳台玻璃的那盆叶子都变成了咖啡色,用手轻轻一碰,树叶就纷纷掉落;靠里的两盆叶子虽然还是绿色,却干得皱皱的,像木乃伊一样;那盆树龄有七八年、个子最高、树干最大的石榴叶子已像柳叶一样下垂,似乎在张着嘴巴喊“渴”、“渴”……我颇有些伤感,要知道,这些花在我出去之前都葱翠得像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啊,十几天不见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如果这几盆石

榴救不过来,我又如何对得起送我花的朋友?

实在是有些不甘心,我打开小水龙头,接了大盆纯净水浇在花里。墨兰,得水之后依然跟无水时一样宠辱不惊,绿得十二分地肆意。个子最高、树干最大的石榴,第二天就变得精神抖擞,垂得最厉害的叶子已脱落,垂得不太厉害的则大方地舒展了自己的身子。靠里的两盆石榴旧叶在两天之内全部落净,枝干上却长出了红红的小叶苞,如今一个星期过去,这些小叶苞慢慢地变大、变绿,一点也不像受过磨难的样子。唯有叶儿已成咖啡色的石榴香消玉殒。

面对不期而至的磨难,生命与生命永远是不一样的。

## 散散而游

我喜欢两种生活:电脑前的,路上的。

电脑前的生活是写作。写作能使一个人的名字飞出平常的谋生之所,与更多的心灵相遇相契。路上的生活是旅游。旅游满足了我对世界的窥视欲,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明白世界的复色调与人性的丰富。

最初旅游的时候,我一律选择跟团。跟团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按旅行社的规定交上一笔钱,到了时间,只需准备一点个人用品即可出发,乘车、住宿、吃饭、进出景区,一样也不要操心。但跟团游有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极大地限制了个人的自由。某年暑期,我去厦门参观陈嘉庚纪念馆。很想将里面所有的图片都看完,重要的拍点回去,以便日后写点文字。只看了十来张图片,导游就催我走了,弄得我特别扫兴,文章自然也没写出来。那年去张家界,天子山正起薄雾,加上早晨的阳光也格外清亮,那些尖尖的石山笼罩在一层轻轻的金色纱幔中,颇有几分仙气,我很想多停留一会,导游也是以行程太紧为由,硬是将我的愿望生生地掐成了两半。我发誓以后要自己去玩,想看什么就看

什么,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第一次自助游是在凤凰。2007年,我在湖南省作协主办的风景区征文比赛中获了一个奖,除了奖金不错,还有一个优待:一定时间内免门票游玩凤凰、黄龙洞等风景名胜区。我在凤凰住了三天,住的是40块钱一晚的江边小客栈。第一天是玩古城,光是沈从文故居,我就呆了一个半小时,了解房屋结构,欣赏墙上的照片,还将沈从文孙女沈红写的《湿湿的怀念》一字一句读完了。尽了兴,才往别的景点赶。后来又参观熊希龄故居、万寿宫,其他有特色的古代建筑。跟团游一般只安排两个小时的古城,我玩了一天还有些景点没逛完。不过,这一天也大有收获,回来后光是古城就写了三篇散文,篇篇都发表了。第二次自助游是去丹霞山,成员是我们一家三人,加小妹母子。因为都是亲人,我又占了年龄的优势,基本上是我拿主意,然后征求大家意见,最后付诸行动。长老峰、阳元石、阴元石等等主要景致游览的时间都很充分,长老峰的陡峭、阳元石、阴元石的逼真至今历历在目。

当然,我最喜欢的自助游还是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然而围着这个根据地辐射。女儿去年5月在浙江嘉兴找了一份体制内的工作,我给她买了套房子。给女儿买房,其一是出于一个父亲爱的天性。孩子努力读书,就业时没让我打一个电话花一分钱,现在想有个容身之所,也是正常要求,做父母的能帮就要帮。其二,给女儿买了房子,我也就等于在江浙一带有了根据地,嘉兴连通浙江、江苏、上海三个省市,这些地方有多少好景致可供我游览啊!女儿去年7月正式上班,到现在只有一年多一点,我已利用这个“根据地”自助游了嘉兴南湖、梅花洲、月河历史街区,上海外滩、共青国家森林公园,还计划下次去嘉兴时好好游游苏州、宁波,回来创作几篇好文章。

散散而游,散的不只是游览的方式,更是一颗鲜奔活跳的心!

## 花草漫笔 | ● 胡志英

### 醉美樱色

是三月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

是一个平常的下午，昨日我路过小城最繁华地段中的一片绿地，我看见了——樱花！本不足为奇，我住的街道，两旁有十来棵樱花树，爱花的我早就注意到她们大都已经开花了。昨天上午，我还看到了小城另一端的马路两旁，光秃秃的枝头上开放的白玉兰、紫红色玉兰，小城这些年如一个大姑娘，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

在看到这棵樱花树的一瞬间，我感觉有被什么击中的感觉，有一瞬间的晕眩。满树繁花，细细密密，每一朵都用尽全力、开到了最盛，这是一棵

沦陷在爱情中的树。居小城这么多年，早就知道这些樱花树的存在，可还是第一次，遇上她的盛放，她最美的芳华。

单瓣，小小的五片，素静的粉白，似乎又带一点儿淡红，这就是特有的樱色吧。叶子红中带绿，颜色浓郁，可奇怪的是，并不能遮掩素淡的花，反倒成为衬托。樱花树很高，仰望，遮蔽了头顶的天空，一时间，我的眼里只有花，樱花，满世界的樱花。纯净细小的花，开到如此浓烈繁复的地步，不能不让人震撼。樱花树的枝头旁逸斜出，很多枝头低到垂手可折，手心里托着花枝，无形中令人更添亲近和怜爱。

以前,我一直以为樱花无香,当我低下头,我闻到了花香,走进树下,感觉被笼罩在柔软的花香中,带一丝丝甜,甜香,温香软玉,少女的体香。和梅花的香不一样,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梅香是幽香,暗香,是历经风霜依然美丽的女人身上散发的魅力。而樱花,是天真烂漫、情窦初开、爱得不管不顾的少女。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樱花让人联想到同时开放的桃花,可是,桃花不会开满枝,没有她的不顾一切。桃花更鲜艳一点,这多出来的一点,就像化了妆的女孩,稍一过分,就容易流于轻佻。樱花是真正的素面朝天,她是那么轻盈,樱色淡到、薄到近乎透明,可谓玲珑透亮。微风轻拂,即有花瓣轻轻飘落,能听到她们娇喘微微。可以想象,只一场春雨,她们就会香消玉殒。

此刻,这一棵樱花树最美的时候,我恰巧路过,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驻足的片刻,我已爱上她。爱她,就要了解她。她的芳名?不能笼统地称之为樱花,就像我不能叫闺蜜为女人,每个女人都有属于她的名字。还是春寒料峭,就盛放了,那就叫早樱?也是对她的不尊重,正如不能按年龄唤女人为姑娘、妇女、老太。

我在手机上百度樱花,对照图片,上午在山上也看到了樱花,可能是山樱花。几年前的清明节,我在西安,看过大片樱花,朵大、重瓣、嫣红,也是同样热烈,是关山樱?那天还看了许多牡丹,真是一日看尽长安花。眼前的樱花,像东京樱花,抑或染井吉野樱?

昨日雪如花,今日花似雪。今日惊蛰,雷声隆隆,大雨倾盆,我在窗前遥想雨中的樱花。春天是美丽的,也是残忍的,他日再觅芳踪,我是再难见到那一片醉美樱色了。

## 紫露草:从兹紫露灿霓霞

紫露草,名不见经传,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么一种花。

她确实太普通了,她的叶子细长,与随处可见的野草没什么不同。

如果她不开花的话。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位老人的花圃,她挂着一串串花苞,我问这是什么花。老人回答是紫罗兰。曾经在诗中读过紫罗兰,于是毫不犹豫买下,宝贝似的搬回家里,摆放在阳台上。

日本有一位作家,半夜起来看花,见花儿浓睡未醒,担心惊扰了她们的清梦。

因此,我一般在清晨看花。

翌日清晨,我照例一起床就走到窗前。

她开花了!一朵,单瓣,薄到近乎透明,只有三片,沉静、纯粹的紫色,配以鲜艳的淡黄色花蕊,花蕊上有细细的绒毛,在阳台上一众花花草草中,她显得风姿绰约、卓尔不群。

一瞬间,我被她惊艳了!

她的小模样如此娇弱,仿佛世间任何事物都可以轻易伤害到她。可是,她在晨风中坦然舒展着她的美,面对天空,毫无惧色。是的,紫色高贵、大气、神秘,绝非怯弱的颜色,被称为“帝王色”——古代,只有皇室才能用紫色,皇帝的龙袍以紫色为底,帝都被称为紫禁城。

我直觉她不是紫罗兰。

百度,她的芳名叫紫露草,花语:尊崇,一朵小小的花,展现着尊严。还有开蓝色花和白色花的紫露草,我想,若是蓝色,固然宁静,却没这般的内涵,紫色是红与蓝的混合,兼有红的热烈与蓝的深邃;若是白色,固然纯净,却更失之单薄浅显了。

我想起《诗经》里的萱草,萱草又叫忘忧草。没

有开花的萱草,就像路边随处可见的杂草。她一开花,美得让人不敢相信。这么美的花,任何人看了都会忘记忧愁烦恼。

鸢尾花和紫露草是两姐妹吧,她们的叶和花都很相似。长得像草的花还有香雪兰、风雨兰,以及身价不菲的兰花。香雪兰开花花色繁多,花香浓郁,让人恍然大悟原来她并不是草,而是秀内慧中的兰。风雨兰迎着风雨开放,一开就是十几朵,如坠入情网的女子不管不顾,勇敢无畏。开花后的兰花清新淡雅,透露出高贵之气。人不可貌相,花亦不可貌相。

中午回家,径直去看她,竟然闭合了。就像一个爱耍小性子的女孩儿,你好不容易哄得她开心了,以为获得了她的芳心,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从此享受她的美丽。却不料,一不小心,她又闭合了,让你无可奈何。可是,你没法对她生气——她如此娇柔美丽,怎舍得对她生气,让她伤心。

花开有时,这个“时”不仅仅是时节、季节,一些傲娇的花,一天之中,也要择时而开,定时而闭,我知道的,有睡莲、牵牛花、太阳花,还有吊兰的花,非常细小,素白,六个单瓣,有浅黄的蕊,不经意根本看不到,谈不上美丽芬芳,但是她很矜持,并不以花小且不艳丽而自卑。她也是昼开夜闭。

第三天清晨,我在鸟啼中醒来,直奔阳台,紫露草开了四五朵,真是让人意外的欢喜。花分重瓣单瓣,有大小雅俗有香无香之分,我觉得,花中还分环肥燕瘦,比如牡丹,重瓣,大朵,色艳,香浓,无疑是杨贵妃。紫露草,则是一朵沦落乡野的瘦花,就像命运多舛的女子,如那个“天上掉下的林妹妹”,心比天高,奈何命比纸薄,拼尽一生的运气,能否遇上怜香惜玉之人?

连续几天,紫露草有时开一两朵,有时开四五

朵,我不知道她在清晨几点开花,只看到她清新脱俗的模样,十点以后,阳光渐渐热烈,她就慢慢有些憔悴,悄悄蜷缩起来。

可是,几日之后,紫露草再也没有开花,她那一串串花苞,有一些不知为什么枯萎了,是她不适应阳台吗?光照太强气温太高?浇水过多或过少?我揣摩不透她的习性,不知道该怎么呵护她。

我把她搬回室内,每每见她,就联想到我的一个女友。她小名露露,娇小苗条,谈不上十分美艳,却自有一种娴静雅致的气质,内心清高,举止矜持,这样的女子,最宜金屋藏娇。然而,露露生于平民之家,每日里为稻粱谋,终究难以翻转“草”之命运。

紫露草,还让我想起前不久在乡下看到的一种花,山路旁随处可见,一串一串的,花儿不大,也不香,只是以繁多、热烈惹人注目,可是,让人想象不到,这种山野之花,竟然有一个特别端庄大气的名字:中华绣线梅——不仅自诩“四君子”之一的梅花,还冠以“中华”之名,也是多么心高气傲的花。

日本人对美而易逝的事物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日语里,她的名字叫“露草”,晨光出现,露水就会消失,紫露草虽有紫之高贵典雅,却终究是草,早开午闭,如朝露般短暂。在日本文化中,她是俳句里的常客,有很多文学上的雅称:莹草,月草等等。

没有紫色的花,紫露草就是一株草,接下来是漫长的困顿与萎靡。生活中有多少这样的女子,她们的芳华转瞬即逝,接下来是黯淡的人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命运面前,节节败退,最终变得面目全非。

移入博园成大雅,从兹紫露灿霓霞。诗人的心愿总是美好的,他希望这世间所有平凡却怀揣梦想的女孩,都有“移入博园”的幸运,拥有“霓霞”一

般灿烂的人生。

## 木槿：朝开暮落无穷花

“温柔的坚持”。

木槿花的花语为温柔的坚持。

温柔地坚持什么呢？“若只如初见”的那份怦然心动？爱一个人，对方虐你千百遍，你依然待他如初恋？或者，对方已不再爱你，你哭也是错，笑也是错，可你依然温柔地坚持？

或者，不谈情事已多年，你坚持的是出发时的初衷？历尽沧桑依然不变的梦想？

可是，木槿花朝开暮落，仅一日之荣。

红颜易逝，朝不保夕，能坚持多久？

秋分时节，夏日的繁华喧闹已经沉静下来了，朗心素月，正好赏木槿。

木槿花古称“舜”，从草从舜，“草”是本质，“舜”即是“瞬”，是即开而落。古人早就把这个花的特征赋与了它的名字。

首先是在路旁，看到了木槿，花型有单瓣、重瓣之分，其中重瓣木槿类似小朵的牡丹，颜色有白色、粉红、粉紫等几种，明艳而不炫目。想起诗经里的句子：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早在周朝，人们就用它来形容女子的美貌。

家里阳台上有一棵木槿，灰白色枝干，从春天开始长叶长高，亭亭玉立。木槿喜湿润，花期需施肥，浇水我是勤快的，可是施肥，就让我为难了，我不会自制肥料，也不知道怎么施肥。木槿一个劲地疯长，长得很高，可是瘦弱。度娘说要剪枝，才会开更多的花。她好不容易给自己长满一身漂亮的绿色衣裙，我怎么舍得修剪。可是，为了让她更美丽，我还是狠心修剪了两次。

果然，秋天来临的时候，我看她挂了好多花

苞。我天天看她，她的花苞日益饱满，终于，有一天早晨，有两朵半开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娇羞，背靠背，像一对孪生姐妹。到中午，盛开，娇艳的模样惹人怜爱。下午，花瓣渐渐卷曲，颜色亦渐变为紫，犹如半老徐娘，及至暮色降临，坠落于地。第二天早晨，枝头上又有木槿开了，有三朵。朝开夕落，朵朵相续，生生不息。这一幕，在我家的阳台，大概演绎了半个月的时间，然后，归于平静，依然着一身绿裙，亭亭玉立。

是花都要谢，伤感也伤感不过来，只是在赏花时如果看见青枝绿叶间有枯干的花，难免引发伤逝之叹。譬如菊花、栀子、天竺葵等，谢了的花留在枝头着实令人伤逝。而木槿则不然，它开一朵谢一朵落一朵，毅然决然，绝不纠缠。枝上新花嫩蕊，看上去总是欣欣向荣，虽朝花夕拾，亦生机盎然。

木槿，就像这世间的许多女人一样，日复一日，仍温柔地坚持着自己最初的梦想与情怀。她们经历过失望遭受过伤害，仍能在失望之后将自己拯救。她们沉心静气接纳生活的全部，宽宥他人的错误，沉淀煎熬的苦楚，让自己永远拥有清澈美好和热情饱满的生命。

“亭亭映清池，风动亦绰约。仿佛芙蓉花，依稀木芍药。”木槿艳丽却不娇气，其生命力极强，折下一根木槿枝条，插在土里，甚至沙地里，就能生长。乡野，常常可见她的身影，满树满树的花，仿佛一个热恋中的女子，满满的爱要从心里溢出来，要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告。从暮春到初秋，木槿有开不完的花，似乎无穷无尽，所以，韩国将木槿花叫做“无穷花”，并将单瓣红心的木槿花定为国花。

“花是深红叶曲尘，不将桃李共争春。今日惊秋自怜客，折来持赠少年人。”我不知道诗人为何要将木槿持赠少年，是她的美貌与少年相配，还是

要少年惜取芳华呢？

“物情良可见，人事不胜悲。莫恃朝荣好，君看暮落时。”。诗人叫木槿“莫恃朝荣好、君看暮落时”，木槿，和所有的植物一样，都活得率真、自然、简单。朝荣时，她不会在高高的枝头搔首弄姿，蔑视在她之下的芸芸众生；暮落时，她悄然坠地，不会强留一抹红，自爱自重。

“人事不胜悲”，悲从何来？从心而来。人走茶凉，仔细想来，原本是自然现象。折柳依依，北雁南飞，无边落木萧萧下，这些自然现象，几千年来已演绎成文化现象。世间万事万物，原本在于人赋予什么样的意义。

木槿一日之荣，人生不过百年，从岁月的长河看，都不过一瞬而已。然生生不息，亦可谓无穷也。

## 又是一年桂花开

这是要把人香晕的节奏吗？

走在路上，时不时浓香扑鼻，在依旧浓烈的阳光下愈发浓烈，随着阵阵秋风，长驱直入，沁人心脾，瞬间占据了你的全部身心，让人猝不及防——一如爱情的降临。

这时，你不由自主停下匆匆的脚步，环顾四周，果然有一两棵桂花树，就在不远处。桂花树如此平淡无奇，即使你天天经过这条路，你也不会注意到，直到密密匝匝的桂花开了，其实桂花开了，你也不知道，是她们散发的浓香，不由人忽视。

满城桂花香，整座城都沦陷了。人们才恍然大悟：又是一年秋来到，又是一年桂花开。

桂花，在文化里活了几千年的植物，身上自带一种百折千回的气质，那无与伦比的香。花中芬芳者众，腊梅幽香，荷花清香，樱花甜香，牡丹色香俱佳……然而都不及桂花香，“凡花之香者，或清或

浓，不能两兼，惟桂花清可涤尘，浓可透远”，桂花香不单单是香，而是一种香氛，仿佛春水漫过浅滩，仿佛轻云出于绝岫，那香自月宫中来，“清芬一日来天阙，世上龙涎不敢香”，据传龙涎为世间最香之物，在桂香面前，也不敢逞强。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香之于桂花，是骨骼，是魂魄。美人在骨不在皮，香到了极致，也是一种绝色。也正因如此，反倒容易让人忽略桂花的容颜。其花虽小，我却觉得也颇值一观。桂花直接开在枝条上，不需要任何铺垫和烘托，干脆利落，她们从来不是一朵一朵地开，一开就是满枝满树，倾尽全力，如平日沉闷的女子，从不引人注目，某一天，忽然做出了惊世骇俗之举，让满城传说。

桂花盛期，恰是中秋月圆时节，传说中月亮里那棵树就是桂花树，吴刚伐桂，可是这桂花树不是凡间物，随创随合，吴刚也就不停地在砍，苦役？抑或心甘情愿——就像赵四小姐，因为可以陪伴心上人张学良将军，漫长的幽禁岁月也不以为苦。

天下桂花，当以杭州为最。月宫中落下的桂子，落地之处就在灵隐寺。“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乃美好天堂的代名词，传闻金主完颜亮十分喜欢，反复吟咏，继而对杭州羡慕不已，遂令起鞭渡江，发兵南侵。这大概就是所谓“红颜祸水”。杭州有满觉陇，在西湖之南，为南高峰与白鹤峰夹峙的山谷，有桂 7000 多株，许多桂树树龄长达 200 多年，“满陇桂雨”为金秋游杭州最佳之景。“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在白居易的杭州忆之中，也是少不了桂花的。

未曾去杭州赏过“满陇桂雨”，虽以为憾。可作为江南女子，自幼与桂花便是相熟的。小时候，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桂花年糕和桂花糖，那种香甜，至

今唇齿留香。青春年少,情窦初开,再闻桂花香,自然是另一番感受,曾写过一首小诗:细细的金黄/碎碎的花朵/藏在密密的绿叶间/我看不见/芳香却不管不顾往我/心里钻;绵绵的思念/幽幽的心事/藏在深深的夜梦里/你不知晓/桂花却不声不响在你/窗前开;又是一年/又是一年桂花开。

桂花年年如约而开,人世间却是白云苍狗变幻无常。转瞬人到中年,阅历沧桑,几度浮沉,每一个清冷孤独的秋天,因为桂花,有一份不变的温暖和期待、相守与相惜,“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想当年李清照写这两句词,与桂花亦是相互怜惜与懂得吧。

被诗词钟情,被工笔垂爱,三千年文明古国的笔墨从未停止过对她的倾慕与描摹,桂花可称大雅;与梅兰竹菊青松翠柏不同,桂花同时又是大俗的,她最有人间烟火味,可做花茶,可酿酒,可入药,还可直接做菜或者零食。桂花糕、糖渍桂花、糯米桂花藕、桂花酒酿丸子……那浸入心底的甜,那令人回味一生的香,在国人心中,桂花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以桂花为市花的城市,比比皆是,如杭州、苏州、桂林、合肥、信阳、南阳等等。

曾以为桂花乃江南独有,前年桂花盛开时节,于清晨摘取含露桂花数朵,以花笺包之,遥寄西安一位不曾谋面却共读一本书的女友,信封上题曰:江南无所有,闲寄一缕香。

其实桂花香遍大江南北,品种繁多。以花色而言,有金桂、银桂、丹桂之分;以叶型而言,有柳树桂、金扇桂、滴水黄、葵花叶、柴柄黄;以花期而言,有八月桂、四季桂、月月桂。去年暮春,我在成都双流的棠湖公园,错过了海棠花开的盛景,无意中邂逅几株桂树,开始只顾着寻觅海棠残红,结果踪影全无,被浓香吸引,虽有似曾相识之感,却没有反

应过来,直到循香而至,竟然是桂花——不是秋日,没想到在暮春也开得如此馥郁。这几株桂树不高,可是形如华盖,密密层层,“清香一袖意无穷,洗尽尘缘千种。”那一刻,花与人两两相忘,日与月毫无瓜葛,就连时光也是香的。

“桂树何苍苍,秋来花自芳。自言岁寒性,不知露与霜。”桂树终年葳蕤,不以色香自炫,不因寒暑改容,内敛谦逊,秉性芳淳,颇具“君子藏器、内含刚柔”之风范,故先人留诗“君子芳桂性,春荣冬更繁”。又因她甘于幽岩、托根云林,雅有深致、远屏声利,馨发而不淫,清扬而不媚,有魏晋隐士遗风,故得雅号“幽隐树”。

我家阳台上有棵盆栽桂树,叶色苍翠,经冬不凋,既耐酷暑干旱,亦不惧霜冻,三四年了,确实是最好打理的植物。我常常过意不去的是,局限小小一花盆里,太委屈。可她安之若素,每年秋天,都会闲散开花,“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

一朵桂花在树上的停留时间只有四日。有时,我会用桂花窰制春茶,一撮一撮采下来,挑选、清理,一层茶一层花,密封。春天的绿茶和秋天的桂花同处一盏,喝一口,一整年的杨柳依依、山岚雾霭、风轻云淡,就都在心里了。

近日,老友来访,小酌,打开一瓶从绍兴背回来的桂花酒,听他谈往事,长沙烈士公园北门附近,有数株老桂树。有一年路过,恰是一场秋雨之后,桂花纷纷扬扬铺满小径,如雪如樱,触目心惊,至今难以忘怀。

我听得神往,欲一睹落英满地,可惜今年桂花花期又在俗务缠杂中过去。

处人生之秋,趁人未老,花未央,宜早日挣脱樊笼,回归自然,桂花树下赏月,方是余生正事。

## 故乡的冬天 | ● 木 槿

我的故乡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那里群山绵延,有一条小河穿村而过。一年四季,它给我的感觉都是静谧的,而冬天尤甚。

故乡偏僻,交通不便,因而少了许多市井嘈杂。一到冬天,家家户户极少出门,这种静谧便来得更加真切。

故乡的冬天,放眼望去是一片苍黄,苍黄当中又带着一片片的绿。那苍黄的是干枯的草,是干枯的树,是横卧着的山岗上成片的苇;那绿的是一些未凋零的草木,是农人种植的蔬菜,是某个小院里正含苞待放的月季。

走近了一看,你会发现黄绿当中还透着红,那是经霜不凋的丹枫,那是枝头闪烁的救兵粮,那是晴日里妇女洗晒的被褥衣物,是这寒冬里的一把火。

大约阴历的九月份,收了晚稻之后,田野便空旷起来。这时的田野是鸟的天堂,而麻雀最多。它们叽叽喳喳地啄

食着漏收的谷子,偶尔有人走过田埂,它们便像得到指令似的,伴随着一阵清脆的喧闹声一齐儿飞快地飞走,落在远处的树枝上、草丛里。这清脆的鸟叫声,衬得蓝天下的村庄更加静谧。

不时能听到一阵狗叫,那是有生人经过,随着主人的一声呵斥,狗吠便停止,村庄又即刻回复宁静。中午和傍晚的时候,各家柴房上袅袅升着炊烟,鸡鸣鸭叫,还有父母呼唤孩子的声音,总能让村庄热闹一阵子。

若下了雪,便是另外一番景象。先一天傍晚阴风怒号,伴着点点雪粒,便知雪要来了。大伙这会一定是赶着去菜地里采摘好青菜萝卜和姜蒜洗好了备着,因为不知道这冰雪天气会持续多久。

雪粒落在青瓦上,落在马路上,落在草丛里。那声音是悦耳的,轻柔中又带一点急促,像春天里风中氤氲的花香,又像心头甜蜜伤感的回忆。

冬天黑得早,大家便早早上床了。这时候孩子们往往最兴奋,他们心心念念的是今晚的雪可一定要下得够大够厚才好!雪是什么时候来的,大家并不清楚。只是第二天一早醒来,便觉得窗外格外光亮,不用说,那就是下雪了!白雪把屋子里都映衬得格外明亮。

只见屋外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雪足有一尺多深。平日的山,这时都披上了雪;山上的树木也不例外,都是白色,只是在那些树与树的中间,露出一段空隙,给人一种灰色的苍凉的感觉;枫叶与救兵粮的红,并没有被完全遮住,便与白雪互相掩映,分外妖娆。

田野里也全部是白色,平日可见的田埂,这时都不见了,田与田都连在了一起,分不清这一块与

那一块;田野里的青菜,这时都穿上了雪白的棉衣只露出一个尖尖的绿色脑袋儿,在打量着这个粉妆玉砌的世界。

雪天的麻雀格外欢腾,比平时更爱叽叽喳喳,大门口的坪里,甚至二楼的阳台上,到处听得到它们的叫声。大胆一点的,甚至会飞来啄农家挂在窗户上的玉米。白雪茫茫,天地寂寂,麻雀时来,人至不去,珊珊可爱。冰天雪地当中,小河依旧流水淙淙,水面浮起一层水雾。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雨雪,能饮一杯无”。古人这种雅致情怀,同样适合今天啊。雪天的晚上一家人围坐在柴火旁聊天说话。那柴木是早就劈好的,一根一根码在墙角。它燃起来的时候,噼里啪啦作响。那火苗,也窜得格外高。火苗毫无疑问是红色的,还带着点蓝,“溜溜”直往上冒。通红的柴火,亮了每个人的笑颜,暖了每个人的身,也暖了每个人的心。

父亲和爷爷往往端着小酒杯,不时抿一口;母亲和奶奶则是边烤火边纳着鞋底;我们,则是在旁边嬉闹。大人们见我们吵,便会讲些“红毛鬼怪”一类故事吓唬我们。

母亲和祖母往往是最后一个去睡的,因为她们要把我们白天弄湿的鞋子放在灶边烘着,同时还要挑选出最软最大的那些红薯,将灶膛的柴火灰扒出一个洞,放进红薯,然后又用柴火上覆盖上。这样,一到早上起床,便有温热软甜的煨红薯。随便拿起一个一咬,满嘴都是甜!

吃家乡煨红薯,已是多年,亦有多多年不曾好好领略过故乡的冬。然故乡的冬,如一支清远的笛,时刻在心头响起。

# 远山

● 唐春莲

## (一)

太阳像个顽皮的孩子,从东头玩到西头,玩了整整一天,还迟迟赖在大山肩上的不肯回家。

姨爷总是在太阳耍赖的当儿,扛着锄头,带着一天劳作的汗味,大步流星地回家。老远,他就冲在院里玩得不亦乐乎的我吆喝:“丫头,姨爷下工喽——”我马上丢下手里的泥巴,笑嘻嘻地跑过去接他。

姨爷放下锄头,从堂屋里拿出汗巾搭在肩上,左手提个木桶,右手牵着我来到村口的水井边。他打了桶水上来,先帮我洗了把脸,又拉着我的手浸进桶里,用他粗大的手指将我的手掌洗干净,他小心地将我指甲缝里的泥巴一点点抠出来。很快,清澈的井水就浑浊起来。

他脱了解放鞋,开始冲洗他的泥腿子,泥浆水顺着他的小腿流到了井边的洼地里,慢慢的,渗入泥土,他冲洗的地方,一片润湿。待他擦洗干净,这才伸出布满肌肉疙瘩的手臂抱起我,拿胡子扎我,扎得我不停躲避他的胡子,咯咯直笑。落日常在这时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 (二)

母亲是个小学教师,因为工作太忙,把四岁的我和才两岁的弟弟托付给几百里外的乡下姨娘,尽管他们

有四个和我们年龄相差不大的孩子,但姨爷还是以乡里人特有的善良淳朴接纳了我们姐弟。

姨爷中等个,身板结实,眼睛不大,但很精神,笑起来鼻头微微发红,两片厚实的嘴唇镶嵌在方正的脸上愈发衬得憨厚老实。别看他粗手大脚,有时却心细如发。

有天夜里,我迷迷糊糊中听见姨爷对姨娘说:“妹夫来信了,妹妹病了,想孩子想的……工作压力挺大,又接了两个班的教学任务……哎,工作上的人不容易,我们能做的只有帮她把孩子带好点……”还说了些什么,我就听不到了,我又睡过去了。

七十年代中后期,还没有分田到户,平日里难得吃上回肉,更别说零食了。但我和弟弟总有糖吃。

任大队支书的姨爷经常去县城开会,姨娘蹲在堂屋中剥猪草,不时抬头看看天色,估摸着姨爷要回来了,会将正和我们玩得高兴的表哥表姐支走:“别玩了,扯猪草去!”待到表哥表姐撅着嘴提着篮子走开,她就对我说:“姨爷快回来了,带着弟弟去村口守着啊。”我知道,马上有糖吃了!

姨爷家四面环山,潇水河绕着群山蛇形曲转,终日不停歇地奔向湘江。当夕阳即将沉入大山,群山开始迷蒙时,姨爷的身影会准时出现在以远山落日为背景的画面中,潇水河有时是他脖子上搭

着的汗巾,有时是他腰间扭秧歌的长飘带。

我们一进入他的视野,他就会加快脚步,穿过田间小道,笑呵呵地一把将我们揽入怀里,重重地在我脸上亲一下,转过脸,又在弟弟脸上亲一下,然后把手放进口袋摸索,直到弟弟流出了长长的口水,他才将握着的拳头伸出来,神秘地问:“猜猜,姨爷手里是什么?”“纸包糖!”我们都知道!他满意地笑了,剥开糖纸,放进我们口里。余下的糖,就分别放进我们贴身的衣服口袋里。

拿到糖,弟弟每回都吃得精光,而我擅于节省,在他哭闹时,我也像姨爷一样,在口袋里摸索,再神秘地握着拳头出来,弟弟就不哭了。姨爷发现后,每回就留下一两颗,待我给了弟弟,他又偷偷地补给我,还对我耸耸鼻子,挤挤眼睛。

乡下偌大的田野滋长了我的野性。我在青草上打滚、跳土坡、和泥巴,爬树掏鸟窝……结果有一次从槐树上掉下,崴了脚,疼得撕心裂肺地嚎叫起来。

正在锄地的姨爷听到我的哭声,锄头一扔,踩着地里刚长出的南瓜苗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他几乎没细看我的伤势,就飞奔着将我背往五六里地外的乡卫生院。我趴在他宽厚的背上,听着他那比战鼓还急的心跳,慢慢地,我停下了哭嚎。

他冲进卫生院,疯了般地左窜右窜,嘴里嚷嚷:“医生——医生——”乡里医生惊愕地走出来,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他将我从背上转到膝上,吞咽着口水,结结巴巴地问:“医生……丫头的脚……不会有事吧……不会……留下后遗症吧……”经过检查,医生开始给我上药,半会没搭理他。豆大的汗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一滴滴落在我身上,他焦急地一下子摸摸我脸,一下子抓抓衣角,一下子又揩拭不停往下流的汗珠,口里念念有词:“咋办呢?我咋给孩她娘交代呢……”他使劲地锤头:“我真该死,咋就没好好看着呢……”医生上完药,慢条斯理地告诉他:“皮外伤,过两天就好了!”姨爷

的眼睛倏地亮了:“是吗?真的啊?谢谢医生,太感谢了!”他把我背上背,忙不迭地致谢,头点得像鸡啄米,由于太专注表达谢意,腰弯得太下,没留神脚底,一个踉跄,险些被卫生院的门槛绊倒,他惊魂未定地反过头:“丫头,姨爷差点又被你吓死了!”

这一折腾,已是黄昏。我趴在他背上,看见太阳在大山肩上跳来跳去。他明显放慢了脚步,顺溜地唱道:“月亮粑粑,里面坐着个爹爹……”

### (三)

乡下无拘无束的生活过得飞快,一年多的时光,于我,仿如只是在村边的草垛上打了个盹。

母亲来接我了,我哭闹着不肯跟母亲回城,姨爷只好停下正在抢收的庄稼,送我到县城。上车前,他将一张两元钞票塞进我里衣口袋:“丫头,这张钱拿去买糖吃啊,等丫头出息了,姨爷就可以吃丫头买的糖了。”说话间,他的眼眶就润湿了,他扭过头,偷偷用衣袖抹了抹眼睛,再转过头时,方正的脸有点扭曲,他红着眼将我抱起,狠狠地用胡子蹭我:“丫头,要听妈妈的话,好好读书,假期有时间就回来玩。”他交代母亲,丫头有两天没洗澡了,回去好好洗洗;丫头睡觉爱踢被子,注意别凉着她;丫头自由惯了,别一下子就把她送进学堂……说着说着,眼眶又红了。

终于,他把我强塞进母亲怀里。我大哭起来,伸着小手使劲拽着姨爷的衣角不肯松手,他狠心掰开我的手,催促司机快走。汽车开始奔跑,大山离我越来越远,姨爷的身形越来越小,我看见他朝我挥着手,大声喊道:“丫头,记得回来啊——”。

“丫头,记得回来啊——”每当我想念泥土的气息时,耳畔就会响起姨爷的声音。其间我无数次地要求母亲送我回老家,母亲总不答应。待我懂事点时,我也不闹了,我知道父母的难,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并不宽裕,再者那时交通不便,回去一趟单程就是三四天,他们根本抽不出时间。

姨爷常来信问我的近况，开始是母亲念给我听，等我基本能独立阅读时，我就自己看。最初是问我习惯城里的生活不，后来是问我长高长胖了没有，再后来是问我学习情况。姨爷只上过几天夜校，每封信都有不少错别字，母亲看得很费劲，但我能像读懂父亲一样读懂他，从未在心里轻视过他。

外婆过世的时候，我回故乡奔丧，距离我离开家乡已经六年。见到姨爷时他头顶着白布，形容憔悴，神色哀伤。整个丧事都是他在打理，安排得井井有条，村里人没一个不羡慕我那寡妇外婆福气好的。外婆没有儿子，女婿就是她的儿。送我走时他依然将我抱起，由于连日劳累胡子拉碴，他没有蹭我的脸，只用那长满茧子的手理顺我搭在额上的头发，还是那句话：“丫头，记得回来啊！”我已不像上次离开家乡时那般哭闹不休，但因外婆的故去，与姨爷短暂的见面又分离，还是让我难过了好些天。

再回故乡又是十年后，因长年劳作，看上去姨爷的年纪比父亲大了很多，身材也没有我儿时记忆里那般高大，但精神矍铄，能大口吃饭，大碗喝酒。他拍拍我的肩：“我们丫头现在已是大姑娘了，姨爷不能抱喽！”

那次回去是冬天，夜晚我们就守着围炉聊天，红红的炉火映得他本来就有点兴奋的脸更红，他不大的眼睛清亮依旧。他说了很多我小时候淘气的事，我竟然记得大部分，所以不时打断他，抢着续上后来的故事。每说到我一桩糗事，都能引发他一阵大笑，鼻头也就愈发红得显眼，像个可爱的半老头。我们说了大半夜话，烧掉了几斤木炭都毫无倦意。原来我对童年的记忆，大部分都留在了乡下生活的那一年多时间里。

又一个十年。姨爷六十岁生日，我再度回到故乡。我已经工作了若干年，不能说自己出息了，但我真的可以买很多很多的糖给姨爷吃。姨爷还住在我儿时居住的老屋，听到我在院里唤他，他欣喜

地迎了出来。姨爷瘦了，曾经宽厚的背开始微驼，目光也有点浑浊，但仍像从前那般爽朗。他接过我抱在手里的儿子，大声说：“我们丫头的宝贝蛋也回来喽，快给外公看看，像不像丫头小时候啊。哟，哭了！”不满两岁的儿子被陌生的面孔吓住，嘴巴一瘪，哭了起来。“不哭不哭，外公有糖吃。”姨爷从里屋拿出个塑料袋，打开，还是从前的纸包糖，不过现在的包装精致了许多，品种也比从前丰富。他指着向他要糖的两个孙子，嘿嘿地笑道：“看着他们伸手，总想起你小时候在村口接我。”不知不觉中，我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雾气。

#### （四）

去年，故乡通了火车，回去一趟缩短到六个小时。正式通车那天，我不假思索地拉着已是十二岁的儿子直奔故乡。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老屋还是那老屋，七十岁的姨爷已不是当年模样。牙齿掉了许多颗，目光浑浊。因骨刺压迫神经，并不高大的身子佝偻在一起，像一个即将画圆的句号。他行动迟缓而笨拙。姨爷的脸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表哥说，自从老人家患病之后，精神也颓废下来，几个月都没出过院门。他还喊我丫头。他说：“丫头，现在想抱都抱你不动了！”儿子稚气地说：“外公，还过几年，我来抱你！”姨爷咧开少牙的嘴，伸出暴着青筋的手，捧着儿子的脸笑起来：“和丫头一样，真聪明！”

姨爷老了，老得如同风中残烛，只要一点清风，就能把烛火吹熄。

我陪了他一周。儿子在他膝前绕了一周。老人变得很安静，不再絮絮叨叨从前，更多的时候，他坐在院子里眺望远山。

但我终是要走的。

他破例走出院门，送我到村口。我要他回去，他坚持要看我走。我拗不过他，只好边走边回头。很远了，还看见姨爷瘦小的身体站在天地中，再回头时，他的身影已和远山融为一体……

# 阳明文化难以多得的稀世哲学经典

● 徐 罔

王阳明作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心灵导师，其独创的心学精髓——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涉及面广，内涵博大精深，足以值得我们这些后来者一辈子去领悟。

知，有很多种，例如知人善任，一般专指有权左右别人命运、或分派某项工作的领导者。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一个家庭。领导者管辖范围越大，影响力越大。一个合格的家长，肯定是一个能把握儿女天性、特长，善于因材施教，正确引导其走上最适合其发展道路的明白人。一个高明的军事指挥官，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否知人善任，常常是决定战争胜负、国家兴衰的主要关键，作用举足轻重。

中国历史上，刘邦、李世民等马背上打天下的一代国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知人善任的著名典范，没必要多说。笔者这里要说的是，其反面教训也不在少数，聪明如诸葛亮，因错用夸夸其谈的马谡而有过痛失街亭的惨痛经历太著名，不说也罢。刘邦的儿子，汉文帝刘恒与周勃的故事，无疑更引人深思。周勃是西汉开国功臣，出身贫苦，从小没读过什么书，却极有军事天赋。成年后，他追随高祖刘邦东征西讨，忠心耿耿，屡建大功。建国之初，他又率军平定多起叛乱，被封为绛侯。刘邦死后，他与陈平等一起设计巧夺吕后家族兵权，一举消灭吕氏诸王，拥立刘恒顺利登基。令人深感惋惜

的是，刘恒虽称有为之君，对周勃其人，不可谓不知，但知而不能善任，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与其本意相反的结果——他感念于周勃辅佐之功，竟不辨其才是否胜任，便封之为右丞相。但是，文盲出身的周勃，在战场上绝对是一把好手，作为丞相，却很不称职，连朝廷每年可以收入多少银两，需要支出多少，都是一问三不知。以这样一个人掌管一国大事，能不误事吗？因此，就给人制造了口实，有惯于诽谤者借助其政务上的失误，无限上纲，诬告他谋反。刘恒当然不会相信他会真正谋杀，但其丞担任期内因无知所犯错误却不少，才终于意识到他确实不是一块当丞相的料，借机免了他的职，下旨令其回封地绛县闲居安享清福。可是，诽谤者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再次挖空心思罗织罪名将他投入大狱，折磨得死去活来。尽管，刘恒得知其情后，为了保护这位大功臣，迅速下旨释放。可惜，那阵儿为时已晚——因身心倍受摧残，周勃出狱没几天，即郁闷而死。

周勃的枉死，追根溯源，假如刘恒不凭个人感情，太过偏爱周勃那位大功臣，一心想的是论功行赏，给予其相应的地位、待遇，而是知人善任，让他继续得心应手地指挥军队，他能在任上一事无成，耽误了不少国家大事不说，最终还落下那么个可悲下场吗？

周勃的枉死，也使我们想到另一个知——自

知。试想想,他假如具有足够的自知之明,懂得自己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的不足,断然谢绝那个力不从心的丞相高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吗?甚至,他只须借鉴与之同朝而先晋相位的曹参的做法,丞相照当,结局却相对好多了。“萧规曹随”固然不很可取,一国之相,一味继承前人旧规,原地踏步踏,毫无自己的创举,没有新的动力,事业、社会谈何发展?但是,曹参深知自身才能远远不如前任萧何,无法拿出新点子,不是一个完全称职的丞相,就原本照抄旧制,虽然没有创新,却较好地避免了太多的失误,确保了大局稳定。单以此论,他至少比周勃高明了许多。

缺乏自知之明的故事,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周勃不是首创。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括作为名将赵奢之子,从小熟读兵书,自以为军事才能超群出众,“纸上谈兵”误国误己的故事,不就更是尽人皆知的千古笑谈吗?也许,王阳明正是借鉴了前人那许多成功与失败的先例,结合他当初所处现实生活,开创了流传千古的阳明文化。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天资聪颖。他虽然认定“人生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四岁时便将所有家藏书籍读得滚瓜烂熟,但这一点并不妨碍他的广泛爱好。他对儒学、佛学、军事、象棋、道教养生术均有涉猎。出于对道家与佛家的痴迷,他一次又一次推翻自己先前的探索、研究,甚至不惜新婚之夜离家出走……类似种种,他曾经气坏了父亲,也惹恼过老师。在众人眼里,他一度被认定为出言不逊,华而不实,是一个典型的“花心”仔。但是,正是那种一时之间难以被人理解的“花心”,他才得以博采众长,得出自己一套完整、独特,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精髓的文化理论。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他虽然是整个明代文臣仅有的三伯爵之一,更是追赠侯爵的唯一文官,人生道路却并不平坦。他二十七岁通过会试,正式步入仕途。但是,不久后,他便满怀正义,抱着“明知

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悲壮情怀,不畏权贵,毅然向皇帝朱厚照上表,奏请严惩专擅朝政,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宦官刘瑾,结果被当众廷杖四十,下锦衣卫狱,尽管坐牢时间不长,出狱后还是被贬为被时人号称为“鸟不拉屎”的贵州龙场驿站站长。就这样,他身处不毛之地,却始终不改初心,忍辱负重,潜心研究,数年悟道,“心学”终于横空出世,从而名声大振,再次被朝廷器重,文臣武用,驰骋沙场,江西剿匪,平定宁王叛乱……以大无畏的精神指挥若定,立下不世之功。

王阳明的心学之所以独特,最重要的一点是求实。他所学广博,但对前辈的相关论述,绝不是一味盲从,人云亦云。他总是本着求实精神,无论原著先哲的名气有多大,影响力有多深,都敢于质疑,敢于说“不”。他大胆批判朱熹“格物置于诚意之先”的修身学说,反其意将“诚意置于格物之先”,强调修身是以诚意为主的深层哲理依据之一,是成就道德人格的实践,是精神锻炼和道德努力的修身功夫,将格物涵义重新定义为从善去恶的道德实践良知,在诚意的统率和推动下,通过真诚的道德努力去格物,知行合一,从而成为一个儒家意义上具有真实性的人,算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正是这种可贵的认理不认名,探索、继承与扬弃并举的勇敢精神,阳明文化才与众不同,以其独特的哲学思想而传名万世。

我们继承、弘扬阳明文化,最重要的是准确把握其精髓、内涵。知,首先是知识。有知才有行,有行才能验证知,知行合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知行合一,最通俗的解释,是学以致用,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世上所有的科学文化理论知识,一旦离开实践,不经过实践的严格检验,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知行合一,永远不会过时,不仅王阳明,也是我们党一贯之的基本指导原则。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复纠正、清除党内

或左或右的“本本主义”教条,坚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指导思想,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根本原理,理论结合实践,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牢牢扎根在人民群众中,时时刻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扫清了国内一切反动势力,胜利建成了新中国。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精神,针对因长期战争创伤所造成的底子薄、基础弱这一不可避免的社会现状,于不同时期正确制定不同的适合当时国情的大政方针,发展规划,并不断加以修改,完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建设成就,使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迅速崛起,逐步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全面发展的世界强国。

知,也是良知,是知恩图报。一个有才无德,缺乏良知的人,其危害程度往往比无知无德者更要严重十倍,百倍,千倍。时代发展到今天,随着现代物资文明的不断改善,每个人的良知无疑变得更为重要。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除了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还得依靠众多富有道德良知,富有社会责任心的高素质人才去巩固,去开拓,去不断发展。拥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一切理想,抱负,才有可能顺利实现,并且不断达到新的高度、境界。和谐,是稳定的必须前提,我们开创、巩固和谐社会,人的道德良知是其中最重要的基本元素,其中包括对祖国的爱,对父母的孝,对师友的义,对社会的责任!我们继承阳明文化,就是要常怀一颗感恩之心,结草衔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回报亲友,回报社会!一家富裕,少数人富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裕。我们只有胸怀全局,以大公无私的精神,乐于互帮互助,扶贫济困,使全中国每一个家庭都富裕起来,社会才会更公平,国家

才会更强大,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才会不断增强。也许,作为普通人,我们个人的能力有限,无法与中国历史以来舍小家为大家的英雄人物、革命先辈、社会精英一样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但是,建设和谐社会,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我们的道德良知不可或缺。作为社会一分子,知情达理,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之”,都是良知的最好体现,是对整个和谐社会的一份应有贡献。反之,一个缺乏良知、缺乏感恩之心的人,哪怕破坏的只是一个家庭,或邻里之间小范围的矛盾纠纷,其负面影响也同样不容低估,绝对被人唾弃。

有关知行合一的方方面面,不必说还包括很多方面,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一一详述。总之,这一切,无一不被王阳明的心学核心精髓——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所囊括。单凭这一点,就足知阳明文化哲学思想的生命力有多么地万古不朽!

阳明文化,不仅传授了千千万万普通大众做人的道理,也影响了一代代名人,曾国藩、梁启超……乃至全世界许多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无不对其推崇备至。时至今日,乃至永远,其不朽的光芒也始终熠熠生辉,令人为之景仰。习近平总书记于二〇一五年六月考察贵州时,即特意提到王阳明,提到阳明文化,充分表达了他对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崇尚之情,对阳明文化的充分肯定。

阳明文化,博大精深,以笔者粗浅的学识,一篇四千字的短文,连其最基本的外在皮毛也难及万一,何况精髓。笔者敢于肯定的是,它既是中国人民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也是全世界难以多得的稀世哲学经典!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曾大胆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由此可见,王阳明其人,阳明文化,其影响范围有多宽广,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多崇高,多伟大!

## 归去来兮(外四首) | ● 罗孝贵

你终于选择了离去  
曾经方圆中的苦痛  
不屑同流的孤傲  
和最美好的向往  
都一并随石而归

累了,就该歇息  
改变不了  
就可以回避  
香草美人中的三闾大夫呵  
一部楚辞  
足够让我们读懂  
三千里故国的斗转星移

只是

你的离去  
让一个节日的主题有些沉重  
你的相拥  
让江河的波涌有些迷离  
你的背影  
让每艘龙舟的集结更加情急

又是五月初五的河堤  
当年争食的鱼群已归大海  
香粽成了人们的美食  
阴晴不定的浮云  
常常化雨成蝶  
年年的兰草  
依旧是花开洁白  
不变的

只有为民的情怀

## 中秋月

一层一层丰满起来的秋月  
就像那冬雪  
和雪后的春天  
葱笼一夏便是今夜的月圆  
而圆月两端的你我  
是那千年的红豆  
在今夜的风里  
又一次开始飘落  
飘落于那片温润的水土  
蚌病成珠  
如洗的月光呵  
从秦时汉地里飘来  
浸湿了我的泪眼  
灌过我已结茧的脚  
流淌成阴晴圆缺的思念  
漫山遍野  
恣意汪洋

## 走进韶山

走进韶山  
有一种满足  
一个儿时的梦想  
就是来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走进韶山  
有一种温暖  
一种从您宽厚掌心里流出的亲情  
霑润全身

走进韶山

有一种震撼  
一个寻常百姓家的长子  
缔造出惊了世界殊的新中国

走进韶山  
有一种自豪  
一个孱弱了百年的国度  
在天安门城头上的一句湘音里  
重赢尊重

走进韶山  
有一种激动  
在我平凡的生命时空里  
竟有着与您十年的共存  
是多么幸运

走进韶山  
就是一次寻根  
一个政党的成功  
源起于普普通通的民生  
那在韶乐中起舞的香樟翠竹  
是多么富有底蕴

走进韶山  
就是一次洗礼  
两千多年来的“帝王”们呵  
看看那件补了 73 次的睡衣  
有谁堪称万古流芳

走进韶山  
就是一次朝圣  
这是一座人民的殿堂  
铭刻着一个民族  
对正义与和平的追求

每一个勤劳善良的人  
都能找得到自己灿烂的前程

走进韶山  
走向标识历史的韶峰  
走向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神州  
每当读到毛泽东  
永远都有泪光闪动。

## 感应台灯

触摸台灯的感觉  
就象第一次拉手  
来不及反应  
房间的眼睛倏闪就亮了  
柔和的灯光  
纱一样搭在你的肩上  
朦朦胧胧的  
都是你高高低低的心跳

而今夜  
你站在我的微信里  
指着远远近近的风景  
会意着我的点赞  
我们隔着一盏灯光的河流  
相互挥手

深吸着  
这四月里春天的气息  
我总想从柳梢头上  
握住你拢过长发的纤手  
去找回那方洁白的信笺

总喜欢拽着青春  
靠在每一个梦的门边

一整夜、一整夜地  
等你 等你  
从感应的台灯里走出

## 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  
喜好绘画中的写意  
顺势而来的勾勒  
总有着清脆的点笔  
简约传神心领神会

人到中年  
喜听静夜思的长箫  
婉转悠扬的雅韵  
绵延回响  
可以穿透喧哗  
享受天籁的玄妙

人到中年  
喜看石上流的清泉  
一尘不染  
冰清玉洁  
即便飘有几片细叶  
也是画外音的旁白  
清澈了深情的时光

人到中年  
喜步云中飘的峰顶  
不管烟波如何变幻  
霞光之下  
山自巍峨人独立  
雾漫林海赏丹青

## 天才与上帝(外四首) | ● 吴礼鑫

关于上帝的学问  
据说天才叩问上帝  
关于天才的范畴  
据说上帝请教天才

上帝与天才  
是否存在  
这件事只须问问乞丐  
乞丐一定会说——  
上帝是你  
当我向你乞讨时你就是上帝  
天才是我  
当我努力得到时我就是天才!!!

### 生命的圆满

人一生的美梦  
要攀登怎样的高峰  
才能算荣耀辉煌

人一生的思欲  
要达到怎样的高度  
才能算美好幸福

这金光闪闪的阳光  
就在我的身旁  
希望 希望  
对于我就是生命的辉煌

这吉星高照的星光  
就在我的头上  
渴望 渴望  
对于我就是幸福的天堂

### 诗人与诗歌

诗人,你做了半辈子的美梦诗  
却一直过着一辈子的苦日子  
你的人没有死  
你的梦没有死  
你的诗却早已死

不管做什么样地人  
要想凡事心想事成  
不仅需要辛劳勤奋  
而且需要奇异天分  
更需要崇高的精神

谁要寄望诗歌流芳百世  
谁就必须坚持疯狂至死  
谁要希冀留下永垂不朽的诗  
谁就必须经受九死一生地痴

诗歌要想在世间富有神灵  
诗人必须在世间饱受折凌  
诗歌要想在人间永久传吟  
诗人必须在人间九死一生

### 禅 意

我知道一切就是一些  
一切的痛苦  
都含有美丽的一些  
所以 我常常在忧伤中  
写下美妙的一些

当夕阳西下  
晚霞绚丽  
我知道所有的美丽就将消失  
明天的朝阳又会将痛苦的希望托起

天是这样高  
云是这样淡  
梦是这样空  
我们原本不是生活在梦中

可是我们常常  
在梦中做梦  
生活有时也需要  
寄托在美妙的梦中

### 花 咏

窗前三角梅  
红颜素点缀  
生命诚可贵  
奉献犹为美

# 古道铃铎（组诗）

——安化茶马古道采风纪行 ● 陈援华

2018年9月初，娄底市作协组织部分作家到安化茶马古道采风，感受遥远的马铃茶香，尤其是这里醇朴厚道的风土人情，文人骚客，大发雅兴，我亦拾得几行长短句，或是这古道西风里从悠远的历史时空传来的几声诗意的铃铎？

## 一 点 点

——席间小记兼致安化文友小夏

“一点点 就一点点”

这是不是姑娘添酒的口头禅

一点点是多少？

一点点就是饮不尽 喝不完

一点点 就一点点

明知道远客已不胜酒力

姑娘却笑眯了眼

“菜多吃点 菜多吃点”

一点点 就一点点

酒一点点的喝

杯一点点的满

情一点点的醉

不要喝了 不要喝了

喝不完的情意就在杯里存着

在这茶马古道

姑娘醇厚的客道早已让我酩酊

又有来客推门而入

跟脚带进来一阵风

也请风儿来喝一杯酒

到这里只是不要吃醋！

## 桑香黑茶

花了多少功夫  
才把骨子里的风雅  
揉进茶叶  
农桑之美 被无限芬芳  
传远  
一种隐蔽万物的色彩 从此  
光芒四射！

不说沉浮 不说枯润  
有一种浓情的浸泡  
就可以释放出  
生活最美的味道

没有魔法 却有魔力  
不管有谁到来  
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 一十万个人  
都会芳魂附体

不必说留下  
不必说带走  
留下你的依依不舍  
带走你的唇齿留香 就这样  
一个美名 被一万个你  
一十万个你 一百万个你 传扬——  
桑香黑茶！

## 关山如画

——游关山峡谷

一道白色闪电  
不！是一道  
蓝色闪电 不！  
是一道  
风一样明澈的闪电  
降落人间！  
雷声砰訇  
惊起众人的仰望  
珠玉般泼撒的太阳雨  
富丽了明媚的九月

铁链 铁踏  
构成一部攀爬的神话  
断崖 飞瀑  
竖起一串串惊叹！  
跋涉者的汗水里  
沉淀奇异的景观  
马铃茶香中  
飘溢久远的芬芳  
在这峡沟沟里  
至今还有 味道醇厚的  
神仙水擂茶

入了关山之峡 浓了  
江山之恋  
驻足 留连  
四顾 回望  
任你我纵情指点——  
关山如画！

编者按:2019年4月2日,娄底市作家协会部分会员在新任主席廖志理的带领下,赴宁乡梦想小镇采风。在风雨中大家追寻青年毛泽东的游学足迹,在梦想开始的地方大家深刻感受到了伟人的家国情怀。如是,作家们感慨万千、文思泉涌,创作出了不少佳作,本刊特选取其中几篇优秀稿件刊发,以飨读者!

## 梦想小镇笔记 | ● 廖志理

扑进那朵桃花  
我就是一滴已经浪迹半生的雨  
在凉薄里  
历经人世无法拒绝的绽放

红尘中的青山  
流水里的阴影  
流走的是残梦,是泪水  
是曾经缤纷的灰烬

## 宁乡春色四美(一组) | ● 陈遗志

### 1.黄

自三月里出走,背影留在  
陌尘的照片里。有形态不同的笑  
和媚眼。我把包横在胸前  
走成 1917 年的春天

此时天空如黛,小雨颤颤巍巍  
几只小鸟惊出枝桠  
隐跃在不远的油菜地

我渴望那些小小的花朵  
会在每一个夜幕降临时  
给大地披上金色的外衣

### 2.白

遇上一场梨花的雨,盛大的云朵

淹没在碧水间。取一片熟稔于心  
银碗掉落,颂词夺眶而出

我一介布衣,愿镀你为甲  
我一个书生,愿聊你自醉  
愿那种恒定的关系  
近乎抽象,但精确有度

站定,在一树白前说出自己的隐晦  
那一米唐突的阳光  
和赞叹来得一样及时真实

### 3.红

不止一次确认,那含情脉脉的桃红  
会在三月之后依旧开放

结义的三兄弟,雨后的阳光里  
还能续上一碗  
惜春的烈酒

关山,关住时间,关住风月无边  
去年的脚印还在刀锋上  
而眼前怒放的花蕊  
正从树上跳下,舔?  
虚拟的人间

#### 4.绿

杨柳依依,领会春风的默契  
绿草低低,追问你我的来意  
被梦想挡住去路的人,有尘土的哀怨  
你说,日子散淡悠远  
我对,每一条河流叛逆无限  
  
竹林点缀村庄。一声鸟鸣  
洗涤躬身的春天。叶脉、洪流、诱惑  
宏大的画面,直抵原罪的善美

## 梦 想 小 镇 | ● 海 叶

是的,昨夜的雨  
历经一番挣扎  
在晃动的枝头  
亮出自己的软弱

一只鸟或一滴鸟鸣  
为快乐播撒种子  
为不肯离去的倒春寒  
找寻一抹温暖的背影

励志的故事,能抹杀  
多少虚情的对白  
一首朴素的小诗  
又在湿漉漉的伞面重现

如同藏在花蕾的一个梦  
此刻又长出小翅膀  
或者,又悄然降落于  
这个宁静的小镇

## 一 生 有 好 多 个 春 天 | ● 湘小妃

### 村 庄

茶树,和桃花,和梨花  
站在雨水里,和万物一起——

缄默。除了心跳——是的雨水,蓬勃地

从缄默的水池里凸起,回落  
直到——

村庄被拉成平面  
一个女人

穿着嫩黄色雨衣,从画里走出

## 桃花

人们在观望——

某人从杂草里,从荒芜中,率先张开  
绯红的旗帜

直到她走出来,她说

来吧,在春天的洪流里

没有一个人,一朵花,能置身事外

“美裂成碎片,纷纷落下”

她打开自己的时候

没有看向任何人

## 一生有好多个春天

有那么多词语在挨挨挤挤——

它们要从花蕊里

拱出来。它们不是过去的任何一个

街头走动的人,都陌生

迎春花、杜鹃和玉兰

都有新鲜面孔

一个春天,准确地

压在另一个春天之上

每一个都面目全非

## 宁乡书简(七首) | ● 让 峰

### 石 仑 关

我希望你长久地宁静与清澈

无常的雨水,需要一把

李家伞铺的油纸伞,需要一个书生赋诗换取

并开始与另一个书生的游学

天马山下,古驿道上的千年关卡

百年来已成梦想小镇

拥抱春天的人亦是追求梦想的人

在宁静之乡的石仑关,我是

梦想小镇的一部分,就像雨水

是云朵的一部分,竹苑、茶舍、黄包车

是云朵投影的一部分

你只要宁静与清澈就够

世界很脏,你是怜悯

### 追梦的雨水

向星空索求梦想的人

眼神是蔚蓝的

下雨的日子亦有最亮的光线

在宁静之乡的石仑关梦想小镇

雨水打在追梦人的身上

雨水便是追梦的雨水

可润万物,可衬霞光

誓言宛如真理,“滴滴答答”飞短流长

雨水举起右手,这尘世

便不再无常,就再也没有什么

能将你深深地伤害

### 宣 誓 词

一辈子不要破关

不要守关  
做石仑关峰谷里  
一棵小草轻轻跌宕即可  
风不要太猛  
但可以热烈  
——我为你保存的脸色  
那深陷的刀痕，须盛满  
一个书生的月光和离歌  
尘世辽阔，哪怕三月被虚无埋葬  
哪怕晴空被雨夜代替  
我仍以伤口的名义，开出桃花

## 关山古镇

我感到扑面而来的浩荡  
被洩水簇拥的关山古镇  
浪花是心花，在奔涌中绽放  
在绽放中奔涌  
洩水流淌，宛如宁静之乡抚琴  
峰峦的眷恋、波折和起伏  
异化成高处的莲蓬。烽火已歇  
而箭楼、颜塘、卧马槽、烽火楼犹在  
关公的青龙偃月刀犹在  
昔日的水滴已涅槃成沙。一粒沙  
抱紧时光的舍利，1000亩生态葡萄园  
让新农村的甘甜有了庞大的根系

## 桃园令

桃花生生不息  
桃木压低流水

我若皈依，是一树桃花  
我若欢喜，是一树桃花

彼此映照我鹿角上的火焰  
彼此宽恕我桃之夭夭的流年

我来不为结义。二哥啊  
可知桃木如我，又可知我如桃木？

一半在云端成佛  
一半在炉膛成灰

## 拖刀计

落日向西，长沙在东  
落日替代长沙就要跌入你的陷阱

这样，我才可以坐在灯火的对面  
与洩水握手言和

譬如关山的姓氏，一个地理名词  
活在《孙子兵法》的第三十七计

仿若春天转身，风预约一阵低语  
桃花枝上的蝴蝶，像一束柔软的火焰

## 追雨，或跟随雨的脚步

青草色的，宁静之乡的耳朵  
藏起一场雪。风吹落缤纷

踩成牛背上的短歌。石头有了花开的欲望  
沿着鞭哨的尾音向天空踱步

——谁，是云端深处的  
修行者  
没有火焰，与灼痛  
没有献辞，与燃烧

一片原色，惊醒一群雀鸟  
茂盛的赞美在洩水的胸腔起伏

从石仑关到关山，逆光的魂魄  
得到神灵的默许，沉入三月的画框

# 1072 年梅山记忆

张强勇

意大利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曾经说过：“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代的。”

历史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历史总让人惦记”，历史其实是充满了趣味的，越是原汁原味，就越是能够吸引人。

我努力地想还原着某段故事，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首先是不能称为“历史”的；其次也算不得上是小说，我要写的其实仅仅是人。

这个人他一直都活在历史上，也活在小说中。为了分辨历史中的人与小说中的人，我试图不把他放在任何一个历史镜像之中。只把他作为一个人来看待。虽然，任何的一个人都离不开时代的镜像，时代越特殊，时代越伟大，处在这个镜像中的人也就越特殊，甚至还会更伟大。或许他在某一个时段和某一个区域，他的影响力也是特殊又伟大的。

—

1072 年 2 月的一天晚上，缤纷篝火，梅山十峒的山民，分别在左甲扶小阳、右甲顿小陵两位年轻首领和各峒峒主、峒长的带领下，燃起一堆堆的篝火，将百里梅山十峒都连成了一片火海，噼里啪啦的竹子爆节声此起彼伏，将梅山点缀成了火红的世界，爆竹声在夜空砰然炸裂，在火光的映衬下，如流星雨一般飘然散落，带着明亮的尾巴，划出绝美的线条，辽阔而寂静。这一天，是梅山峒民的传统雉日，喻示着万物已经复苏，两位首领和峒主、峒长就要带领着山民们开荒播种，期待着来年能带给子民们新的希望。

往事不堪回首。两位年轻的首领只能将痛苦深深地压在心灵深处，只能在内心苦苦地挣扎，是不能和十峒的山民诉说的。地震、天灾、歉收、战

乱，甚至十峒有的山民还在偷偷地出逃。

残雪，冻雷，雉舞，打醮，又是新的序岁。新桃已换旧符，爆竹、灯火、笑脸，汇聚成节日的海洋。祝福和祈盼，沿着犬牙交错的幽谷深涧和山洞，沿着人声鼎沸的肆栏和寨门，沿着松涛如雷的幽森林海，掠过冰封的湖面，悄然降落在夜的深处。

这是公元 1072 年，干支纪元为壬子年。而对于大宋王朝来说，这一年是大宋神宗皇帝熙宁五年，属鼠。

这是大宋王朝 319 年时光中的第 111 个年头。沙漏里滴下的日子，如常地向前行进，斗转星移，波澜不惊。假如没有什么意外，新的一年依旧会如流经应天府的黄河，淹埋在流沙般的时间碎片中，无影无踪，无从找寻。

二月，王安石变法，市易法开始推行。三月，天文学家观察到太白昼见，金星和太阳同时升了起来，好像是两个太阳在一起，给应天府那些骚动着的文人们带来恐惧，生怕又有什么战乱发生。四月章惇经制夔夷，狎侮郡县，吏无敢与共语。筑广州城。八月，熙宁颁布方田均税法。文坛领袖、太子师欧阳修卒。十一月，章惇招降梅山峒峒蛮，置新化县，隶邵州。

时间，舒展巨大的羽翼，包容着芜杂的万物。对于梅山十峒的首领和各峒峒主、峒长以及他们的山民来说，地震、天灾和战乱，不啻是一把把利剑和巨戟，刺痛着每一个人的心房，曾经浩浩汤汤的春溪江在早春的三月竟然就干涸了。残垣断壁、满目疮痍，他们在心中祈祷着，等待着遥远的某一天、某一刻，命运之神将它重新开启。

大宋京城应天府，大宋的第六位皇帝神宗赵顼已经在位五年，熙宁变法也已经有了四个年头，振兴

大宋王朝,经过几年的变法图强,积贫积弱的大宋王朝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造就了熙宁中兴。然而,陡然间,意外从天而降。天灾、地震,让喜庆的人潮未及散去,灾难的噩耗便已传来。特别是南方梅山十峒的战乱,让年轻的皇帝早生白发,让励精图治的中兴之主内心煎熬无所适从,期待着自己能有太祖的文治武功。力排众议实施变法,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免行法等法规,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大的变革,国力日渐强盛,老百姓也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宋神宗南征北讨,安边定塞,安西北,开延安府,定陇西,置洮河安抚司,谋划交趾(越南),四海之内,海晏河清,歌舞升平。可是南方的梅山地区,离京城也不到 800 公里的距离,不远啊,是皇权的中心地带啊。万一有一天,那几个不听话的峒主蛮子打到京师,祖宗留下的江山易主,又怎么去面对列祖列宗。

时间老人抚摸着花白的胡须,发出诡谲的笑声,历史的河道便在这里拐了个急弯。

## 二

有人说过:“历史是可以用来酿酒的。”历史给谁来酿酒,历史又是谁酿出来的酒。历史有如皴染出的一副忽明忽暗的山水墨卷,它可以尽情地泼洒开来,洒在天地间,洒在人心中。历史有如一幅气势浩荡的画卷,它的可圈可点,在于一往无前、无私无畏的生动笔墨,更在于那些波诡云谲的怪笔、柳暗花明的曲笔、旁逸斜出的神笔,它们突如其来,却酣畅淋漓。

大宋王朝 1072 年仲夏以后,大地复又显示出它素常的温情。尽管经历了频繁战争,日子仍旧喧嚣地向前奔跑,春天播下的种子早已破土而出,它们在整整一夏里节节拔高,又在这个肥沃的季节,欢愉地等待收获。白云渐行渐远,秋色渐行渐深,山中的杜鹃树舒展火红的叶子,哗啦啦击掌欢呼,潋潋的水波倒映着黄金般的麦浪,静静地散发着芬芳。“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大宋王朝的文人们又

开始演绎着一段一段的浪漫情事。

一批一批的探子,来了又去了,去了又来了。可是带回来的每一个消息,都让梅山左甲首领扶小阳唉声叹气,甚至有点心灰意冷。他用那鹰隼般的眼神打量着跪在脚下的探子,又偶尔地抬起头,目视着远方的山峒,他的眼神是凄惶迷离而又无助甚至是无力的。

他看到了跪在他脚下的探子正在用嘴巴砸吧砸吧地舔舐着自己衣襟上的汗渍,也全然不顾年轻首领的心情是高兴还是失落。

“是啊,我的子民们已经有几个月都没有用上盐巴了。不但没有体力去狩猎,有时候连站起来都没有力气支撑,更不要说去抵抗外来的侵略了。”

扶小阳决定去拜访右甲首领顿小陵。

探子将扶小阳带到了顿小陵的峒宫。扶小阳看到的是和自己刚刚发生的一幕如此惊人地相似。顿小陵正在用皮鞭猛力地抽打着跪在脚下的探子,这个探子已经失踪几个月,竟然被派出的探子五花大绑地绑了回来。

“怎么能不解气啊。原本是要探子去刺探中原王朝的军事行情,他倒好,不但不及时回山峒禀报军情,竟然还在中原王朝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做妻子。”“被捉拿回山峒,还大肆和峒主说中原王朝女人打扮得很漂亮,那湘江边的荷花开得正艳,看到很多穿红着绿的女子在荷花中划着小船,还说家家户户都有很多的盐巴,竟然还蛊惑大家逃离山峒。你能说我不生气不发怒吗?”

两位首领和右甲的几个峒主相面而坐,一时竟然沉默不语。

历史不能倒流,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他们都在回想着各自的爷爷扶汉阳和顿汉陵,竟然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和思索之中,彼此都低头不语。

爷爷生长在乱世之时,正是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王朝崩裂,后继者据城为王。后唐天成四年(公元 929 年),梅山瑶民在扶汉阳、顿汉陵的率领下,

亲率左、右甲峒蛮，邀集梅山十峒的山民一起攻入邵州，获得大批物资胜利归山。后汉乾佑二年（公元949年），梅山蛮峒又在扶汉阳、顿汉陵的率领下，竟然攻陷了潭州，在长沙屯兵三日，获的大批盐巴，布匹和铁器满载归山。

那一年的腊月，百里梅山，在扶汉阳、顿汉陵两位首领的倡导下，联合梅山十峒的峒主和峒长，举行了盛大的火把节，梅山十峒的山民舞着草龙、树龙，分配着战争中抢来的衣服，每一个人都穿着节日里的盛装，打着火把，跳着傩舞，一个个都是欢天喜地，峒蛮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写满了幸福。

公元950年冬，长沙国国王马殷看到梅山峒蛮冒犯邵州、潭州，便命令王全率兵大举围剿梅山。率万余精兵与扶汉阳在梅山司徒岭大战。爷爷扶汉阳见敌来势正锐，佯装撤退，王全不知是计，穷追不舍。在“九关十八锁”的峡谷中，爷爷放出三千蜂兵，三千蛇兵，敌军死的死，伤的伤，不计其数。王全被困月余，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加上风雪交加，士气不振，最后不得不自刎于帐中。从此，爷爷成了梅山人崇拜的英雄，被峒蛮推为左甲首领。又与右甲首领顿汉陵紧密团结，得其拥护，拥爷爷为王。爷爷在梅山又建立起了武装，组织生产，扶危济困，倒也让大家安居乐业。

可是，历史毕竟不是一个人来抒写。当爷爷扶汉阳陶醉在创立的“小山国”时，中原王朝的大宋已经完成了大一统，对经常侵犯、骚扰州郡的梅山蛮子决定出手打击。

公元975年，大宋名将李继隆会同石曦率兵去袁州（江西宜春）攻打南唐军，成千上万的梅山蛮在扶汉阳的率领下，竟陈兵于长沙南面，截其去路，可谓从背后给大宋王朝的军队来了一刀，李继隆力战，但手足均被毒箭射中，其士兵亦死伤三分之一。这下把大宋军队彻底激怒了。于是大宋在平定南唐之后，第一时间就派石曦领兵进犯梅山。

石曦《宋史·石曦传》对他的介绍是：“太原人，晋

祖弟韩王暉之子……建隆三年，迁左骁卫大将军，护秦州屯兵。西人犯边，曦率所领击破之，斩渠帅十三人。太祖征晋，曦领兵二千人自泽、潞除道至太原，壅汾水灌其城，又益兵千人，部攻辽州。”大宋王朝派了如此一员战功赫赫的猛将，率兵从邵州（今邵阳）出发，从新田铺、龙溪铺一线，密密麻麻的十万大军，直接向梅山腹地攻来，见人就杀，见房就烧，简直是杀红了眼。任梅山峒蛮再是勇猛，也难抵这石曦兵将的复仇之心，一时间，在方圆数十里梅山峒蛮的核心地带，兵刀霍霍，杀声振天。

此役以石曦大获全胜而告终。《宋史·石曦传》“平梅山板仓诸峒蛮寇，俘馘数千人”的记载。数千人啊！这石曦也真是太残暴了，要知道当初整个大宋的人口才三千多万。光斩杀的梅山峒蛮就有数千人，板仓峒遭到这么大的屠杀激起梅山蛮的更大仇恨，后来扶汉阳、顿汉凌率众多次进攻宋朝的郡县。976年，扶汉阳、顿汉凌又起兵进犯，朝廷派翟守素率兵破之，爷爷扶汉阳战死，俘梅山峒蛮两万余人，死者无数。《宋史》称梅山峒蛮“寇掠边界，朝廷累遣使招谕，不听”。可是，百里梅山十峒还是没有归入大宋王朝。

在扶小阳的心里，也是感叹万千。是不是觉得爷爷太自不量力了呢？太自以为是了呢？一个方圆百余里的梅山峒蛮竟然能抵挡得住中原大宋王朝的兵马吗？

斩杀的数千梅山峒蛮就是数千个家庭啊，又有多少的老人和孩子失去了膝下承欢，又破碎了多少个梅山蛮家庭的幸福？这与爷爷心中的那个世界大同的美好目标何止相差十万八千里了呢？而常年的征讨和被征讨，不但梅山峒蛮的人数特别是精壮男人减少，更加阻碍和制约着梅山峒蛮的经济发展。年轻的扶小阳竟然发出了一连串的喟叹之声。本来是想和顿小陵一起商量商量的，可是，两个年轻人都长吁短叹着。

唯有历史不容假设。

历史,像一棵沧桑虬劲的老树,岁月的蛰须从它的血脉、它的枝杈中伸出,茁壮,顽强,盘根错节,绿荫如盖。昨天,从老树上成长为今天,今天,又从老树上成长为明天。这是历史的今天,也是未来的昨天。

发出诡谲笑声的时间老人不会想到,大宋王朝在熙宁五年的一次沉吟低回,梅山蛮峒也因为一个人,换来了梅山历史的新纪元。

经过多年的征剿,大宋王朝一看,这梅山峒蛮的确是不好对付,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吧。我给你权利,我来招安试试,等你归顺了我再慢慢整你。不善用兵的大宋皇帝只好委曲求全,退而求其次,心里在想,你先回来再说。宋神宗突然间想到了太宗和太祖的故事。“烛光斧影”、“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玉树临风、文质彬彬的宋神宗觉得用武力征服不了梅山,便决定改用怀柔政策。他认为:“重湖之间,蛮瑶错处,不能用武力,一教化同风俗,宜开拓而统领之。”

靠战争,换不来和平。这一年,大宋神宗皇帝二十五岁,在位已五年,正是一个人精力充沛、智慧和经验并存的时候。这位在1066年(大宋英宗治平三年)年满18岁才被立为皇太子的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姿表特异,英睿聪敏,才华过人。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维新、笃行,后世给这个成就了“熙宁中兴”的皇帝一个无比贴切的庙号:宋神宗。宋神宗迅速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经济繁庶、文化鼎盛的时代,他启用王安石、章惇等人打理政事,政绩有声有色。

于是就有了“章惇开梅山”。

### 三

有人说,历史就是一个小丫头,任人打扮就可以欣赏。其实,历史不是任人酿的酒,其中滋味需

要去品,每个人品出来的滋味或许各有不同,有苦涩也有馨甜。

1072年的梅山十峒注定是不平静的。3月的一天,天空竟然出现了两个太阳,梅山十峒的山民似乎都发出了“天问”,这世道是不是要转换了。而那些已经失踪了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探子又陆陆续续地回来,作为左、右甲首领的扶小阳和顿小陵已经麻木,也不再去责问不再去鞭笞,只要能好好地生活着就行。

每个人都有向往美好生活的意愿和自由。

那些从中原王朝回来的探子,带回来的不但有绘声绘色的故事和传奇,更有物资,比如盐巴,比如衣服,甚至还有铁制的锄头、砍刀、弓箭和农书。只是在两位年轻首领的心中,他们又是怎么跑回来的呢?有的探子还带着中原的女人回到了十峒山中,有的还大摇大摆地拿着什物。难道在邵州、潭州的边境就没有设立驿站?就没有官府的捉拿吗?难不成还是中原王朝故意遣返呢?

扶小阳和顿小陵决定去拜访一位老人。

当历史在某一个地方开了小差的时候,必定会在另外的一个地方予以纠正。

爷爷扶汉阳和顿汉陵趁着中原无主之时,据山称王,一旦中原有主,弹丸之地的生存就显得更加逼仄。而作为一直生息在百里梅山的土著居民,却要遭受着更多的生存压迫,有来自中原王朝的管制,有来自梅山峒主的欺凌。当然,在艰苦的环境中打压生长起来的事物更加具有抗压性和顽强的生命力。

我一直都在努力地搜寻着梅山左、右甲首领、十峒峒主和土著苏氏的牵连与关系,无论是煌煌巨著还是野史传说,都没有很准确的说辞,有的语焉不详,有的牵强附会,有的言辞凿凿,却经不起半点推敲。

在《宋史·梅山峒蛮传》有“后有苏方者居之”、“峒主苏甘”等字样。邑人李抱一在《新化苏氏宜祖

梅山苏氏说》：“今之新化苏氏，既渊源于宋代，非梅山苏氏之谓而何？前人或嫌为蛮僚，辱以为先，不知南蛮北虏，口头秽语。”乡人苏业江老先生又考证了有关典籍、文献、族谱，得到的结论写入了《“洞主苏甘”与“新化苏氏”》一文。认为“今分布于长沙、益阳、娄底、邵阳自述祖籍江西的苏氏居民，实际上就是以苏甘为首的梅山苏氏的后裔”。他考证梅山苏氏的发祥地苏神山（今涟源市三甲镇与冷水江铎山镇交界处）。在托山岩口，有个地名叫“土著”村，顾名思义，凡是祖祖辈辈一直住在原地的居民叫“土著”，他们是土酋苏方、苏甘的后裔。

可以肯定地说，百里梅山十峒山民的后代，为了梅山峒蛮的生存和发展，在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神宗“怀柔”政策的宣传蛊惑，在章惇、郭祥正等大宋将领大兵压境、陈兵峒外，梅山十峒山民的后代扶小阳和顿小陵是连夜拜访了梅山土著峒主苏甘。

我们无从知晓梅山土著峒主苏甘是怎样说服两位年轻的首领和其他峒主，并且能成功地和大宋王朝的将领们达成一致的协议，而让梅山自秦以来九百多年“素不与中国通”。难道梅山峒蛮在一夜之间就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梅山土著峒主苏甘和两位年轻首领以及大宋王朝将领章惇、郭祥正的三方会谈究竟谈了什么呢？

我们有必要来梳理梅山的土著峒主苏甘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地位。

根据《宋史·梅山蛮峒传》：“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周圣楷《楚宝梅山考》中，“自汉至五代，皆称梅山焉。后为蛮王扶氏据之。”《湖南通志》：“梅山在新化县南，一名上梅山，五代及宋初为峒蛮苏氏巢穴。”邑人李抱一先生在《湖湘史地考据》--《开梅山考》一文中，对梅山历史和土著梅山居民的渊源做了考究。他说：“苏氏既有梅山，数侵夺南江蛮之舒、向二族，以广疆也。梅山苏氏遂与北江（今永顺一带）彭氏、南江（今溆浦一带）舒、向、田氏，诚州（今

靖县一带）杨氏并称巨酋。”结合上述观点，可以肯定，苏氏自五代以降，都生活在梅山，并成为当地望族、巨酋，成为了后来梅山十峒主之一。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很多的梅山峒主都已经归化中央政权。如梅山西部重镇辰州，当地峒蛮覃氏的首领覃儿健，在宋初还被封过“辰州刺史”。到宋神宗时，梅山四周各地的大氏族均已得到过官方的封赠，诸如“土司”、“将军”、“刺史”等，都是中原皇权下的官制。唯有苏氏却还是“不与中国通”的“化外之民”，这个事实给苏氏族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其次是大宋王朝已经是重兵压境，似乎与梅山峒蛮的一场血战已经一触即发；三是被大宋王朝遣送回来的蛮民，促使苏甘心存正善和对中原文化的仰慕。另据梅山学说研究专家李新吾老先生考据，梅山蛮族的父本为古蛮人，母本为古汉人，所以峒蛮与汉人的关系实际上是表兄弟关系。

识时务者为俊杰，历史从来都不会亏待英雄，也不会亏待识时务者。当我们在理顺了梅山峒主和巨酋的苏甘，已经从心理上认同了中原文化的先进性，对周边众多的峒主、峒长都接受和归顺了中原皇权的统治，甚至在其内心深处已经有了给苏氏族人造成的迟迟还不归顺王朝的心理压力，更何况梅山峒蛮本就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亲缘。当看到曾经百里十峒梅山的范围在一步步地萎缩，一些峒主已经被大宋王朝“怀柔”归顺，而只有自己和三五个峒主在“抱残守缺”，安居一隅，那种惆怅、失落、矛盾，非常强烈。当扶小阳、顿小陵前来与苏甘“共商国是”的时候，苏甘是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强烈的心情来劝说两位年轻的首领，一起归顺大宋王朝。特别是梅山蛮峒主苏甘一举击败得意忘形的章惇，然后又任其“檄谕开梅山”，且“争辟道路以待”，这些都让扶小阳、顿小陵是“自惭形秽”。在峒主苏甘的心里，倒是更有了一份“求和”、归顺的资本。

在风云际会中历史开开合合，造就了人民创

造历史的际遇，历史也会成就个人的荣光。

1035年5月，也就是大宋仁宗皇帝赵祯景佑二年。在建宁军浦城（现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一个章氏显宦世家里，一家人吃过中饭，一位名叫章俞的中年男人正在雕花座椅上朦胧睡去，忽见上空玉彩云霞，瑞霭缤纷，隐隐约约半空中有鸾鹤之声，又见一只金色猎鹰，花冠翠羽，朱爪金睛，舒翼长鸣，直入云屏，在蓝天白云下展翅翱翔，金鹰上屋，金光闪闪，光芒四射，照得堂屋红光满地。

章俞惊骇不已，只见金鹰紧缩双翅，短啸长鸣，往下俯冲，挥舞钩爪四指，张开坚硬锐利的大嘴朝他一嘴啄来，章俞大吃一惊，一觉醒来，似梦非梦，好生奇怪。正在疑惑之际，忽然从内室传来夫人痛苦的呻吟声，章俞快步来到夫人身边，原来是夫人怀胎十月，正在分娩，疼痛的喊叫声一声紧似一声，似是快要临产了。章俞也手忙脚乱，对夫人做了一番安慰，接生婆恭候在侧，服侍夫人。到了点灯为酉的时分，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夜晚的寂静，章俞夫人产下了一个胖乎乎的男婴。婴儿眉清目秀，耳大身长，遍身如珠雕玉琢，活蹦乱跳。章惇一出生，似乎就已经贴上了奇异的标签。而从章氏一族的历史来看，章惇作为一个标准的“官三代”，不但是一个“学霸”，更是一个“官霸”。章惇几乎把大宋王朝四品以上的官职都做到了，同时，还把整个章家人做过的官职也都做了一遍。章惇祖父章佖进士，父亲章俞进士，弟弟章恺进士，四子章择、章持、章授、章援都是高中进士。真的是章家一门，不知道有多少进士，这还只是从章惇上、下溯四代人。这对于古时的读书人，哪怕是考取一个秀才、举人的功名，对于整个家族都已经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而对于整个章惇家族而言，科举进士却如探囊取物，是如此地轻而易举。

而令人更不可思议的是，1057年大宋仁宗嘉佑二年的科举取士，被后人誉为“千年科考”。我们来看那年的进士龙虎榜：主考官是大宋文坛巨擘欧阳

修，高中进士的有苏轼苏辙兄弟，曾巩曾布兄弟，章惇章衡叔侄，以及程颢等读书人。当时苏轼21岁，苏辙19岁，曾巩最大也只有39岁，曾布22岁，章衡32岁，这个做侄子的比叔叔章惇大了九岁。主考官欧阳修41岁，比新科进士曾巩只大了2岁。“唐宋八大家”中，如果加上主考官，就有四人名列其中，分别是欧阳修、苏轼、苏辙和曾巩。而也就是这个章惇，当看到侄子章衡也高中进士，并且排名远在自己之上时，竟然不揭皇榜，只是对着主考官欧阳修简单地说了一句：“来年再科考。”也就是在嘉佑四年（1059），章惇以第一甲第五名的成绩再一次高中进士。一个读书人两次科考都高中进士，恐怕在中国的科举取士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读书人读到如此任性的地步，又有几人能做得到的呢？

作为大宋王朝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章惇一生的政治、文学作为对大宋造成深远影响。神宗期间，王安石新政，朝廷开始谋划梅山。有一天，大宋神宗皇帝早朝，突然对着群臣说：梅山地处我大宋腹地，离我应天府只区区八百里之遥，朕“非贪其地也，但欲弭患耳”。从此，让百里梅山十峒如何归顺中原大宋王朝，摆在了以神宗皇帝为首的皇权议事日程之中。

当时湖南的地方官，一个叫范子奇，官湖南转运使，这个职务相当今天的省长，他于熙宁三年（1070年）向朝廷建议：“兵力不足以绥靖，非怀柔之策才能安定梅山，对梅山宜臣属，可实行郡县制”。接着湖南转运副使蔡煜主张：“变徭为汉，对梅山蛮可实行怀柔政策”。地方官员对梅山蛮峒的积极主张，有如醍醐灌顶，也让一直都在武力与怀柔之间徘徊、犹豫不决的大宋神宗皇帝，终于明白了，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想想自己的太祖，江山还没坐稳，就“杯酒释兵权”，强调“以武夺天下，以文安万代”。到了熙宁五年（1072），神宗皇帝决定改变方略，准备从战略上大刀阔斧开梅山。

“欲知梅山开，谁施神禹斧”？大宋晁补之在开

梅山诗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这也是当时的大宋皇权集团所有官宦的疑问。

大宋神宗皇帝在征询开梅山人选时，改革派首领王安石举荐三司条例官章惇担此大任。于是章惇以经略湖南北察访使身份来到湖南经略梅山蛮事，参与这一工作的还有湖南转运副使蔡煜，潭州知州潘夙，判官乔执中，邵州判官郭祥正。

神宗熙宁五年(1072)7月，章惇率重兵压境，欲先以武力威慑梅蛮。其又遣将李资等入梅山，不意李资等徧宕无谋，猥褻妇女而被蛮首所杀。章惇不知实情，以为“群蛮终不可说下也，即三路进兵，诛荡平之”。9月，章惇从全州、潭州、邵州三路起兵，大举围剿梅山。潭州兵进益阳(今安化)，宋兵斩尽杀绝，以致“浮尸塞江，下游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

当时统邵州兵进剿梅山的是将军袁溪。袁将军从邵州出发，沿途晓谕告示，治匪安民，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无伤梅山苗瑶百姓。是时，百里梅山十峒已有苗、瑶、汉等族杂居，从峒民已经转为寨民，农业、商业已有基础。袁将军率军行至雪峰山麓的板山寨、芙蓉寨下休整数日，即沿河往下开拔。途径梅山禁山寨，禁山寨主刚勇好斗、兵强马壮，不把朝廷军队放在眼里，根本不听朝廷的诏谕。10月，双方在禁山寨下展开激战，最后以禁山寨、金子寨的失败告终。役后，袁将军接到章惇的命令，就地休整待命。袁溪率部来到河边(今汝溪桥附近)，见这里地势开阔，交通便利，便安营扎寨，休整待命，并教化梅民。现在，在新化四都还有一条注入洞庭湖的溪流，叫袁溪的，就是用来纪念袁溪袁将军。

章惇亲率本部大军从潭州进攻湘乡、宁乡，可是出师不利。只好从小路秘密进兵梅山，退至密印禅寺。章惇派密印寺长老颖詮，带俩军官进梅山峒，峒主一见来说，这两人是当官的。颖詮微微一怔，爽朗一笑：峒主眼力不错啊！真的是“官二代”。峒主

叫人给客人倒茶，两官装作恐惧的样子，于是不怀疑了。得长老颖詮、邵铄的佛法相助，后派部属郭祥正偕颖詮入梅山谈判。经过颖詮多方劝谕，梅山峒主扶小阳、顿小陵幡然醒悟，在苏甘的陪同下，带领大家迎接章惇的部队，归顺了大宋王朝。

#### 四

湖南自古便是蛮荒之地，直到唐宋之际仍是中原王朝流放犯罪官员之选，大量贬谪官员给了湖湘大地以丰富的养分。自章惇开梅山，大宋王朝用“掺沙子”的办法，将大量土著居民迁徙外地，而又从江西等地移民开化梅山。700年后的陶澍、曾国藩、胡林翼等甚至900年后的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等，都是其先祖“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后代。

1072年11月的某一天，对于百里梅山十峒的峒蛮，对于大宋王朝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大宋王朝的大事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十一月，壬申，章惇招降梅山峒峒蛮。蛮姓苏氏，旧不通中国，其地东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招降之，籍其民万四千八百餘户，田二十六万四百餘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筑武阳、开陕二城，置新化县，隶邵州。”

对于峒主苏甘以及左、右甲扶小阳、顿小陵来说，确是一件青史留名的大好事，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达到了巅峰。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梅山峒蛮和中原汉人原本就是姑表兄弟啊。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1072年2月的一天晚上，梅山十峒的峒蛮在左甲扶小阳、右甲顿小陵和峒主、峒长的带领下，因为梅山十峒的前途，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将百里梅山点缀成了火红的世界。也就是刚刚过去几个月，百里梅山同样是因为前途，再一次燃起了篝火。扶小阳、顿小陵和峒主苏甘一起，与大宋王朝的代表章惇、郭祥正、蔡煜一起，再一次举行了盛大的梅山“火把节”，一起跳起了傩舞，一起舞起了草龙、火龙。

时序异岁，秋冬之交，飘浮的云雾戏弄着秋日

的晴空，茂盛了整个春夏的冬茅草遮盖了曲曲弯弯的路径，悦耳动听的子规啼唱不止。真是风光淡荡，天气清和的好日子。春溪江的水不但没有干涸和断流，反而更加地充沛，水流更加地欢畅。溪边那棵千年银杏古树，其枝繁杂，叶折扇形，根枝茂盛，遮天蔽日。微微山风袭来，银杏枝展叶现，在晨风中轻轻摇曳。

扶小阳、顿小陵和土著峒主苏甘向大宋王朝的全权代表章惇提出了唯一的请求，就是必须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一是告慰祖先之灵，二是祈祷百代永昌。作为文人的章惇一听，倒是欣然同意，心里在想，正好可以领略百里梅山的雉文化和巫文化。于是，在密印寺长老颖诠的主持下，左、右甲和土著峒主苏甘礼备猪、羊、牛三牲，率领百里梅山十峒的峒蛮们，举行了盛大的庆贺和祭祀活动。

祭祀典礼在春溪江边土著峒主苏甘的峒宫举行。整个的祭祀活动隆重庄严，繁文缛节，尽礼尽仪。开始是祭祀列祖列宗，由主祭人颖诠位于堂屋正中，分祭人扶小阳、顿小陵以及苏甘位于主祭人两侧，陪祭人是十峒的峒主按辈份依次位于前轩，以辈次、年龄为顺序。赞礼人位于东檐下，面朝西；读礼人位于西檐下，面朝东，相对站立。主祭、分祭、执事，洗手后就位，各依辈次在苏甘的带领下，依次到神位前上香三拜，滴三盅酒于地，大家一起跪拜。将早就准备好的猪、羊、牛三牲，以及香祝果品，用精美珍贵洁净器皿盛之。参加祭祀的山民焚香秉烛，盛服准备。击鼓三百六十五声，与年岁数合，鸣钟一百零八声，与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相合。全体峒民高声呼唱和着节节的爆竹声响彻在百里梅山的十峒。

整个的祭祀程序和表演无疑是十分繁琐而复杂的，也正是在冗长繁杂的程序基础上，才表达了梅山峒蛮对先祖毕恭毕敬、虔诚之至的敬意。饱读诗书的章惇、郭祥正、蔡煜等大宋王朝的代表，看着梅山十峒的兄弟们对神灵和先祖的虔诚与敬

畏，深深地为梅山兄弟在广谷深渊、高岩峻壁的环境中摘山射猎、刀耕火种，不畏自然的勇气而感慨，不禁赋诗以赞。梅山峒蛮和大宋汉人把手言欢，姑表兄弟们畅饮着用春溪江的水酿造的春姬酒，将整个的祭祀活动推向高潮。

在谈判中，章惇等代表大宋王朝给予了梅山十峒的优惠政策，檄谕开梅山正式取得成果。感念梅山十峒峒蛮存心向善，接受归顺。土酋苏甘与大宋王朝的全权代表章惇双方承诺五点：一、峒蛮同意献图纳土，归顺朝廷；二、官方开禁释罪，停止用兵；三、官方拆卡，允许徭汉两家自由贸易；四、官方贷牛给种，教之耕犁，兼兴水利，关注民生；五、官方发放缗钱，开劈道路，发展交通。

大宋王朝在章惇与梅山峒主苏甘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又辅以四项措施确保梅山长治久安：一、建邑置县，加强地方政权建设。1072年11月，章惇对百里梅山峒蛮上报朝廷，分置治之，将梅山分置二县，以上梅山为新化县，归邵州管辖。在建县取名上含义深远，新化含“王化一新”之意。二、开庠序（办学校），兴礼乐。在1074年（熙宁7年）建立县学宫，讲道劝义，教化峒蛮移风易俗，建承宁寺。三、建立五寨，强化治安。有惜溪、柘溪、藤溪、深溪、云溪等五寨。四、组织移民撵砂子。大宋王朝分别在1073年（熙宁六年）、1080年（元丰三年），两次下诏江右泰和县，诏曰：“移民不分老少，五丁抽二，三丁抽一，奉诏入楚，以实梅邑”。

在1073年（熙宁六年），益阳析县建安化，归潭州管辖，在建县取名上一样的含义深远，安化取“人安德化”之意。

大宋王朝采用“怀柔之策”平复了梅山，避免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血腥战争。

## 五

行文至此，是可以结尾了。我忽然间想到了章惇作为二榜进士、诗文翘楚，特别是邑人提到开梅山，就必定会提及章惇的梅山组诗。我找寻着历史

的火花，发现大宋王朝的朝廷显宦竟然很多都是文学大师，在梅山和开梅山中留下了众多的诗词歌赋，他们苦度长夜的智慧和坚忍，是我们在这个喧嚣世界永不迷失的识路密匙。

梅山一夜开新枝，盛会喜空前。毫不例外地，我还是先把开梅山先锋和第一功臣章惇的梅山诗词作为首选。

1072年11月，英俊奇美风度翩翩、豪爽俊秀博学善文正值青年的章惇奉旨来到了离京城800余公里的梅山诸峰，登高望远，极目楚天。千山万壑，群峰壁立；山川深阻，层峦叠嶂；密谷深涧，山崖奇峻；水藏深阔，崎岖险道。看到峒蛮们刀耕火种、守山围猎，溪峒、板屋众多。有感而发，写下了《开梅山》：“开梅山，梅山万仞摩星缠。扞萝鸟道十步九曲折，时有僵木横岩巅……人家迢迢风版屋，火耕硗埆多畲田……熙宁天子圣虑远，命将传檄令开边。给牛贷种使开垦，植桑种稻输缗钱。人人欢呼愿归顺，裹头汉语淳风旋。不持寸刃得地一千里，王道荡荡尧为天……小臣作诗谐乐府，梅山之岩诗可镌。此诗可勒不可泯，颂声万古长潺。”

意气风发檄令开边大获成功的章惇奉旨返京，看到王化之下的梅山，归顺中央后，峒蛮安居乐业春和景明，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出梅山》：“出梅山，乘蓝舆，荒榛已舒岩已锄，来时绝壁今坦途……扶老抱婴遮路衢，为谢开禁争欢呼。田既使我耕，酒亦使我沽，吏既不我扰，徭酋岂愿长逃遁……不藉君山文二豎，徭酋三万争贡输。如神之速上之化，刻铭永在梅山隅。”

章惇在走官道过宝庆府邸，路过三尖群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过石槽铺》：“瘴霭潜消瑞气和，梅峰千里沁烟萝。人逢双堠虽云远，路在好山宁厌多……”

章惇的诗文真实地反映了梅山峒蛮的经济活动是刀耕火种、渔猎畜牧、板屋畲田。流传在梅山地区的《张五郎学法》，有砍树、焚山、种芒麻；有

“上峒梅山上山赶猎，中峒梅山捐棚看鸭，下峒梅山打鱼捞虾”。章惇在《开梅山颂》还描述了峒蛮的服饰，“白巾裹髻衣错结，野花果青户垂”。描述峒蛮的饮食，“长藤吊酒跑而饮，何物爽口盐为先”，舔之以品其味。

晁补之也写了一首《开梅山》：“开梅山，梅山开自熙宁之五年。其初连峰上参天，峦崖盘岭阨群蛮……妻以少女金盈斗，遍国无人有畜狗……山崖幽绝不复人迹通，帝虽悲思深……迩来梅山恃险阻，黄茅竹箭霏雾雨……欲知梅山开，谁施神禹斧……开梅山，开山易。防獠难，不如昔人闭玉关。”诗中描述了当时的峒蛮已经掌握了生铁冶炼，农业种植，房屋营造与酿酒技术。

郭祥正《再游花山》（花山，在今新化西部）：“去年来时春未归，枯林杈枒露老枝……山家景物新换故，世事尘埃朝复暮……不须访道赤松子，但爱鲈鱼并紫莼。”

吴居厚《梅山十绝句》之一：“板屋依岩不记时，裹头今已就招携……试问昔日畚粟麦，何如今日种桑麻。木皮作席三冬暖，腰间刀剑习如神。莫道山中无礼乐，百年风俗自相承……溪水供餐饔项粗，谈笑生降十万人。”

毛渐作《梅山颂》：“粤惟梅山，千里其疆。形阻壤沃，蛮獠披倡……天子神圣，顾为尔辅……将命出使，怀柔友爰……瑶俗于变，皇风大同，熙熙皞皞，天子之功。”

我们从诗人众多的诗词歌赋中，真实地感知千年梅山的风土人情，人文旧俗。有些诗词以歌谣、古风等形式，表达思想、传递信息、反映生活、记事传古。既有描绘梅山的自然风貌的秀美山川、宏伟壮丽，也有描述梅山归化大宋王朝，峒蛮汉化后的安居乐业和对大宋天子的溢美之词。

钟磬声和着满山的溪水声，遥想着诗人站在春溪江边，昂首在熊山之巔，宛如公元1072年的一位宋代老人，那么遥远，又那么亲近……

## 涟水源头,一只等待 游子平安归来的石龟

● 文史砍柴



胜梅桥上的石龟

戊戌年芒种已过,离端午节还有不到一句的日子,我行进在湘中的山峦和谷地,映入眼帘的是流动的、妩媚的、深浅不一的绿色。

只有在山野里呆久的人,才能敏锐地分辨出水田里的禾苗、池沼里的浮萍,还有高岗上那些叫得

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树木,它们之间绿的细微差别。而我,在城市里飘荡近三十年,眼睛对于绿色已经迟钝了,耳朵也辨不出那些不同的鸟鸣声。

回到故乡,总是令人欣喜的。此刻,正是中午,暑气蒸腾上来。我站在杨市镇的胜梅桥上,静静地观看石板上刻着的一只乌龟,它的头朝着源头,尾巴伸向下游。三百余年过去了,神韵犹在。这只石龟不知道被往来两岸走旱路的游客脚板踏过多少次,也不知听过多少回穿梭在石拱桥下船只的桨声。

而今,胜梅桥下的涟水被改称为“孙水”,涟水的一条支流——发源于新邵观音山的蓝田水,因为穿过涟源的主城区蓝田镇,却被正名为涟水的源头。但考诸史籍,在1951年涟源建县以前,“孙水”才是涟水的正源。

《水经注》云:“涟水出连道县西,资水之别。水

出邵陵县界，南迳连道县，县故城在湘乡县西一百六十里。控引众流，合成一溪。东入衡阳湘乡县……东入于湘。”康熙《湘乡县志》称“涟水源出龙山西”，同治《湘乡县志》亦云“(涟水)出邵阳县龙山之麓……过杨家滩市”。道光《宝庆府志》则说龙山之巅有泉分两股，往西流为邵水之源，往东流为涟水之源。

可见，涟水发源于龙山被千百年来所公认。我的故乡新邵和杨家滩镇所属的涟源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析分其他县的乡镇合起来的新县域。涟源主要由老湘乡县(包括今天的湘乡市、双峰县、娄底市娄星区和涟源市一部)和老安化县的乡镇加上老新化县、老邵阳县的少数村落合成。此前，龙山雄踞在邵阳、新化、湘乡三个大县交界处，巍峨高耸，为湘中万山之祖，而涟水，则是龙山以东至湘江西岸数百万人的母亲河。

这条今日名不甚著的湘江支流所滋养的人物，左右了湖南甚至中国的近现代史进程。

晚清湘军的代表人物一大半生长在涟水流域。从源头第一大镇杨家滩开始数，刘岳昭、刘连捷、刘岳俊、刘腾鸿、刘腾鹤、刘岳昕家族，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罗泽南、王鑫师徒，罗信南、罗信东兄弟，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刘松山、刘锦棠叔侄……都是“涟水之子”。中共早期的革命者和领导人中，许多人亦是在涟水流域长大的俊杰，如毛润之、蔡和森、彭璜、彭德怀、陈赓、谭政等等。发源于韶山的韶河在湘潭云湖桥入涟水，毛润之早年带着两个弟弟泽民、泽覃，就是坐船顺涟水入湘江，再北上长沙。

曾国藩曾为湘乡东皋书院题联：“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杰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谁能料到涟水两岸，湘山之麓，那些普普通通农夫子弟，能够成为圣贤英豪，走出故乡做

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如果我们再把眼光往前溯，就会发现最晚从宋代开始，涟水就是儒家重要分支湖湘理学向西渐行教化最重要的孔道。涟水两岸，龙山东北，亦是代表思辨与理性的湖湘理学和代表蛮荒与血性的梅山文化碰撞、竞争、相互渗透的核心区域。龙山脚下的涟源市三甲乡财溪村，曾是宋王朝防御梅山蛮最西的一道关卡。清同治《新化县志·舆地》记载：“历代防守之地，唐以前无考，宋初，‘梅山蛮’为患，置水竹寨于今阳碛村以御之。”阳碛水竹寨就在今天的财溪。

从宋代章惇开梅山，到清代嘉、道年间，八百余年来，梅山猎人的血液和湘中农夫、儒生的血融在了一起，生长成一种鲜明而独特的民风民气。此地人敬天法祖、长幼有序，而又尚气好斗，不愿意受拘束。从清代嘉、道年间开始，湘中腹地一批批顺着涟水走出去的子弟，多是这两种气质的混合，他们知书达理，忠君报国，不畏强权，轻死重诺。

走过胜梅桥之前，我在长篇小说《墨雨》(以1927年农民运动为背景)的作者莫美兄的陪同下，拜谒了湘军大将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的故居锡三堂。

锡者，赐也。锡三堂，乃是为纪念皇帝的多次赐封而命名。这是一座三进大院。外墙由青砖砌就，里墙用的则是泥砖。第一进为马厩、长工住房等。一进与二进之间的庭院很宽敞，其实是一个练兵场。第三进的正堂供着祖宗牌位，两边房子是主人的起居、读书、议事区域。住宅占地甚广，建在一个盆地里，背靠葱郁的山丘，门前有三口池塘。夏日的院落非常安静，只有几只鸡走来走去，一些墙壁已经坍塌，但基本结构尚好。

史称李续宾是湘军第一猛将，但他并非鲍超那样不读书的莽夫，而是文才武艺双全。他早年拜同邑大儒罗泽南为师，贡生出身。科举时代，挑选



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是诸生中最为杰出的一种。

李续宾长得高大英武,颇有膂力,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刚刚弱冠之年的李续宾在家乡组织了湘中第一支团练,是年,曾国藩考中进士。李续宜所居之地是湘乡最为偏远的乡村,翻过龙山便是邵阳县(今天是新邵县太芝庙乡),南走宝庆府城比东去湘乡县城要近得多。龙山因为在三县交界,山高林密,各县官府鞭长莫及,常为土匪之渊藪。这些土匪时常出没,抢劫周边的村落。李续宾数次禀告邵阳、湘乡两县官府,说服主事者允许其自办团练,聘请团首,农闲时操练,以资自卫。

太平天国起事后,李续宾协助其师罗泽南办团练。咸丰三年随罗泽南出省作战,解南昌之围。咸丰四年(1854年),在湘军攻占湖南岳州、湖北武昌、田家镇等重要战役中,充当前锋,敢打硬仗,以功升知府。次年一月,随罗泽南南下,连占弋阳府、广信府、德兴、义宁府等府县。十二月,随罗泽南驰援湖北。咸丰六年(1856年)罗泽南战死后,接统其军,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李续宾的人生辉煌顶点是咸丰八年攻占太平军重兵把守的九江,扼制住天京的上游。是役他将湘军的围城、攻城之术运用得娴熟,后为攻占湘军安庆、天京战役中光大。这一年阴历十月,过于轻敌的李续宾带领近6000精锐,孤军深入到安徽三河,被太平天国的名将陈玉成指挥大军包围、分割,这支湘军全军尽墨。

据《清史稿》记载,李续宾突围无望后,朝北方叩首拜别皇上,烧掉所有的文书,“跃马驰入贼阵,死之。”卒年四十一岁。自军兴以来,他于“七年之间,先后克复四十余城,大小六百余战。”李续宾战歿后,其胞弟李续宜统领旧部,在石达开帅军围攻宝庆城时,领兵回湘,在资水西岸与石达开部四次

鏖战,大胜,太平军西走入川黔,保住了大多数湘军将士的故乡——湘中数县。同治二年,丁母忧回乡,因肺病而逝世于老家,亦是四十一岁。清廷赐予李续宾的谥号为“忠武”,李续宜的谥号为“勇毅”,皆恰如其分。

李续宾练兵、作战,颇有心得,曾经总结道:“天下本无难事,心以为难,斯乃真难。苟不存一难之见于心,则运用之术自出。今之时,岂无济变之才?而其心不挚。即有济变之心,而其计不决,所以难耳。”这和一个世纪后涟水边长大的领袖所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有异代同调之妙。

从锡三堂走出后,我们来到相距不远的师善堂,乃湘军另一员大将刘连捷的故居。这是一座同治年间建成的四进院落,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院内雕梁画栋,至今留有许多雕花缕刻,也有特殊时期的历史痕迹,如大门两边的标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杨家滩刘氏家族,是湘军中出将官最多的,保留至今的宅子也数量为多。其中的刘岳昭官至云贵总督。在抗战时期,中国的半壁江山沦落于日寇铁蹄之下,众多不愿意做亡国奴的青年,在老师的带领下,往西部的大后方迁徙。涟水是大中学校西迁的重要通道,曾经一些重要院校和知名学者在今天涟源市所辖的地区有过或长或短的办学时期。人所共知的是《围城》中三闾大学原型国立师范学院在蓝田镇办学。西南交通大学曾迁到杨家滩办学,师善堂是该校教职员工的住宅。不知道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仍在涟水畔弦歌不断的学子们,是否感受到湘军故里那强悍不屈的气韵?

在过去千百年的岁月里,涟水流域的人理想的生活是半耕半读,他们的人生范式是写在祖宗牌位两边的对联所说那样: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里的许多人兼有三种身份:农夫、儒生、武

士。太平时期,他们用锄耙耕种田地,以诗书教导子弟。世道纷乱时,则持干戈保卫桑梓与社稷。

这片土地的子弟,外出闯荡,无论打仗、做官,还是经商,发达了回乡,所做的前几件事一定是修宗祠,建学校。上以告慰列祖列宗,下则开启百代文明,是他们颇为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在杨家滩,我们见到了刘氏族人所修建的汲古书院,仍是没有任何修缮的古旧建筑。只是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近现代湖南文化教育之兴,以及人才蔚起,实与湘军的崛起有太大的关系。可以说,无湘军则无现代的湖南。1909年第一批用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的47人中,两位湖南人皆籍隶湘乡,其一为曾昭权,入麻省理工学院,乃曾国藩的曾孙;其二为李进隆,入哥伦比亚大学,乃李续宜曾孙。毛润之接受现代教育的第一所学校东山学校为收复新疆的刘锦棠主持所建。从东山学校毕业后他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得以离开故乡入省城,从此如龙归大海。此校的前身为湘乡试馆,为曾国荃所建,后来由湘乡青树坪人禹之谟先生改为现代中学。



爬满青藤的胜梅桥

从胜梅桥上望见西边青黛色的龙山,我想象着当年杨家滩镇当年水道的繁忙,街市的繁华。湘中的木材、矿产、稻米以及最大的出产——热血青

年,顺着涟水向东走,入湘江,到长沙,出洞庭,走向广阔的天地。而外地的洋货、先进的理念,以及成功或失意的游子,又逆涟水而上,抵达两岸一个个村庄。

昨夜一场大雨,涟水河暴涨,平时清澈的河面变得有些浑浊。有几个人正在训练龙舟,端午节龙舟竞渡,是一年中涟水和杨家滩最为热闹的日子。

莫美兄告诉我,胜梅桥上这只石龟头朝着涟水源头做溯游的形状,寓意祈愿所有外出的游子平平安安归来。他的小说《墨雨》的故事发生地原型便是杨家滩镇,虚拟出的“平安县”,或是从这只石龟获得的灵感?

平安归来,是家乡父老、故里山河对所有游子的祝愿,但仅仅是祝愿,不是所有的人有这样的好运气。三河之战后,湘乡县几乎是家家哭丧,村村戴孝,数千子弟魂断他乡,归来的只是一口口棺材。曾国荃在《湘乡试馆记》所云,乃是实录:

南逾百粤五岭,东暨全楚、三吴、两浙、七闽,转战关陇、齐、豫、燕、晋,西迄三峡、滇、黔,又西北薄雪山戈壁、五戎百狄之域,固无一不仗湘人师武臣力,挈已失之疆土以还之朝廷,而皆口不言功。吁!何其盛也!窃计三十年之间,乡人出而为士卒,历东、西、南、朔,更番迭代勤劳王事者,为数不下二十余万人。兄战死于前,弟斗伤于后,在外则流为无定河边之骨,在里则时闻老父慈母及垂髫孤寡哭泣之声,几于比户皆是。

后人谈起历史,如讲评书那般轻巧,而对身历其境的先辈而言,那可是斑斑血泪呀。

我站在胜梅桥上,能看到远处的沪昆高铁,高速列车风驰电掣地驶过。今天这块土地的年轻人一批批坐着高铁离开故乡,去遥远的大都市寻梦,涟水和胜梅桥真的要被历史遗忘在这个角落里吗?

## 我擂铜鼓伴书声 | ● 刘道云



远观铜鼓寨

天工开物一亿五千万年前，玉皇大帝命背山大仙将天庭的一面铜鼓送去南岳衡山，大仙一路披星戴月，途经石湾里时，正逢鸡鸣卯时上刻私塾里文曲童子晨读。

童声悠扬清亮，读书声穿过云层，传到了背山大仙的耳朵里，神仙一听，哪里会有如此美妙的读书声？他只听清了前半句，后半句被风吹走了，一急之下他按下云头，把背上的铜鼓放在了私塾后面的空地上，便急不可耐地伸长了一只耳朵，贴在私塾的窗格上，聆听孩童们的朗朗书声。

听着听着，也许是一路背山太累，也许是被这朗朗书声所吸引，他竟慢慢睡着了。背山大仙忘了时辰，不知不觉太阳都三竿高了，待他被烈日唤醒时，铜鼓早已坐化成一座山，背山大仙也因违反了天条回不了天庭，落脚山下，自封寨主，便有了今朝“石湾里铜鼓寨”之雅号。

背山大仙立寨，第一件事就是立寨规：知礼仪，黎明即起，打扫庭除，男耕女织，习武识文；孩

童书声朗朗，大仙迎着曙光轻擂铜鼓，随着书韵伴读，赶走愚昧；石湾里铜鼓寨年年风调雨顺，书声悠远。

然而，这铜鼓声违背了常理，天庭的号令都乃晨钟暮鼓；寨主则反之，搅了玉皇大帝好睡懒觉的恶习。一怒之下，命土地老儿下界问个究竟，土地传来梅山老君问道：“你那雪峰山脉大垅山下为何日日击鼓”？

梅山老君一听，抹了一把汗，笑道：“我当你传我来有何事呢，那击鼓之人是背山大仙，那面鼓是天庭乐鼓——“铜锣面”，遗落凡界，背山大仙为了教化子民，每日清早都击鼓伴书声。你还不知道吧，莲花仙子都被这鼓声引了去，在凡界拢了一个寨子，就座落在背山大仙的铜鼓寨对面，名曰‘仙女寨’。每日大仙的鼓一擂，仙女们便闻鼓起舞。石湾里的乡民每天都在鼓乐声中劳作，春季铜鼓寨上百花盛开，山民们唱着山歌成群结队地来采摘这山上独有的黄连木嫩叶（俗称：黄鹌芽茶），老人们

在山脚下架起一堆篝火炒茶,品着一壶乡茗,茶香清醇致远。铜鼓寨这茶也是世上唯此地才有的几十棵老茶树,背山大仙每年清明都会邀请仙女寨的仙子们来铜鼓寨采茶品茗着独有的佳液,仙女们拂起长袖,似一群彩蝶在树丛中翩翩起舞,演绎着大自然的天地合一,那场景好不热闹啊!”

土地老儿一听笑道:“凡间的石湾里还有这等世外桃源?”梅山老君捋了一把胡子,道:“那确实,石湾里人杰地灵。前日,我去巡界,神牛也被莲花仙子邀了去,还带了牛魔大殿的镇殿之宝,牛黄心,供奉在仙女寨旁做护法,驱魔辟邪,保一方平安。这不,花果山跑出一泼猴,在莲花池旁偷窥仙子们沐浴,被神牛大叔撞见,惩戒他点化在此,命他阻断北方入侵的寒潮,便有了石湾里独有的小气候:猴子岭外大雨滂沱,猴子岭内阳光普照,形成了石湾里的独特奇观。”

土地老儿听完梅山老君如数家珍的一番话,正准备上天庭向玉皇大帝回报,观音娘娘伴着文曲星到了跟前,土地老儿连忙上前施礼,观音娘娘扬了扬手中拂尘,吩咐道:“土地老儿,快随我等一道去寻背山大仙,这几年铜鼓寨学子赶科考,中第者众多。玉皇大帝差我与文曲星同来探个究竟。”

梅山老君得知观音娘娘与文曲星专程来石湾里,笑嘻嘻地面呈道:“背山大仙教化子民知礼仪顺天道,赶考者纷纷科举中第,玉皇大帝差文曲星下凡界,石湾里举子们以后还不包了三湘!”土地老儿见梅山老君笑得合不拢嘴,故意卖个关子,向上撇了撇嘴“民以食为天,兴农耕方可兴礼学。”

观音娘娘点了点头:“土地所言极是!”梅山老君顺水推舟:“我正想求观音娘娘大发慈悲,保佑乡民农夫年年五谷丰收,六畜兴旺,举子们有了食才可读子曰。”文曲星也在一旁帮腔:“也是啊,要果腹。”

观音娘娘见众神都为石湾里求风调雨顺,笑而不答,只见她将手中的拂尘挥舞了几下,顷刻

间,铜鼓寨下一垅水田,禾苗拔节升起,郁郁葱葱;一片片荷塘荷花瞬间盛开,争奇斗艳。乡民们不分老幼,都冲出房门观赏这一繁盛景象,围着荷塘眼花朵朵鲜荷绽放,姹紫嫣红,赞不绝口。

恰在这时石湾里唢呐悠扬,锣鼓喧天,一队人披红挂绿,骑着高头大马,自寨门涌出,众乡邻前呼后拥,前头有一主事的乡党敲着俩人抬着的一面大锣,高喊着:“报喜!报喜!铜鼓寨又有举子中第,衣锦还乡,回报乡邻。”

每路过一户人家门前,便有一串爆竹炸响。一时间,石湾里鞭炮齐鸣,鼓乐喧天,好不热闹,孩童们跑在队伍的最前面奔走相告。众大仙见此情景,笑得合不拢嘴。

突然队伍中一壮汉腾空而起,直入铜鼓寨山顶。随后,石湾里上空就响起了惊天鼓乐回声,只见那击鼓壮汉并没有用手锤,是用双脚击踏,但见鼓乐声更加铿锵有力,随着双脚的起落忽缓忽急;莲花仙子一甩广袖,铜鼓寨和仙女寨之间就架起了一道七彩虹桥。

一群飞天仙女落在铜鼓上,伴着鼓点跳起了宫廷乐舞,仙女们在鼓面上起舞,舞步婀娜多姿,游塘摆街的队伍都被仙子们的舞蹈所吸引,举子们立马驻足,吹鼓手们更是卯足了劲,和着仙子们的舞步气润长空。

玉皇大帝坐在金銮殿上,等了几个时辰都不见土地老儿回奏,伸了懒腰,打了个哈欠。猴子岭上即刻乌云密布,雷公伸出头来一看,观音娘娘正坐在莲花坛上与众仙一道观看石湾里上演的铜鼓乐舞,怕淋湿了众仙的罗纱怪罪下来担待不起,划了一道闪电,将雨隔在猴子岭外。闪电刚过,玉皇大帝又打了一个喷嚏,猴子岭外雷声大作,倾盆大雨似断线珠子哗啦啦落下……

观音娘娘笑了,催促土地老儿道:“还不快回天庭复命,我等如被雷公淋湿了衣裳,也只好怪罪你了!”

## 蓝田八景之五马归槽 | ● 张怡文 严朝晖 张新建

芙山耸翠,水阁回澜,双桥焕彩,五马奔槽,灵龟出水,石马腾云,笔峰远照,紫石奇观。这是著名的“蓝田八景”。

其中的“五马归槽”就是指蓝市两岸,细观山分五脉,起伏奔腾,似五马归槽。

清代《安化县市》地图上,蓝田东、北方向标绘有勒马山,观马山,马头坳,马头山,石马山等五条山脉绕奔蓝田。不光有马,还有槽和桩,位于双江桥(下太平桥)下游河沿有一处天然石槽,槽内清泉,不论晴多久,四季不干不涸。

传说此槽为五马提供饮食,马饱食后长期为蓝田人们造福。在蓝溪桥北的中山街 10 号后有一天然石柱,一叠两节,高七米,直径三米,曰之:绹马桩(绹是土话,意为拴的意思),传说五马乃有缰之马,忠实为蓝田服务。

“山全水不全,五马奔蓝田。富贵无三代,强梁必绝根。”这是清代李余安先生的预课评语。相信老蓝田人都听说过,前两句也是蓝田地理的真实写照。蓝田地处湘中腹地,《安化县志》记载:相传宋人张南轩经此,谓地宜蓝,后果因蓝弥野而名。(通常的解释是:宋代的张南轩经过此地,发现这里适宜“蓝”这种植物的生长,漫山遍野有“蓝”,所以这个地方才得名为蓝田。蓝是一种植物,有苾蓝、木蓝、蓼蓝、马蓝等品

种。其中菰蓝通称大青,根称板蓝根,叶可制靛蓝;蓼蓝的茎紫红,叶可制靛蓝和药用。两者在古时的湘中地区均遍布于野,就是现在也很常见。)

当时涟水边的茶头冲,田幽里一带的农民,曾用水田种植蓼蓝,秋后收割蓼蓝叶拌点石灰沉淀后,将沉淀后所得的蓝靛出售,根和叶还是药材,经济收入比种稻田多,故此,种植蓼蓝是这一带农民的传统耕作。人们把种水稻的田叫稻田,种蓼蓝的田称蓝田,久而久之,人们就习惯性称这里为蓝田了。

明朝万历初年,江西人陈宗贵(蓝田陈家园的始祖)迁来蓝田柳江桥南岸时,附近早有雷、柳、黄、钟、熊、蔡等姓氏农户,钟家坳还有经商的小店,人称“钟家铺”(在今火车站东侧)。

地处安、湘、邵、新接界的蓝田,周边生产的纸张、茶叶、蓝靛等农畜产品,多数在此集中用木船运载,竹木也集中在墨溪口扎筏流放,再从外购回布匹、百货、盐米等生活用品。规模逐年扩大,钟家铺不能满足贸易发展的需要,人们便在靠近蓝水的羊牯垸(现新桥附近)等处兴建商铺,钟家铺也搬迁到此营业,蓝田初步形成经商小镇,这就是“先有钟家铺,后有蓝田”的来由。

蓝田在解放前有两个发展高潮,明朝锡矿山发现锑矿,误为是锡,清光绪八年(1882年)正式开采,出产的锑砂,锑品大都由蓝田水运到长沙冶炼,蓝田河比资江到长沙路程短,费用少又安全,矿山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质多数为蓝田商铺转运销售,每天来往挑夫商贾上千人,给蓝田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穿梭于涟水河上的船只数以千计。

有一首船歌描述了沿途的地方和船工的生活状态。这是娄底万宝文化站陈灿光老师分享给我们的:

蓝田开船石马山,十里乌鸡奔长滩,  
撞钟打鼓福泉寺,体公吧公石狗滩,墨墨黑黑

包围山。

营子坝、出河口,两河汇合渡头塘;  
桥七港、观音山,恩口码头装煤炭,  
黄泥塘来神童湾,请问老板娄底湾不湾?  
高车来、黑石边,好比小孩下楼梯。  
过了大道有小道,六月吃新是早稻。  
穿石幽来相思滩,谷水一过是回龙湾,  
七里塘来八里石,二十五里猫公架。  
羊角幽、鸡子滩,溪口水库有鱼卖。  
风化、胡古、响如雷,好比仙女下凡来。  
下了此滩放了心,斗盐幽里吃点心。  
杏子铺、棕树滩,江口一出河道宽。  
牛连石湾有柴卖,香纸蜡烛出杨潭。  
打破铜锣邓氏渡,倒了油篓滑石湾,六月口干  
奔茶湾。

湾市有个观音阁,称肉打酒要上坡。  
余起米,包起盐,架起腰浆望西天。  
西牛、堪安打一望,前面就是石狮港。  
石狮港、木枝子谁,发风落雨变泥湾。  
新打剪刀丫子口,十二月开花梅早湾。  
月来浪下是山枣,一横两直下大滩。  
朱津渡、倒板浆,杨金桥、出瓦匠。  
莫说湘乡无景致,皇勤龙城吊孤洲。  
湘乡县,还了关,七里三分铜钱湾。  
乌鸦湾、东台山,湾船到了文家湾  
石潭、鸡子南北塘,姜东街上有好姑娘。  
港边渡、群边港,袁家河边碓臼响,  
左一湾来右一湾,湾出湘乡河口边。  
再走十里到湘潭,湘潭三十到韶山。  
泥鳅湾来芭蕉滩,湖石、猴口、南无港。  
请问老板长沙湾不湾?  
莫说长沙无景致,湘江对岸岳麓山。  
长沙一站到道关,青洲、云田、磊石山。  
鹿角、城陵矶下水,堽南、毛蒲、石头关。  
加鱼、排洲、金口泽,黄鹤楼前吹玉笛。



已从蓝田赞武汉。

#### 风雨过后的城区

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长沙全城疏散,长沙,湘潭及长江两岸有条件的人家,成千上万地迁到蓝田暂居避难,福星桥(新桥)下游北岸至城隍殿,一栋栋商铺和工厂拔地而起,形成一条新的街道十甲总(今双江街)。几年内蓝田人口剧增到三万。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教育部长陈立夫聘请廖世承先生来蓝田筹办国立师范学院,于十二月二十一在光明山李园开学授课,接着又筹建国师附中和附属小学。陆续从长沙迁来长郡联立中学,明宪女子中学、大麓中学、妙高峰中学、周南女子中学、精炼高级职业学校等六所。

本地先后办有达德学校、实验中学、鸿图中学、赣风中学和四区高级小学,镇立国民中心小学、私立五属小学、私立会有初级小学,同期蓝田建立了医院、银行、电报局、邮政局、剧团、印刷厂、食品加工厂,在芦茅塘(今六亩塘)还修建了一个小型机场,一时蓝田成为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南京”。

蓝田风景优美,康熙年间安化知县赵尺璧游历蓝田后,赋有《蓝田市》一诗,诗云:

采蓝欣得地,种玉古蓝田。

翠靄双桥外,青纤十亩边。

天高云簇锦,雨霁竹和烟。

在昔南轩语,菑畲不浪传。

现在的蓝田办事处大楼上就是悬挂着“采蓝欣得地,种玉古蓝田”十个大字,做为蓝田的文化标志,也是蓝田人的一种骄傲。

“五马广场”取自五马奔蓝田之意,地处人民路和交通路的交汇处,五马塑像曾经是蓝田的地标建筑,还修建了音乐喷泉。中间曾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的五马雕塑是马头对外的五个方向奔腾,不合“五马奔蓝田”之意,蓝田人谓之像“五马分尸”,意见颇大,据说是省厅下令拆除的,现在的五马广场是直行车道,但是人们仍称之“五马广场”。

五马广场是蓝田最繁华的地段,当年蓝田第一家开架式自选商场“家家乐”就在此处,人来人往,生意兴隆,有一年元宵节,老板回馈蓝田父老乡亲,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整个五马广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成立蓝田县办事处。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六日,划安化县第三区、四区、蓝田市区及安化一区一部分,湘乡县第九区、十区;邵阳十六区一部分;新化县第七区的甘溪、阳碛、碛下三个乡组成蓝田县。因与陕西蓝田县同名,取涟水发源之意,更名为涟源县。

一九五六年六月八日,一辆解放牌卡车试驶到蓝田,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傍城而过的湘黔铁路铺下最后一根钢轨。从此五马奔蓝田的山间小道,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建成宽广平坦的公路和铁路,各种车辆奔驰往返于古老的蓝田,而形成万马奔蓝田的壮美景观。

特别是改革四十年来,蓝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片富饶的土地焕发出新的活力。王彪老师给我们提供的,由蓝田文人骚客写下这副对联形容蓝田之美:

左描荷叶右绣芙蓉三甲立云屏双江临古阁更有洪岭橘梨光明桃李每逢秋雨春风遍地奇葩硕果香馥馥甜滋滋若齐天大圣飞来将伸猿爪

北植珠梅西栽金竹十桥架绿水五马奔蓝田请看万家灯火一派生机常到假期节日满城佳丽英豪笑吟吟语昵昵如织女牛郎窥见必动凡心

# 根 · 巢 | ● 龙项涛

## 落地生根

在这个小山村里,画地为牢,不知不觉生活了四十多年。黄泥坨,这个世界上最没有诗意的地名,象根枯枝一样,在这里重新发芽和生长,是需要勇气的。

黄泥坨,我没有去考证这个名字的来由,按照中国人以名寓意的传统,黄泥,意味着脏,坨,意味着小而俗,可想而知,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不堪的地方。



黄泥坨的老屋和山水

从一个布满荆棘的山谷到一个家族的聚居地,显然经过了几代人的开发和改造。山与山彼此对峙着,它们谁也不服谁。我的祖辈们,在它们的身体上涂涂画画,自得其乐。往往在这边山上敲一锄头,那边山上便会飘来粗犷的山歌。

每一块稻田,渴望的,总是天上的河流。天上的雨水是禾苗的新娘。能够想象到的最幸福的画面是,老黄牛耕耘着细雨,斗笠和蓑衣,怎样把生活遮盖在滚烫的胸口下。

四十年过去了,这些曾经耕种过的山和田,都回到原始的状态。至今天,那些祖辈们遗留下来的庄稼地,大都杂草丛生或者长出了大树,但我还是能骄傲的记得,这里曾经是玉米地,那边,曾经种过一大片花生。也常常喜欢到田埂上去坐一坐,虽然田里早已经荒草萋萋,我还是能清楚的记得,叔伯们曾经在这里,手把手教我使用牛和耙犁的技艺。

今天的黄泥坨,可供人居住的房子越来越多,越来越漂亮,房子里面的人却越来越少,越来越老。这让我有些惶恐,每次来到一座房子面前,我都要鼓起勇气,我担心从里面突然窜出来一个人,

会让我猝不及防的。

每一天,在这个盘子大小的村子里走一圈,碰到的,总是那几张锈迹斑斑的脸。每天和他们相遇,总是那几句:吃饭了吗?或者:到哪里去?

每天,总是那几个穷得只有钱的阿嫂们,为了一块钱在麻将馆里赌咒骂娘。九十岁的老人坐在阶基上,数落着夕阳,她叹息的声音,儿女们不知道。三岁的小孩,被一条狗追赶,他恐惧的表情,父母亲不知道。

不得不承认,我不喜欢象黄泥坨一样,被挤在山与山之间,狭窄地生活。走出去了,看到的是繁华。但落地就生根,花开在黄泥坨的没有人发现山谷里,也需要美丽。”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所以,能够在此马马虎虎活下去,生活不会那么不切实际,不会那么好高骛远,也挺好的。

家,都需要有人去赡养,没有什么遗憾和不甘心,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道路,都需要有人去行走。何况,每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不可能都是一些正确的人在行走,做一个正确的人,或许比去埋怨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更有意义吧。

## 万物归巢

黄泥坨的冬天,是很少见到太阳微笑的。在湘中以北这么一个高山山区里,寒流的信息异常的敏感,天阴沉下来后,风便会从垭口死劲往村里挤,过不了几天,风和雨便会轮流和我们开一个又一个阴冷的玩笑。

而又些东西是不能勉强的,比如雪,你得等,你得忍受雨和寒冷,你得等待北风使劲在窗外飞。这样的日子持续的时间越长,雪有可能会下得越大。

黄泥坨冬天的风,只要铆足了劲吹,整个村子都会颤抖,黄泥坨冬天的雨,只要动情地倾洒,便会湿透整个冬天。黄泥坨的雪,生命却是短暂的,温馨的。她不像北方的雪,能有很长一段时间去沉

睡。南方的天气是不允许它长时间占据整个冬天的——每到漫天的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我们就会知道,明天或者后天,天气就会放晴,雪就融化到阳光里去。

每年的小寒前后,至春节,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逼近年关,那些在城市的霓虹灯下苦苦思念父母、思念妻子儿女的乡亲们,都会急匆匆地往家里赶。这个平日里,有些冷清的小山村,也会渐渐变得喧哗。这里是归纳他们思念和兴奋的一个最好的容器。

走亲、串门,把温暖的足迹留在家乡风雨里、雪地里,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回到了家,把自己一年中的行程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在祖先的遗像前供上几柱香,在神灵面前许下愿,忘掉一年中所有的辛酸,放下所有的芥蒂和仇恨,对每一个人点头微笑,和每一个人握手寒暄,意味着一年有了一个甜蜜的结局。杀猪、宰牛,在新的一年来临之前,储藏足够多的食物,意味着来年有一个好的彩头。

在这个飘着雨和雪的山村里美美的睡上一个觉,给自己一个懒散的理由,在寒风中的呼啸中,缩在被窝里,没有任何机械的嘈杂,躺在床上,听雨滴从屋檐溅落地面的欢快声音。看到勇敢的小鸟,飞过寒冷的窗棂。没有催促,没有紧张,可以象普通的动物一样,由生理机能的饥饿引导着起床,安安静静地享用食物和安逸。

在这里,只剩下我们自己。

有风,有雨、有雪,即使天空是阴沉的,人也是有温度的,人不像青蛙和蛇,没有冬眠的技艺,人也不像树木一样消极,寒风一吹,便脱下外衣。黄泥坨的冬天是一个囤积温暖的粮仓,虽然阳光很奢侈,但只要你坚持等待,太阳还是会出现的。人只要往前走,便会碰到许许多多的春天。

所以冬天,是一年中最为华丽的结局,万物归巢,人也一样。

# 娄底民俗文化与风土人情 | ● 佚名

## 猎 俗

在湄江一带,梅山人打猎,多为群体行动,十来人或几十人为一群。打猎前,由掌坛师傅发出信息,筹集狩猎资金,或由寨(峒)主代集资金。大家凑足资金,然后,掌坛师傅再择定吉日召集众猎手。上山前,用三牲米酒,点上香烛、纸钱,杀鸡洒血,占卜问卦,祷告祈请梅山神保佑出师有获,平安归来。打猎群体进山后,分头守卡,围打野物,均不说话,以吹奏梅筒为信号。一旦捕获了猎物,先将兽头、蹄脚、尾砍下,以谢梅神,再煮一大锅野物——野猪、虎、狼的内脏,凡在场者,无论是外来客人,还是路过看热闹者,见者有份。而兽头、蹄、尾则分给掌坛师傅或打猎銃手,兽肉按打猎者、围山者、抬兽者与猎狗均分,这是原始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遗俗。

另一种是“带梅山”。猎人封山诱捕,先看准一座山,在适当的路口设置陷阱,或装上器械,如袋弩、挽吊、放笼,装垄銃,下夹子,附近则结草为标,告诫过路行人绕道。猎人围着山脚走一圈,念起梅山咒,野物只能进山不能出山,然后再夹起土地,叫土地神驱赶野兽“上套”,回家后,等第二天收货。野兽上套,外人不敢偷取,怕遭报应。封山时间不能过长,最多七天内要解禁,土地神

不能夹得太久,否则神法失灵。梅山人过一天、两天便取货。如封山太多太久,布套太多太散,获货不一定多。另有一种人带了梅山,梅山晚上便托梦,告诉所获野物在什么方向,什么山头,有什么野兽,一一指明,带梅山人则可满载而归。其中主人、客人吃了其肉,不能说“谢谢”,要说下次还来。

打猎,不是随意可猎的,梅山教有《围猎经》,祈请梅山神,要“投坛”,诚请“启教宗师”、“无名天子”、“三洞梅山大王”、“后营三位夫人”来显灵,一一授法术、赐令剑、定规矩、发请帖、施号令、开山门。围猎凯旋后,要谢师父,须备神衣、纸马、五根香、进钱五台、高标五个,口念《请圣口诀》,并要问卦,求下次财源。猎人、巫师除念咒、诵经外,还唱有关梅山神的一些歌谣,如:“梅山公,梅山婆,梅山公公打赤脚,背上背支铁鸟铳,上山打只野猪婆。”扮演梅山神的打赤脚、穿草鞋,身背八卦图,似一曲短剧。但多数要念咒语,如《请梅山神》:“弟子叩请梅山法主:梅山法主大将军,头戴红炉烧邪鬼,眼是铜铃日月精。日在阳间通祸福,晚在阴府点雄兵。点起阴兵出洞口,点起阳兵出洞门,阴阳两界和兵足,捕山打猎捉牲畜。”

打猎民俗,体现了梅山人在当时屈服于鬼神的前提下的无畏精神,以勇敢,尤其是智慧使万物为我所用,战胜兽灾,获取生活资料。在生产、生活资料分配方式上,也体现了平均原始共产主义若干特点,同时又体现了私有制多劳多得的特色,掌坛师、铳手可多分。另外,不言“谢谢”,体现了梅山人为人直爽、不讲客套的特色。

梅山人生活在梅山教神秘的氛围之中。掬棚放鸭,捕鱼摸虾,请巫师敬梅山老爷,杀鸡画符压

煞等等习俗,都有明显的梅山文化特色。

## 喂 烟

这也许是一种后起之俗。烟酒,是人们的一种消费品,在湄江地区,有一种笼子客,专门在酒席间给客人喂烟助兴,当地流行其民谚:“梅山席,梅山客,怪酒不怪菜,没得笼子客,更加招人怪。”

喂烟的工具具有:水烟壶、长管烟咀、纸枚子、打火链、烟荷包、搭笼子袋。烟具与水烟袋接近,只是烟管咀特长,且可收缩拉长,一般都有一米多长,打火链大抵像远古钻石取火的“石”,一打就起火星,使纸枚燃烧。这是在没有打火机、火柴时代较古老的取火工具。

喂烟者为笼子客,他即席助兴的不仅仅是喂烟,而且还有即兴演唱的口才。诸如:“今日贵客高堂坐,笼子客来得真不错;佳肴美味映酒卮,笼子客来得正当时。”有时是唱“莲花闹”:“叫我唱歌就发腔,重阳美酒桂花香,有钱难买筵前乐呀,只有杯中日月长。”

## 喂饭怪俗

给人喂饭,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象,可是,人给动、植物喂饭,则是鲜有见闻,这在梅山地区,是为一种较为独特的民俗事象,时或可见之。

梅山人喂饭,主要是喂年饭。大年除夕夜,主人要给家畜喂饭,第一碗先喂狗,这就是狗吃头碗饭。传说,粮食是狗带来的。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金狗跑到敌国去,去了三年零六个月,躲在他人的谷仓里,咬下敌国将帅头后,在谷仓里打了几个滚,待浑身粘满稻谷后,才不停地往回跑。

在过河渡水时,身上的谷粒被水冲洗掉了,只有翘出水面的尾巴上粘有少数谷粒,被保留下来作为稻种。如果留心,我们会看到禾穗就象粘着数百颗谷粒的狗尾巴。正因为有着这段传说,所以梅山人要先喂狗。狗吃了年夜饭,也就特别效忠主人。在所有的动物中,与人的感情最深,也是最乖巧的,莫过于家犬。

喂过狗后,接着是喂牛羊猪。“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食。”千百年来,人们依赖着这些禽兽,关系至为密切,故为之喂年夜饭,也就不足为奇了。

给果树喂年夜饭,则更令人耳目一新。其过程是:一般是安排两人,端着饭菜,提出柴刀,来到果树下,主人手持柴刀,在离地一米处猛砍一刀。

大喝问:你是什么树?

答:我是桃(李、桔)树。

问:你结不结果?

答:结!

问:结好多?

答:一石零一箩。

问:起不起虫?

答:不起虫。

问:酸不酸?

答:不酸。

问:落不落果?

答:不落果。

如此一问一答地问答下去,边问、边砍、边答,将饭菜喂在刀口里,完毕后,放一挂鞭炮,以示结束。喂年夜饭是远古时代人们盼望丰收的心理积淀的写真,也道出梅山文化的真与实。

## 坛 神

湄江人认为:田垌、房前与山旁的古树怪石,为坛主老子的住所,有脚痛病的人,请师公去古树怪石边罩下一个钵子,杀鸡作法敬之,钵子四周以四颗小石子微微支撑,另插竹片作尺长左右的弓;用高粱杆作箭插在一边,这就是坛主老子的武器,祈求坛主老子保其病者早愈。坛主老子既是吉神,有时又是恶神,一旦不虞,被坛主老子缠住,或者被其弓箭射中,轻者伤残,重则死亡。相传坛主老子什么都不怕,就怕看牛娃。

据说,一个看牛娃在罩了许多钵子的坛主住所放牛,他好玩,牛吃草吃到坛主树下,牛踩烂一些钵子。坛主老子火了,便用箭射,谁知一箭射去,牛只甩甩尾,坛主老子惊恐不已。这时,看牛娃见牛踩烂钵子,急抽了牛几条子,大喝一声,把牛赶走。坛主老子想,放牛娃真厉害,我这箭牛都不怕,它只怕娃子,看来这放牛娃是得罪不得。于是,以后看牛娃不怕坛主老子了。

## 吃 新

吃新,又叫尝新,以立夏后头伏逢卯日,是梅山人喜迎万物生机勃勃,欢庆丰收在望的一个隆重的节日。过去,该地有“一年三个饱”之说,即过年、吃新、生日,由此可见该节日的隆重。吃新的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从田地里采来新长的农作物,再采购美味佳肴,先要敬天地、祭神灵,然后享受劳动成果。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虽然照常欢庆祝节日,但欢庆之意不在吃了。

# 文联在线

## ▲市文联召开“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主题文艺创作活动总结表彰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建设重要指示,表彰先进,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2月26日上午,市文联组织召开了“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主题文艺创作活动总结表彰会,会上,对主题文艺创作中29件获奖作品进行了表彰奖励,2位获奖代表从不同角度分享了文艺创作经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建平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文联原党组书记、主席王骥远同志对主题文艺创作活动进行了总结。

吴建平在讲话中指出,此次活动创作成果可喜可贺,为娄底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能深入生活,厚积薄发,注重形式与内容结合,创作更多弘扬真善美、弘扬正能量的文艺作品。市县文联组织,要带头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好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职能,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服好务,不断推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各县市区文联主席、市属有关文艺家协会负责人、获奖代表及文联机关干部共60余人参加了

此次会议。

## ▲《随园流韵——袁枚传》娄底首发式暨主题讲座举行

3月16日下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娄底作家协会副主席、《袁枚传》作者袁杰伟先生在碧桂园图书城,为娄底读者讲述、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袁枚并分享创作经验。袁杰伟先生历时五年创作的《袁枚传》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系列中的一部,中国作协组织实施的一项国家级重要文化工程,于2012年启动,计划出版逾130部,现已出版70部。《袁枚传》在去年11月出版后,12月即上榜搜狐文学好书榜,《袁枚传》当当网几次断货,有“洛阳纸贵”之势。2018年度还被评为娄底市文学艺术奖文学类一等奖第一名。

## ▲中共娄底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老干部委员会成立并选举产生第一届支部委员会委员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有关规定,报中共娄底市委宣传部党委批准,2019年3月26日娄底市文联召开机关退休老同志党员会议,成立中共娄底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老干部委员会,按程序差额选举张立军、康纪钊、陈桂珍三名同志为第一届支部委员,经召开市文联老干部全体委员会议,选举张立军同志为支部书记,康纪钊同志为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陈桂珍同志为纪检委员。

## ▲娄底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文艺精品创作会暨2018年文学艺术奖表彰颁奖会

4月3日下午,娄底市委宣传部召开了全市文艺精品创作促进会暨2018年文学艺术奖表彰颁奖会,回顾总结过去一年全市文艺创作工作情况,广泛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精品,全面助推娄底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建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根据《中共娄底市委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见》规定,中共娄底市委宣传部组织对2017年以来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辛勤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进行了评审,共有文学作品《金梯门》、戏剧《这方水土》等9个文艺门类的80件文艺作品获得了娄底市2018年文学艺术奖,并于会议当天对各类获奖作者予以现场表彰。

“要努力创造具有时代气息,富有娄风、娄韵的文艺精品。”就如何助推全市文艺创作再上新台阶,吴建平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握正确文艺导向,积极投身“文化娄底”建设的生动实践;要围绕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牢固树立精品意识,积极探索文艺创新,完善创作引导机制,最大限度地释放精神创造力和艺术生产力。

吴建平强调,要全面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各级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的职能作用,切实加强文艺队伍建设,为开创文艺创作新境

界,谱写文艺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

## ▲娄底市文联机关扎实开展“大走访大调研”活动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三进”春天行动部署,从4月下旬开始,由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湘平带队,组织机关全体干部职工深入帮扶村、帮扶企业、各县市区文联、市属各文艺家协会、各行业文联,实地走访调研,全面了解掌握基层实际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一方面,聚焦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文艺助力精准扶贫、企业帮扶走访调研活动,另一方面,结合文联工作实际,就繁荣文艺精品创作、加强文艺人才队伍建设和发挥文联职能作用等展开全面调研。4月19日至5月6日,三个课题调研组共组织召开调研座谈会23场次,走访慰问困难职工和贫苦户3户,发放慰问金2500余元,出台调研报告3个,并帮助扶贫村协调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带回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和建议20余个。通过调研走访,进一步改变机关工作作风,以实际行动落实市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促进娄底文艺事业创新务实发展。

## ▲娄底市举办“创建全国文明城,志愿服务者先行”交响音乐会

5月28日晚,“欢乐潇湘·文化娄底”娄底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志愿服务者先行”交响音乐会在市群艺馆群星剧场演出。活动旨在动员全市志

愿者积极投身于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的工作中,用交响音乐会的形式鼓舞市民的创文保卫斗志,以实际行动向国庆七十周年献礼。音乐会共演奏《北京喜讯到边塞》等13个曲目,我市志愿者及市民500余人现场欣赏了演出,本场交响音乐会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等单位主办,由市群艺馆、市金唱团等单位承办演出。

## ▲娄底市文艺界开展“习近平文艺思想”专题学习培训活动

为深入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期间看望文化艺术界、社科界委员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2019年5月29日上午,在市审计局九楼大会议室,市文联组织全体机关干部职工、各县市区文联(行业文联)、各文艺家协会负责人、艺术家代表150余人,开展了“习近平文艺思想”专题学习培训活动。

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湘平作了专题辅导,重点讲解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李屹的署名文章,并就文艺创作和文艺工作如何开展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张湘平提出,新时代文艺工作要强化思想引领,突出文联组织的政治性;要积极履职,拓展联络服务的广泛性;要坚持目标导向,扩大文艺工作的影响力;要加强自身建设,提升行业自律的约束力。

